

於豐山等處以實之韓碩同者家眷甚多可與守文同徙豐山茂山等處且徙民逃亡者無如此時當別為禁防且凡作罪應入居者悉徙極邊為當傳曰並依啓但曹潤孫欲陞堂上遣之耶欲以他堂上差遣耶予未審所啓之意柳洵等復啓曰臣等非欲以潤孫陞堂上也亦非欲差遣他人也蓋熊川不可不差堂上當自上裁傳曰曹潤孫今已除授不可改潤孫迺職時以堂上官差遣可也朴元宗啓曰各道進上陪來人回馬事驛路有弊若朝官得回馬下歸則其弊滋甚今後如兩界及濟州外並勿許回馬又傳曰可○乙巳御朝講臺諫啓曰今聞洪景舟推考事命勿論古云法之不行自責近始景舟挾私事狀已著若不畢推權臣何所懲戒乎又啓韓恂事且曰大典曰贓吏子孫勿許為經筵官吏官承政院政院以贓吏許宥之孫安國為假注書假注書雖不帶兼春秋其記事及侍講與實注書不異請速改差而推考政院傳曰安國速迤而政院行公推考洪景舟事觀其推案私通折簡事雖已承服挾私弄權則不服豈可以片簡事罪元勳大臣乎韓恂事亦不允○御書講○御夕講○傳曰三浦倭奴出入定為關限而近來興販海採任意恣行邊將奉法嚴禁則倭奴惡其禁戢必欲見貶或凌辱無禮



或刃殺人物朝廷例以鎮將不謹撫戢推考改差是反陷倭奴術中今  
後如因私事結怨生釁外倭奴謀害鎮將則例不改差事倭奴處備細  
開論○丙午 御朝講○大司憲安塘大司諫柳世琛等合司啓曰洪  
景舟私通折簡又於經筵挾私啓達請依律科罪挾私事雖不服通簡  
事則已服而乃 命棄之此是重大事故臣等合司來啓且啓韓恂事傳  
曰洪景舟通簡事雖已服挾私則過情不可罪也韓恂以宰相爭訟贖  
答五十○金山浦倭人亘多知失火連燒六十餘戶或燒死或焦傷  
命遣官賜物慰撫○江原道淮陽地震○丁未 御朝講止言崔命昌  
曰尹子乙丑年田稅反正後 命減半而守令憑茲濫徵民不堪其苦  
且當農月督納京還上廢農未便請姑停特進官李孫曰臣聞展省宣  
陵獻陵命退行即位已及至今未得 親祭非徒 上意未安臣民之  
望亦缺且各津浮橋已成撤而復設此亦巨弊速行爲當前年建元陵  
親祭後還駕時中路奏樂臣以爲未可古人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即位後拜陵雖是吉事上下皆淡服而祭臣意不宜奏樂雖曰 成  
宗朝故事不必法也請與大臣考定禮文○大司憲安塘大司諫柳世  
琛合司啓曰洪景舟事不用公論而用私意將恃功專恣無所不爲請



畢推治罪韓恂在廢朝提曳朝官且奸與清幸行不法請依律科罪傳  
曰洪景舟以朝廷公議啓達不可以挾私罪之韓恂功議各減故以答  
五十收贖不爲不罪再三論啓皆不允○御晝講○御夕講○戊申

御朝講執義朴光榮獻納金楊震啓洪景舟韓恂事領事成希顏曰臣  
到朴元宗家有吏來報曰鏡城判官金胤文受點云臣曰胤文果合於  
鏡城乎元宗曰胤文無才幹明日經筵君可啓適然臣不知胤文之爲  
人故未敢啓也厥後經筵朴元宗啓其不合未得蒙允臣私謂曰三公  
所啓不即允從未便三公可進退人物而不用所言則言者亦未滿其  
意自以爲所言有所未盡不喜建白其後柳順汀洪景舟啓請迺之臣  
還喜曰大臣之言得行矣景舟私通折簡欲庇同年友則非也但他大  
臣亦言胤文不合景舟豈挾私而發也 上曰挾私啓達之言實是過

情○大司憲安瑋大司諫柳世琛合司啓曰洪景舟事下傳旨推考而

景舟不即承服者恃功驕恣也今 命不推則專恣尤甚請依律罪之

韓恂並依律科罪今聞成希顏於經筵啓曰三公所啓當即採納不爾  
言者未滿且疑所言有所未盡云此言大妨事體雖大臣所啓言可用  
則用之不可用則不必用也當自 上裁斷不可以大臣之言而一一



聽從也希顏亦元勳大臣也其意欲使上已所建白輒從無違兼救  
景舟若無罪然是大臣專權之弊請推考○體察使宋軼狀啓曰甫乙下  
堡復設及豐山茂山等堡移排便否與觀察使節度使同審移排復設  
實便益於耕成但人力不多三堡築城今春並舉為難茂山堡無可耕  
之地當先移排其餘二堡來秋造築為當茂山堡元是瘠薄之地設堡  
已久地力亦盡加以近來連被水災田原變為沙石絕無可耕之處堡  
民失業果如高荊山所啓臣點閱堡民當初設堡時元戶八十七到今  
流移者十六逃亡者三十物故者五見存者二十八而觀其貧窮形狀  
衣不掩體室如懸磬况望其備甲冑禦外侮乎今若令仍居則不出今  
年抱負逃散必矣民散則誰與守堡以勢觀之不得不遷豐山堡則土  
田雖不如茂山之瘠薄民戶則於元定五十戶今減十七戶其貧殘之  
狀與茂山無異以此觀之則擇饒地遷民使之安業可矣况隣鎮相援  
亦兵家之策也若不得已移茂山則豐山以隣鎮尤不得不遷甫乙下  
堡本金宗瑞所設其後因賊虜侵逼率廢而距會寧鎮二十里城基猶  
存泉源不渴當西北賊路要衝之地古人所設豈無其意在今復設得  
矣觀茂山豐山移排之處自茂山西至東良洞二十里許有蘆坡地



勢高平周迴廣濶其中有泉源左右亦有泉可以作堡其洞多有可耕之地其北又有梁榮萬洞土地肥饒百倍於東良洞但賊路有二處自蘆坡西至車踰嶺四十餘里自車踰嶺至虛水羅水邊可坪野人散居處六十餘里通筭則距虜居百餘里自梁榮萬洞水源西北至水非里二十餘里自水非里越峻嶺至於余末應加洞下端野人尤多也科等散居處四十餘里通筭則距虜居六十餘里自豐山西至四十餘里有竹代地勢平廣前有大川中有舊井地品肥饒但賊路有三處自竹代西至水非里二十餘里自水非里越峻嶺至於余末應加洞野人尤多也科等散居處四十餘里通筭則距虜居六十餘里自竹代西至弓音代洞六七餘里自弓音代洞至豆滿江邊上甫乙下野人洪多尚等散居處四十餘里通筭則距虜居五十餘里自竹代西至姜仲德烟臺六七里自姜仲德烟臺至豆滿江邊上甫乙下野人洪多尚等散居處四十餘里通筭則距虜居五十餘里兩堡賊路大槩如此以賊路觀之則移堡似不可輕舉然若設茂山於蘆坡則車踰嶺賊路我可以把截設豐山於竹代則上甫乙下賊路我可以控扼復下甫乙下於舊基則會寧豐山我可以相援大允設堡之處何地無賊路預畏未來之賊變不



恤見存之吾民無奈有輕重緩急之可論耶不獲已移堡則措置之策  
在所當議臣與本道觀察使節度使豐山兩堡加定軍士及甫乙下堡  
守兵同議磨鍊則茂山時居土兵三十八今加本鎮富寧土兵六十二  
豐山時居土兵三十三今加本鎮會寧土兵六十七甫乙下堡則抄本  
鎮會寧軍士一百為土兵若是則三堡土兵各一百以此防戍似為單  
弱當於三堡各定助戰兵馬一百共守之前頂賊路五處多定軍士體  
探之撤茂山豐山前排烟臺七處移設自甫乙下至東良洞五處候望  
之彼我境不可不區別當自會寧長城上端因山削土或築城至于細  
洞口而止自新設甫乙下豐山越邊高山峻嶺間或削土築城至于水  
非里洞口而止自新設茂山西至十餘里或削土築城以防車踰嶺賊  
路其石築四處亦不過數里耳道路則舊路自會寧至富寧四息五里  
新路自會寧至甫乙下二十里自甫乙下至豐山新設竹代二十里自  
竹代至茂山新設蘆坡三十七里自蘆坡至富寧三十一里共四息十  
八里其間經路自會寧至富寧三息餘里道路遠近略同城子則今春  
農事逼近斷不可舉待秋令觀察使築之猶為未晚但茂山之民視豐  
山尤為可矜不移堡而他無可救之策可於蘆坡姑設木柵令萬戶率



軍卒不動防戍以護農民爲便梁榮萬洞農民則豐山未移之前萬戶似難兼護作爲農堡別定軍官一人量率軍士守護則兩處農民不爲疏虞矣臣之所見止此觀察使節度使之計亦與臣同○敬差官金謹思狀啓曰招濟浦頭倭以朝廷所議之事問之答曰我等常疑加德之事必有朝廷之問故欲於未問前尋捕窮探可疑處未果捕得朝廷以賊倭乘大船冒風入去解說朝鮮語等事雖疑我等與販往來之倭誰不解朝鮮語而乘風出沒海濤亦倭人常事不可以此疑於我等也臣曰爾等欲尋捕以告之言可嘉然此賊豈是他處之倭爾等管下人所爲形跡已著勢不得容諱也雖邊將問之當告以實況我承王命莅臨其敢少諱耶答曰頃者之變我等亦疑我管下所爲况朝廷乎奸細之行不義雖父子間不能知况隣里及管下乎且此浦居倭等雖不與納川人民素相交親居相近之地豈無識面之人而加德入去人非全船遇害也且有生還者如我等管下人所爲則彼豈愛我而亦諱之耶臣曰今作耗人爾等推之甚易加德島之變在去十一月初二日其時爾等管下若有海中出人之人根尋推問則得之何難答曰若預知生變則管下出入常常記之今則事出不意不知某人出入於其時耶臣曰



爾等作頭揜檢管下出入豈不知之答曰各島興販之船絡繹往來何獨致疑於我等耶臣曰爾等豈不知國家待兩界野人事也野人有如此者則雖二三品位在堂上者毆迫杖楚略不容貸以其不知禮義也爾等世居我土粗識禮義視野人有間故國家所以待之者恩禮甚優爾等若能敬奉朝令竭力效忠捕賊以首則朝廷必嘉爾功當有酬賞之典然則爾等上不負朝廷懷撫之恩下不失作酋馭下之威豈非兩美乎否則朝廷必有處置後悔可追答曰豈不知國家待我等與野人有間乎亦豈不知捕告之受賞不告之當罰也然我等胎育貴土口食身衣皆是國恩豈敢違越邦憲潛行竊戩乎近來之變出於海賊所為雖論島主責捕勢難捕得况我等乎又招釜山浦頭倭問之答曰今所問之事去十二月間因釣魚徃來得聞之然加德島在右道我等居左道兩處相遠右道之人何以知左道之事耶臣曰凡人之為盜者豈皆出於隣里相近之地爾等所言我知之矣必指言齋浦倭人所為也然則何不的言某人之所為耶答曰我國之法允為盜者賊犯不著則雖有所疑之人不敢指言我居與右道甚遠何以指言齋浦倭人之所為耶臣曰加德之賊乘大船冒風入去且解朝鮮語非三浦之倭而誰耶



形跡已著爾等誰諱百端朝廷安得不疑於爾等耶答曰朝廷雖疑三浦人等我所居則與加德相距甚遠勢不得冒風出入且此浦人則從前少無違悖朝廷所知不得現捕之事何敢指言他人因祝天指日作聲曰我等不知我等不知臣曰加德之變在十一月初二日其時爾等管下有出入海中者根尋推問則得之何難答曰十一月十二日間則乃捕青魚大口魚之時失此機則不得爲生理方在浦口釣網不暇何人離家遠出乎其時固無出入之人又招盜浦頭倭問之答曰冒風入去且解朝鮮語則果是近處居倭也然而我等所居則與加德相距甚遠何以冒風發船耶臣曰然則加德旁近之浦何浦也而爾等所言若是耶答曰加德在薺浦門庭一風可到然薺浦之人亦蒙國恩甚重何敢背恩爲盜耶臣曰加德之賊必在三浦之中欲爾等捕告而自明其嫌跡也一人所爲而朝廷盡疑其無罪之人爾等猶有人心則寧無羞愧之心耶答曰島主常使人責諭我等曰爾等世蒙朝鮮之恩德惠甚大管下如有奸細竊發之人則一一捕斬以首來告云我等既蒙國家之恩又承島主之教若知爲賊之人則有何所畏而不告哉且今日所問之辭當即馳報于島主使之尋捕我等亦盡心求之云傳曰明日收



議于政丞及知邊事宰相○傳于臺諫曰予觀國朝寶鑑我太祖遇  
功臣甚厚雖有罪過必容貫卿等雖曰景舟挾私昌山亦曰與大臣共  
議啓達云則元勳大臣不可輕易進退也韓恂事功議各減例也以此  
只贖答五十不可加罪昌山欲使予必從大臣所啓者是憂國之言也  
畢吐所懷而已不爲非矣然臺諫以昌山之言爲有弊亦是也復啓曰  
上教以爲自祖宗待功臣甚厚云此言甚當但罪有大小若公錯之  
事則議功容賞可也如景舟之挾私韓恂之貪活皆故犯也不可全釋且  
邇來功臣甚多任事之臣功臣太半若以功臣而不罪則孰敢謹慎乎  
吏兵曹判書雖公錯皆遠職若論罪則以功臣而猶可未減其遠職與  
否功臣不與焉韓恂雖功議各減其罪不止答五十而已成希顏大臣  
也當以公論啓之而希顏一以庇景舟且欲已所建白輒行無違非  
大臣之體也請推考傳曰不允○大司憲安瑋大司諫柳世琛等上  
劄曰臣等將洪景舟弄權事反覆論啓天聽愈邈不勝失望大抵大  
臣進言一於公而已若不出於公則皆私也况操權秉柄者任情自恣  
假公逞私敢欲行宵臆於其間則他日擅弄之患將不可救豈不懼哉  
頃者景舟欲庇胤文陰挾私意陽藉公論矇矓黑白以干聖聽其情



立見有不可掩耳當初擬判官時不以胤文為不可而及聽胤文哀辭  
求免則即通書柬于吏曹反背前議其挾私之情已露矣吏曹執公議不  
從其請則固當羞愧之不暇而猶以不得曲庇胤文為不快於心嗚呼  
不敢言者已逾月矣乃於經筵假托朝論以胤文為人器不相當巧飾  
以啓此景舟任情無忌欺罔 殿下亦已著矣 殿下以為勲臣不之  
罪而遽命勿論又不責免其職是 殿下私景舟而沮公論也景舟則  
已矣假有元勲大臣恃功專恣不有朝廷附已者庇之不附已者斥之  
操縱在手則未知 殿下將何以處之臣等尤切寒心焉况兵曹掌兵  
柄任銓衡其責大而其權重非如景舟革竊弄之地也 殿下以罷景舟  
為重而獨不念權臣竊弄之禍此臣等之所未解也且韓恂浮薄鄙野  
又無學識但以便佞巧詐得幸於廢朝濫占崇品其時恂豈當撤議  
准其價並其基代而折之恂陰嗾優准受價濫重其欲極矣長溪守遲已  
受其地而恂謀欲占奪巧構詐語以為其時只准材瓦敢詐於白日之  
下其恣情不忌貪縱無恥可勝道哉恂之無狀敗露至此當以其罪罪  
之不可一毫容貫之也 殿下以為功議而強欲未減此亦臣等所未解  
也景舟挾私固上恂縱欲干憲此皆公論所不容而 殿下排公撓法



曲施私恩是 殿下拒諫之萌已兆而勳臣戚里終恣之漸日長矣臣  
等不勝痛心伏願 殿下亟罷景舟從律罪恂以快公論不允○御夕  
講○已酉御朝講大司憲安瑋大司諫柳世琛論洪景舟韓恂成希  
顏事不允○喜諫合辭上劄極論景舟韓恂且請推成希顏不允○御  
晝講○柳詢朴元宗柳順訂辛允武朴永文呂允括李秉正等議觀宋  
軼所塔三堡移設事在所不得已請依所啓且加德島事頭倭因諱不  
言不可更問前此倭奴雖間有不遜者不至今日之甚事由廢朝撫禦  
乖方使彼益生疑驚之心罵辱邊將焚蕩人家滋蔓之漸已兆誠可慮  
也前日將此事通書島主使之禁戢島主不答其驕傲亦可知也倭奴  
無所畏忌悖逆日甚乃有加德島之變若不預爲之圖將來之患有不  
可勝言今宜精選朝官有名望知事體者爲劄差官遣對馬島數以近日三  
浦居倭悖逆事狀以責島主不能禁戢且曰加德島作賊人宜速尋捕  
治罪否則三浦居倭依舊約七十戶外其餘并刷還以此反覆詰責兼  
諭禍福以觀島主之意傳曰可○賜溫下衛彼人馬匹衣服有差先  
是我國騎兵朴敬爲野人所虜去至是溫下衛野人刷還今鎮將宴慰  
分賜仍諭曰爾等不憚遠道誠心刷還其功可嘉例當上京論賞但平



安道境連中朝不可來往後門一路道里回遠諸種丐知介今方執戟  
相戰非徒爾等跋汝艱苦事變不可不慮是用賞來賞賜耳○御夕講  
○庫成 御朝講○傳于戶曹曰今未納京還上待來秋收納以崔命  
昌啓之也○傳曰對馬島通信使以能言語諳練朝士擇差○禮曹啓  
曰特送上官人貞長等前日於關門外多不恭恐後來倭人亦如此無  
禮今通信使之行請并論此意于島主從之○臺諫又上劄論洪景舟  
韓恂不允○御晝講○御夕講○辛亥 御朝講○臺諫合司三啓  
洪景舟韓恂事不允○禮曹啓曰對馬島主特送上官貞長本曹饋餉時  
援前例請職曰雖小職願除授其副官而羅亦請曰願承父上護軍而  
本曹辭以無功貞長云前此特送雖無功例皆授職臣等考前例間有  
無功而授職者亦有不授者而羅叢不遜之言以爲今不陞職前所授  
職將何用乎欲脫冠還納云恐拜辭時於殿庭脫其冠帶敢行無禮之  
事也倭奴初授小職累次出來漸陞至副護軍而後別稱朝貢船以受  
糧料以此船數漸多其糜費糧料亦不少傳曰授職當否議于三公  
柳順訂議曰倭人職至副護軍則稱朝貢船受料今者受料船數比舊  
倍多將來之弊不可不慮况貞長前因通事拿來憤怒率其徒聚闕下



至有拔劍而羅亦怒其不陞職發不遜之言其桀驚不恭如此今若依其請授職其意以為如此不恭可以取職恐益生輕朝廷之心令該曹數其悖逆之狀曰特送授職無有常例或因有功而授之雖無功而間或有授職者此一時特息非例也爾等俱無功勞而頗有不恭之事據何例請授爾職請以此嚴辭開說從之○壬子 受常祭 聽朝啓豐基內私婢石今與奸夫李衆生謀殺本夫嚴莫山凌遲處死衆生絞命依律○御朝講持平朴以寬正言柳沃論景舟韓恂事不允○臺諫合司又啓傳曰韓恂事不允景舟以政曹通東其迺之復啓曰凡事當畢推照律可也而景舟事經 命勿推將來之弊不少請畢推韓恂亦當罷職傳曰景舟事非中棄也通東事已服挾私事於傳旨亦無且與大臣同議放達不可復推韓恂事亦不允○御書講○御夕講○洪景舟為判中樞府事金應箕為兵曹判書金銓為刑曹判書權弘為禮曹參判成先祖為漢城府右尹柳世琛為承政院同副承旨崔淑生為司諫院大司諫申錫為弘文館應教○癸丑 御朝講掌令李自華曰洪景舟責免本職而反陞授判中樞判中樞西班一品也烏在其責免之意請命改正釜山浦僉使申恭本無識見用心貪污成順童亦無賢能倭奴



與士卒必不畏服并速改正 上曰南方將有倭變故以堂上差遣事  
大臣建議而人物不足故以此輩擬望耳領事朴元宗曰臺諫所啓甚  
當近倭奴凌慢我國故於堂上嚴威鎮服之名爲堂上而若不廉靜則  
彼倭奴何有所畏服乎今僉使申恭前爲繕工正多行不法成順童年  
老而無前程必不廉潔莫若以堂下官擇差也今武士如尹熙平李公  
遇雖存不可虛內而盡除邊將也以僉正副正擇差爲便 上曰以堂  
上堂下官交差亦初意也申恭等若不合邊將則改差朴元宗曰熊川  
縣監曹潤孫有名望武臣若兵水使有關則當以此輩注擬大抵邊將  
不可不儲養若人物可當則僉正以上可陞爲堂上 成宗朝陸閑以  
司<sub>四</sub>令爲堂上矣正言崔命昌曰今數易邊將而亦不得其人則其往  
來之弊豈其少哉平海郡守李琬亦有名武士與蔚山郡守職次相當  
相換爲便元宗曰部民告訴此實薄風 祖宗朝使不得告訴 世祖  
特許之於是官奴輩告其守令所犯守令無所措手足大抵守令有不  
法則臺諫聞而彈駁觀察使聞而貶黜不必令民告訴也今若不禁則  
弊將不救請痛懲今延安府前多有樹木蟠腹老夫多聚樹下論議守令  
事輒上京告訴金海亦有此風其漸不可長當問大臣立法○領議政



柳洵左議政朴元宗右議政柳順訂啓曰近時令不順日氣甚寒全羅忠清兩道雪深三寸此非常之災異也臣等以無狀冒居相位不能變理陰陽不可安然在職請辭免 傳曰天變不可指的言之然必予之失德所致也卿等竭力輔導何以致災東漢因災變責免三公後世非之大抵上下交修以答天譴本也辭免末也其勿辭焉○傳曰申恭成順童適差以陞堂上可當者擬望慶尚全羅道水使勿論堂上堂下廣擬蔭浦等地守令不必盡以堂上官差遣也但熊川縣監曹潤孫有物望則特陞堂上可也部民不得告訴自有其法申明舉行平海郡守李琬與蔚山郡守李世蕃相換○大司憲安瑋啓曰兵曹判書金應箕則臣之同生妹夫也 成宗朝臺棟與吏兵曹有相避則并迤今則雖有相避不許迤差事前已傳教但應箕兵曹之長官臣則憲府之長官允政事間若有過舉則憲府必駁之同僚豈不難乎且兵曹奔競憲府糾之請避嫌 傳曰依允○柳洵等啓曰今當兩麥初抽而雨雪若此豈無損害當問其道且下傳旨于八道問民間弊癘刑獄冤抑 傳曰可○以金世弼為對馬島敬差官以母老辭吏曹啓曰本曹知金世弼有偏親但不知年深至此且國事重大必須專待之才乃可故以此擬望



耳且向者對馬島主遭表有致致奠慰故上副使行焉今則副使朴迪  
孫不須遣也 傳曰朴迪孫依啓金世弼則改之○御晝講○御夕講  
○引儀景五倫輪對啓曰昔晁錯上書云遊手之民未盡歸農臣以爲  
今亦如此規避軍役多屬僧徒遊手坐食由是軍額日減農民日困且  
念佛者彌稱居士男女群聚或於寺刹或於閭閻黃巾素服鳴錚擊鼓  
由是至至之氓觀瞻欽慕漸入術中不勤農業遊手而食請嚴立禁章  
使無遊食之徒以絕荒誕之俗禮曹回啓曰僧徒逃避軍役遊手而食  
其病民耗國果為不貲 成宗朝已革度僧之法無度牒僧人還俗差  
役亦有立法今可申明與行念佛人稱居士群聚徒黨幻惑愚民者令  
中外嚴加禁斷依元○甲寅戶曹判書李季男等啓曰慶尚道倭料一  
年所給至二萬二千餘碩而貢案之數則只一萬五千餘碩其不足之  
數命以丙寅年以上未收田稅充給云然今後則無以繼之請與前任  
慶尚道觀察使張順孫尹珣及諸大臣廣議措置 傳曰依啓○憲府  
啓曰聞今日政孫澍為大司憲澍之為人不至庸下又無過咎然大憲  
為一司之長裁決庶務維持朝廷紀綱其任與六卿無異澍短於判斷  
不合憲長尹世豪踐歷日淺今為執義不可聚陞請遞之且以金世弼



擬執義九因事或陞職或加資者若不為其任則例皆改正今世弼既  
不往對馬島則其陞授加資所當改正而擬諸執義吏曹錯謬也且今  
有星變方謹天戒而下不奉行爭尚會飲府雖禁之或未盡摘發請行  
禁酒之法答曰孫澍尹世豪其適之金山弼事前此許諱則以其堂上  
故果改之世弼乃堂下加也豈足關乎且踐歷已久後進多居其右今  
授一資何害焉吏曹果取稟而命勿改正故擬之耳酒禁事依啓諫院  
亦啓金山弼加資改正事又啓曰金山益浦熊川等處皆以堂上官差  
遣若卓異之才又有實績則陞堂上猶可也豈可為金山等處新陞堂  
上至於二三人乎不得已以堂上差遣則武班堂上者非一二何必以  
堂下官陞差堂上乎曹潤孫請速改正傳曰金山弼加資事前例既如  
此改正可也曹潤孫等亦不甚庸劣且今倭奴驕縱當以堂上為邊將  
以示威儀事大臣言之又於堂上中無可當者不得已以堂下官陞授  
不可謂猥濫也○以安琛為知中樞府事安潤德為工曹參判安瑋為禮  
曹參判權弘為司憲府大司憲孫澍為同知中樞府事趙舜為司憲府  
執義○傳于議政府曰和氣致祥乖氣啟異災變之興必有所召人事  
既修災不妄作予自即位以來宵旰惕若淵冰在懷庶幾陰陽順序風



雨和調而乃於本月初九日夜全羅忠清兩道雨雪深三四寸今當五  
陽留序而變異非常不知有何所失致此咎徵豈刑獄濫滯而然歟民  
瘼未祛而然歟將予之修省未至而然歟中夜思愆罔知攸濟其令中  
外體予至懷交相寅畏開伸冤枉以答天譴○乙卯政院啓曰近者太白  
不見故允燕享 命復設臣等以為災變纒弭不可即行燕飲以此未  
即捧承傳今又酒禁燕享等事何以為之傳曰前者停罷燕享者以有  
星變也今則太白不見監司兵使餞宴等燕享政院皆當舉行故言之  
耳然事非汲汲而今行酒禁之令並停可也○臺諫啓曰朴迪孫以對  
馬島副使陞授僉正今既不往則當依金世弼例改正而仍授僉正必  
吏輩不察也請改正諫院啓曰釜山浦僉使李友曾以訓鍊院正陞堂上  
職次相當矣曹潤孫李珣則皆秩卑人也豈可輕授堂上乎非徒官爵  
猥濫於倭人所見處皆差以堂上示以備禦之異則彼必有疑懼之心  
請速改之傳曰朴迪孫依他例改正曹潤孫李珣事大臣已建議不可  
改也○禮曹書對馬島賚去禮物前例以啓曰今敬差官之行當依何  
例 命收議三公柳洵議曰對馬島主處賚去禮物當依近年之例今  
考最近癸丑年權柱賚去禮物於丁未年鄭誠謹賚去數大槩多減損



其中阿多介也毛禱以下雜物則可依癸丑年例如縣紬縣布苧麻布之數及代官處送物一依鄭誠謹贖去之例島主如有子則當依代官例施行大抵倭奴抄化豈真有慕義之誠我國之撫綏不可無利餌之方從之○丙辰諫院啓曹潤孫李珣事曰前者崔命同為金山浦僉使人稱其賢倭奴亦服其廉謹可以超擢而只賞表裡者重爵賞也曹潤孫李珣後若有實跡則雖陞堂上亦無妨憲府啓曰軍資判官任浩前為延安府使時官庫雜物輸來其家臺諫論啓推之無罪事干多受刑杖故只適其職竟不窮治非以浩為無罪也如此犯贓者雖不終身廢棄固當道散使之懲戒今未經年而吏曹即叙亦非也請改正傳曰任浩事憲府啓以為事干累受刑訊終無違端故請放不推可謂發明矣豈可與未發明者同罪乎曹潤孫李珣等事亦已議定不可改也○監察朴詮上疏略曰臣聞薺浦金山浦益浦倭在 祖宗朝許接戶數六十其餘則即令刷還故其勢孤弱馴擾不梗稱臣奉貢與我編氓無異自近年來刷還之法廢戶數之約解卯育漸盛戶數之多不知其幾怙強稔惡日肆以大常與我人自矜其強勇言語不恭書辭勃慢視邊將不啻如奴隸自壬戌冬金良弼見屈後屢辱邊將數害邊氓焚蕩民家



劫掠民財恣行里閭勢將莫遏雖我朝覆育之恩既厚而豺狼無骨之  
欲惟日不足少有不愜慄悍鴟張無所忌憚臣恐癰疽决腹之患尾大  
難制之憂不在遠而在近也今聞東平館倭奴拔劍揮刃而橫行於都  
城之內臣觀其氣勢盛強自懼不容終有不自安之意而堅甲利兵以  
待我之生豐當此之時雖遣使通信諄諄教諭彼將陽修懷服之禮而  
陰爲狗鼠之計臣願 殿下與大臣從容議之臣爲 殿下請陳其弊  
臣見熊川縣報平驛距倭居纔一里許倭人男女托以負債之徵出入  
我民家固晝夜往來相親相愛不啻如兄弟言語飲食利害緩急無不  
共之朝廷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將相之賢否士馬之強弱倉庫之虛實  
彼既先知頃在廢朝時誤聞我舉兵邀擊或登山而候望或喪服而窺  
伺分番作隊夜半巡警是豈無所聞而然歟正由逆旅之人爲之媒而  
漏洩也京中富居人及商賈之徒爭務倍蓰之利熊川則主於報平驛  
東萊則主於城底民家近者一二年遠者三四年因循留滯常與倭奴  
酒食交結潛售禁物無所不爲其在買賣之際欲取信於倭奴而爲他  
日相見之資陰傳國家九事使之備禦此誠非細故也南道居民亦貪  
貿利方耕耨之時不事稼穡全務工商安東之蚕繭金海之麻絲相望



於道路而盡輸於倭是何異於籍寇兵而齎盜糧哉臣聞在 祖宗朝  
恒定倭船自有其數故邊郡蓄積有餘近在廢朝時或稱通信或稱受  
贖而其來不絕其一年所給倭料動至二萬餘碩故邊郡蓄積半已耗  
竭而不能赴時給料此倭奴之所以怨怒邊將之所以不保也方今南  
方之患莫大於此臣願東萊熊川巨濟加德島等處特設巨鎮而擇望  
重秩高有廩能名將如宋朝寇準者鎮壓其邪心而終不畏服則聲罪  
致討殄殲無遺可也臣又見軍額有名而無實兵器韜刃而不鍊其沿  
邊鎮將亦安於姑息皆以覈名抄闕爲事一有違令而不赴防所者則  
惟贖布是徵豈合於遵養時晦之道哉今聞臺諫有啓於 殿下而邊  
郡邊鎮勿令徵贖此言至矣臣願自今而後嚴禁令立重典軍卒有不  
鍊之兵邊將有徵贖之弊則皆以軍法論斷誅一勵百則不數年間邊  
圍自爲嚴肅士馬自爲精強矣臣又見近在廢朝時驛路彫殘軍卒疲  
困騎載之馬率皆羸弱臣恐一朝之間遽有不虞之變則軍無以禦敵  
驛無以傳命矣臣願擇諸島牧場之馬分養于各郡則馬不可勝用矣  
命議于三公○丁巳 御朝講○御晝講○御夕講諫院啓曹潤孫  
等事又啓曰史官之任一國公論所係禮曹佐郎鄭順朋兼帶春秋出



身不正前者既收紅牌而還授不可使此人居是任請適之憲府啓任  
浩事皆不允○政院啓曰金浦等處捕盜軍卒作弊民間使不得耕治  
請姑停之傳曰可○戊午 受常參 聽朝啓 御朝講○傳曰曹潤  
孫等陞堂上事今日經筵左右大臣皆以爲不可予意亦以爲然無備  
禦之方而先以堂上差遣則倭人性本多疑豈無疑惑鎮服倭奴在人  
而不在堂上蔚山有兵水使之營而守令萬戶亦皆堂上則一郡之中  
官職果無等級且熊川東萊等官若不賢則已如其可用則未經箇滿  
而先適之亦似不可其議于三公與府院君以上○政院啓曰今者昇  
平日以南方內地武備解弛使之修飭事并收議措置傳曰可○政院  
啓曰正朝使韓亨允狀啓金州衛撫順所等處不靖云此地皆近我西  
鄙亦令修備事下諭傳曰可○諫院啓曹潤孫等及鄭順朋事憲府啓  
任浩事答曰鄭順朋則非一身之過若適之則必為一榜之例議諸三  
公餘並不允○柳洵金壽童朴元宗柳順訂成希顏盧公弼議近來狃  
於昇平南方武備解弛而內地尤甚凡千軍務務要整頓毋致疎虞事  
下諭兵使且防禦得失在人公邊守令及鎮將迺代時宜精選差遣且  
觀正朝使狀啓則中朝關外軍民不靖或生變故正統年間也先犯北



京其時國家遣大臣于義州以為之備况關外與我地方相近若果有  
事不可忘備待韓享先上采更問事狀依舊措置且待倭與防備事時方  
圖議朴佺上疏別無可議且一年所收倭料有定數而倭船則無常數  
有增無減所收不足充所給若不減船數則勢將難繼倭人受圖書年  
久死亡而仍遣船如舊者必多其功勞特異外受圖書五十年以上者  
令該曹磨鍊通諭島主後並勿接待且如船隻尺量時以小為大或上京  
往還故為遲留以致給料之數猥多自今倭人上京留館毋得過一朔  
中路毋得稽留量船務要從實毋得欺誑如有違者該司與通事鎮將  
並重論李季男尹珣張順孫鄭光弼議略同 命依議施行○京畿陰  
竹利川竹山雨雹○已未 御朝講持平權福以曹潤孫不可陞堂上  
之意啓之領事柳順汀曰近者倭奴益肆桀驁是為腹心之疾撫禦之方  
在邊將而專不擇差故凌蔑我國如此若以秩高者擇差則可能鎮服  
北方野人則邊將猶能杖之而會寧等處亦以堂上差之况此南方備  
禦最緊雖差以堂上亦無妨爵賞固不可輕授然武士不必拘常制也  
前者田霖金兄濟陸閑之輩皆越次陞授任渾亦以部將陞堂上已有  
前例不獨今日也且武士年少之時可以擢用若志氣衰耗則將安



用之曹潤孫等既陞堂上鎮將之闕亦已久矣不可遲留赴任後雖改正今可促令赴任上曰大臣豈不計料而啓之○憲府啓曹潤孫及任浩事諫院啓曹潤孫等事昨日大臣議曰以堂上差遣則倭奴畏服自戢云在我無內修之實而徒欲以堂上鎮服不亦難乎聞中原今方有事西方將不安靖以南方無事之地當使晏然而不可開釁且論鄭順朋事不允○庚申臺諫啓曹潤孫等及任浩鄭順朋事皆不允○辛酉左議政朴元宗啓曰近者濟州貢馬船上來時賊倭殺掠而去臣聞此不勝驚駭前者柳軒等見宮中又竊發於加德島焚蕩人家若倭奴永欲依賴我國則安敢如此乎前者往來漁者若見倭奴稱供上則尚不犯之而今乃奪掠又從而殺之其桀驁可知與島主通信已有前例而近來廢之已久故大臣等議謂可遣官開諭臣亦以爲可也然其凌蔑我國如此則雖遣敬差官臣恐徒爲費物而無益上意欲遣則已不然則當更議大臣與政院姑停何如傳曰近來通信使廢之已久又倭奴如此桀驁故欲遣使開諭耳若不通諭島主何由得知雖曰費物遣使開諭然後其心可知且業已議定故今欲遣也○臺諫啓曹潤孫等事且曰柳涇前任平安道節度使時繇布七馱載來事事于已服於本府



其事甚明且移禁府時 命以憲府推案參考而禁府不考亦非也當  
 初之摘出適開一籠皆是縣布則其餘亦皆縣布無疑事干賊污請更  
 推之傳曰南方今極虛疎北方亦然朝廷豈不深思定議若不從朝廷  
 公議而一從臺諫之言如有變故誰與謀議臺諫不慮此而一切請改  
 其輕忽國家事歟柳涇事禁亂吏已刑三次事干亦受刑五次可謂發  
 明矣以無據事而罪之不可也且一馱只縣布而三十匹乃觀察使所  
 送則非入已者也任浩鄭順朋事亦不免又啓之傳曰柳涇事當問禁  
 府○對馬島教差官尹殷輔啓曰臣聞島主宗杵盛有病若其子代受  
 書契則開諭等事將何以處置且開諭等事必以言語通之聞司譯院  
 判官金石柱倭語精通但今丁祖母之喪請起復帶行傳曰金石柱事  
 依先島主處開諭事其收議

四月壬戌朔 受朝賀 御朝講侍讀官安處誠曰南方倭奴在 祖

宗朝許令來居有數其後滋蔓強盛變患之作恐在朝夕邊將固當擇  
 人但邊圉措置之事使彼人莫知所為可也今以堂上差遣非但倭奴  
 我土之人亦必生疑且今朴佺以書生管見不識時事上疏欲征之以  
 此武士皆欲開邊此甚不可檢討官洪彥弼亦啓之 上曰三浦邊將



並差堂上事大臣謂如此則可以鎮服倭奴此亦措置之方也特進官李孫曰前者鄭誠謹之行今島主欲殺害而止今若見殺差官賈去書契內受圖書五十歲以上者勿接待船隻亦勿以小為大留浦務亦毋過一朔等語則彼必激怒言語不恭則是亦辱也前月收議時臣謂雖遣敬差官無益者此也且今之所可憂者非但南方聞中原義州衛人自相攻擊叛形已兆在我國不可不備正統己巳年間中原有變 皇帝親征其時以金宗瑞領兵屯西方辛酉辛間亦有叛亂者其時以許琮領兵屯義州中原之變亦我國之憂也當廣議大臣以盡措置之方○聽輪對○御書講○典醫監主簿申希浩等以庶孽欲赴雜科陳疏議諸三公 命許赴○傳于義禁府曰柳涇事干石今何以不推回啟曰不推石今者以禁亂吏供稱開見一籠有縣布而餘不開見不知何物云迷劣女人何以知七馱皆縣布與否以此不推耳傳曰然可推之○柳詢金壽童柳順訂盧公弼等啟曰前日倭人於都城內提曳人物事 命通諭島主今聞其倭深懼且有悔恨之心請勿論禮曹判書鄭光弼等啟曰受圖書五十歲以上者勿接待之意 命開諭島主臣等恐被發怒此等事待尹啟輔回還後更議且濟州貢馬船剽竊事請



諭島主柝洵等與鄭光弼等議啓曰島主宗棧盛雖或有病請諭其子  
傳曰皆可○御夕講○臺諫啓曰金山浦益浦熊川等處以堂上官差  
遣事 命議大臣大臣牽於前日之議不欲更改故謂以堂上差遣則  
可以鎮服倭奴臣等恐邊方從此生釁也又啓柳涇任浩鄭順朋事傳  
曰大臣之議與臺諫所啓予豈不商度然彼此是非未可的知大臣已  
建措置方略今姑試之柳涇事以禁府所啓觀之臺諫言之可也故石  
今已令更推皆不允○兵曹啓曰兩界防禦極緊在前赴防軍士或因  
事故雖間有關防者並令准日退立全國者稀少而頃因廢朝多事軍  
卒不遑戍禦鎮將亦不能檢舉因循至今餘習猶存雖或依律論罪略  
不畏懼闕防如前脫有賊變無兵可禦誠非細故邇來軍卒疲困未及  
蘇復防禦外雜事 在所寬恤關防事則不可不重論請三度全關軍士  
及色吏全家徙邊守令不能檢舉致令十名以上闕防者罷黜依兄○  
癸亥 御朝講○傳于政院曰柳涇事予以為問諸石今則其他事干  
雖不問之可知故不允臺諫言之甚力其他事干并推之○御晝講○  
金謹思書啓四條其一國家於三浦倭里定關限使不得踰越出入者  
所以嚴內外之分不使亂雜今者自恣出入略無忌憚或樵採禮佛



采入內地或因興販易服變言橫行諸郡邊將不能禁遂以成例雖欲  
禁抑而倭人懷怨必搆不測之變故高度歲月以至恣行請申勅邊將  
一依 祖宗朝舊規使不得自恣出入其二熊川縣報平驛在齊浦迤  
北三里許其人吏等與倭人結好稱收養相往來呼爺稱兄商賈就貿  
者倭人來賣者皆依驛人是故介於彼此通清貿物國家事情無不漏  
洩皆此等人所為也大抵熊川城氏居人皆然而驛人尤甚臣見此驛  
雖在邊地不開有無縣之東有金海府赤項驛西有昌原府安民驛如  
有緩急則本縣可以發報而兩驛亦可以遞傳也請革報平驛分屬兩  
驛以絕倭人交通之弊城底居人並一切痛禁私貿其二頃者國家欲  
於三浦倭里設關限城子基址監司往審時金山居倭等疑有變故擅  
樹木柵且嚴警守有若抗我之狀倭人等當初來居之時國家約定戶  
數處諸隙地使之苟活而今則種類滋蔓乃至設柵自衛甚違國家本  
意臣恐他浦之倭效此設備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其四金山浦倭人  
等買農器耕牛於本邑人於東平縣地而與我混處耕作至有爭耕狼  
鬪者甚為不可請痛禁柳詢金壽童柳順汀盧公弼金應箕任由謙朴  
召榮姜景叙等議金謹思所啓商賈之徒依報平驛吏及居民家與倭



人交通漏洩國家事情弊累不貲然互市之法其來尚矣不宜一禁報  
平驛亦不可革屬他驛但交通漏洩自有其法宜申明嚴禁且熊川城  
子狹隘萬有變故不得容民守禦是可慮也待秋稔寬濶退築驛里人  
家並令入居城中使出入有時則與倭人交通不至自恣而守禦亦固  
矣如定關限使不得出入禁賣農牛農器法令已著亦宜申明痛禁若  
其樹柵設備此必有畏懼之心欲為自衛豈是抗我之計不足患也

命依議施行○臺諫塔前事不允○甲子

御朝講大司憲權弘獻納

金揚震論啓前事又曰柳涇事受寄物色入石今供招七駮皆是縣布  
云而義禁府以為迷劣不問其情綢繆雖五尺童子可知縣布與否豈  
可以迷劣不問乎此無他意柳涇恐被重罪優賂書吏故書吏亦變辭  
納招禁府泛然推問是柳涇奔走推官之門萬端營為故也請推禁府  
上皆不荅領事朴元宗曰邊方措置事臣等豈不熟計而建白乎大抵  
宰相建議則臺諫必以大臣所議為私欲一切沮抑臣雖有所見之事  
建白為難臺諫所謂彼人生疑者不必見此數人堂上而後生 疑豐端  
已露都城之內白晝拔刃其在三浦則自設關防故邊將若有儀章可  
以鎮服今邊將見倭奴曰前此職卑之將接待爾等失宜故朝廷特以



堂上官差遣云則一以示朝廷之威一以悅倭奴之心矣近見我國事南方已萌邊釁西方亦將有事脫有變故恐未及圖若用武人須及強壯之時逮至老衰則雖隆爵以授之何益哉曹潤孫等皆可用者也且聞近於夜對有一經筵官曰守令奴事宰相苞苴絡驛是使君臣相疑也臣聞之不勝驚愕大槩人情以食物相遺是豈干請宰相上曰論說不同者豈有他哉但各執所見而已予欲姑試以觀之弘曰如此事大臣豈以私意建議臣等亦豈以私意論啓各以所見啓之耳元宗曰我國之事皆臨時卒辦故不能有成柳順汀成希顏皆諳邊事以此二人爲大將又擇文武臣爲從事官共措置邊事庶無偏見之失而軍國大事有所補益矣特進官辛允武曰近來邊將無威故彼人不服臣前爲北道節度使時以閔懷毅爲軍官彼人待之專無敬恭之心及陞堂上又爲臣軍官前日彼人皆下馬羅拜以此觀之儀章可以鎮壓倭人之心御書講○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李宗仁斬賊倭十七級馳啓○傳曰水軍節度使巡行必乘船故兵船必便利制作具軍器糧餉常川浮泊待變等事去丁巳年二月二十五日立法而近來水使僉使萬戶視爲文具慢不奉行殊無委任之意其令申明舉行○臺諫啓前事



不允○乙丑 御朝講○進賀正朝使韓亨允還自示師下問中朝事  
亨允書啓曰今 皇帝荒怠日深一朔不過一二日視朝而或午或暮古例  
正月十三日行祀天祭十四日行慶成宴此一年為政之始而其日不出至  
二十五日而後行之臣與漢人語因問時事則掩口而走○臺諫啟前  
事不允○命議賊倭捕斬論賞及義州等處措置事三公府院君兵曹  
禮曹同議李宗仁特加一級遣宣慰使設宴慰之其士卒功勞并令等  
第以聞賊倭所持刻名長箭今其道都事觀刻名推問以啟遼東等處  
不靖則我國不可不為之慮下書于平安道觀察使節度使探問聲息  
以為防禦○政院啓曰李宗仁斬送倭頭十七梟示三浦倭人因語之  
曰倭賊五船寇全羅道一船見獲斬首爾等見面目如有所知者告其  
餘黨東平館有一倭自稱海賊將子孫請並示之 命議之領議政柳  
洵永嘉府院君金壽童交城君盧公弼等議倭頭梟示三浦當矣然若  
非三浦之倭雖梟示何益且倭常寇邊而梟示不常則反示戍邊之疎  
當於敬差官之行以言語開說可也左議政朴元宗右議政柳順汀兵  
曹判書金應箕議與政院之啓同傳曰九事耳聞與目覩不同倭奴雖  
忘生輕死必有驚竦之心其令馳驛而送梟示之○江原道鐵原安峽



地震○丙寅 御朝講○御書講○御文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傳  
曰李宗仁捕獲倭船所有銃筒及長箭或書南海或書馬島或書人姓名  
是必慶尚全羅兩道沿邊各浦作賊所得而邊將匿不以聞也箭刻人  
名謄寫下送令推問出處以啓○丁卯行文武科殿試文取生負金止  
國等十八人武取申胤衡等十六人○傳于政院曰大內犯深拜陵未  
安今日二十日前則犯深未火二十日後則日候太暖可於來秋退行  
政院落曰拜陵之舉前日 命下還停者累矣今則諸事已備若嫌犯  
深請以來月初擇行傳曰丁卯年四月將拜陵政丞以踏損禾穀止之  
四月尚然况五月乎○臺諫啓前事不允○戊辰政院啓曰禾苗踏損  
之弊雖大橋梁道路諸事已備今若停行其弊尤大人君即位即謁陵  
寢禮也宣陵尤宜速謁而今又 命停來秋有故亦未可知今夏不爲  
來秋不爲又明春不爲則二三年間豈能遍謁諸陵犯深世俗所忌非  
禮文所載但七日戒三日齋而已雖以俗忌觀之改朔則爲之不妨請  
於五月初擇行傳曰近來屢停拜陵政院以爲未便此意甚當避忌犯  
染雖非禮文所有俗忌亦不可不從且來月則非徒農時雨水無節若  
定日而又停之則其弊尤大以來秋退定似可矣 文昭 延恩殿則



便易當親行端午祭○諫啟前事又啟曰今停拜陵未知其由人君  
 即位之初先謁宗廟次及陵寢禮也而遷延不行四年于茲今諸事已  
 備而又命停之夫陵寢先王托體之地嗣王不可不亟謁諫院啟曰今  
 之士習躁進成風或除教授或屬忠順衛忠贊衛因經司果及登科第則  
 例授察上之職由是士習益壞居館無人請自今以後雜職司果及教  
 授一切分館昨日於慕華館將用女樂臺諫啟止之夫女樂自先王  
 朝有之不可遽革其於臨群臣接使臣享外人及正殿郊外皆不可用  
 唯於內庭可用之也國家一遵華制而獨女樂一事不去中朝使臣觀  
 之不幾於見笑乎厥數亦猥多請量減之傳曰拜陵追今未行予豈安  
 心但獻官犯盜亦逆之况為祖宗親行大事乎來月則踏損田穀而  
 雨水亦無節私舩以留其弊甚大故停之文昭恩殿欲於端午  
 親祭矣女樂雖革之可矣但自祖宗朝有之至於接待中朝使臣使  
 臣雖或拒之稱國俗強設以誤樂之故因用之於外庭及倭野人宴享  
 之時近有欲革者收朝議因存之存之則不可用於此而廢於彼儒生  
 雜職事已有禁令今可申明餘不見○已巳柳涇聞囚命之下即逃○  
 臺不改冊事憲府又啟曰近來士習不美爭屬忠順衛忠贊衛教授及



至出身以經六品例授參上職故人皆志於躁進非四十以後入屬者雖經司果教授請一切分館大興內貧窮者准職此請東西班有踐歷者也豈知弊至於此雖資窮者無踐歷之實則降授例也忠順衛教授則四十歲以上者許屬已有前例其餘忠義衛忠贊衛族親衛等亦依忠順衛例冒年六品者登第後請勿叙參上職今之赴殿試者資窮者多宜速處置傳曰士習女樂等事令府院君以上議之餘不允○江原道鐵原安峽地震○庚午臺諫啓前事不允憲府又啓曰柳涇犯賊而逃法當錄等子孫禁錮其子營元請適宣傳官傳曰可○辛未 受常

參 聽朝啓

御朝講掌令金安國正言柳沃論啓前事不允○傳曰

朝講臺諫所論任浩可改正金繼善以私賤托稱司僕寺奴錄原從功

臣可削之○臺諫將前事再啓不允憲府又啓曰尹龜禎等八人

溫鄭寶朴春陽李堯金荆寶崔良輔朴昌祖以訓鍊院習讀官兼屬忠順衛習讀則三十朔爲

一資忠順衛仕滿九十為一加故以習讀潛屬忠順衛其用心不正

臣等所知止此令兵曹盡摘改正後並罷職傳曰問諸兵曹○壬申

受朝參 御朝講 聽輪對傳曰李友會職次相當猶可赴任若曹潤

孫等則時方被駁難於就職今防禦事繁如此空鎮可乎其議諸三公



與府院君以上女樂令中外盡去可也然於中朝使臣燕享亦以國俗  
 言而用之不可全革也但進豐呈時亦自有數於元數或減半或減三  
 分之一何如儒生雜職事亦並收議○傳曰橫經問難養老乞言真帝  
 王盛事在 成宗朝橫經問難則已行之矣唯三老五更未得其人有志  
 未行今欲行之但未知今之老師宿儒可為三老五更者有幾人歟政  
 院啟曰橫經問難養老乞言果是盛舉也 上雖不命在下者固當請  
 行今 上教如是臣等知 聖心之至也今日政府大臣與禮曹皆會  
 賓廳請議之昔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以桓榮為五更若年德俱尊則  
 雖一二人猶可○御書講○御夕講○政府與禮曹同議啟曰臨雍拜  
 老真帝王盛事然若行此禮則亦須取人今豈可更為別試乎前既  
 幸學謁聖而唯未行者拜陵也待秋拜陵後臨雍之禮以此行之無妨  
 ○朴元宗柳順汀啟曰熊川等處守令以被駁未得赴任今防禦事緊  
 其堂上之加赴任後猶可改正邊鎮不可以空臺諫非論其人物不合  
 只論其濫爵耳若今日 命召令明日發行則 上教與臺論有輕重  
 故不得不叢行且 命促遣者亦 成宗朝故事也○傳曰橫經問難  
 臨雍拜老等事令禮曹考節目以啟○臺諫啟前事傳于承政院曰三



浦邊將事其以今日諸宰之議示臺諫女樂事亦不允臺諫復啓曰邊  
鎮以空當促遣之然官爵猥濫不可不改正大臣謂赴任後亦可改正  
者此尤不當之論也前者崔三俊為慶源府使金琦為高嶺僉使臺諫  
請奪其堂上加資大臣謂既已赴任為野人所見不可追奪今大臣亦  
有此計而言也不允○金壽童朴元宗抑順訂成希顏閔孝曾李季男  
李孫金應箕李諱尹金孫辛允武申用漑鄭光弼李坵金詮議大典  
云外教官試年四十以上者續錄云儒生年四十以上者許屬忠順衛忠  
贊衛冒年入屬者永停舉受教以為冒屬者雖經察上職而登第降屬  
四館立法已詳今宜申明糾察族親衛可依右例施行但忠義衛則功  
臣子孫例屬不可限年若業儒而不專於學自少入屬隨番出入為躁  
進之計者雖實行六品亦宜分館且階窮者授准職自有大典之法今  
不可別立他條但該曹於除授時視其踐歷多少量宜除授為當女樂  
雖非正樂然我國家自 祖宗朝用之已久仍舊無妨又議訓鍊院習  
請官兼屬忠順衛並用其仕濫授加資果甚不當但因循為例授階者  
多且經赦宥今不可一一追論為罷其職只改濫授之加為當 命並  
依議施行○癸酉 御朝講司諫尹耕掌令尹希仁啓三浦守令濫爵



事希仁又曰金荊寶等今爲宣傳官不正之人不宜近侍請改正尹耕又以女樂事啓之皆不允○傳于政院曰儒生則庭試或直赴會試及殿試勸獎有條而武士則不然無勸獎之意我國三面受敵武才宜先肄習藝武人依儒生例課試可也但閑良及外方人奔走赴試則恐致紛擾政院啓曰上教至當武班堂下官則試射閑良則無此規請令閑良以片箭鐵箭試之直赴會試及殿試且火炮倭野人所不知真破敵之具而破陣軍頃於廢朝逃散殆盡傳習無人至有以隔木倒衝其腹而死者自今以後破陣軍請優給祿俸以勸之允軍器並須鍛鍊傳曰破陣軍依祖宗朝例優給祿俸可也武士依儒生例則恐致紛擾鐵箭片箭不須用之於試場○同知中樞府事呂允祐奉政院啓曰允祐節操清介國耳忘家前任平安道節度使盡心防禦及爲全羅道水使虜倭奴寇邊長在海上因此嬰疾今其卒也家無甌石不能歛葬請厚賻以獎清介忠勤之節傳曰考前例以啓政院啓曰前例只賻經筵官而已傳曰特異之人固宜殊賜特給米太并十五碩布百五十匹允祐判書自新之子自新亦武人清簡勤儉人謂允祐有乃父風嘗牧坡州民思遺惠來祭柩前○御書講○大司諫崔淑生等啓曰三浦鎮將濫爵事臣



等時方論執而大臣啓之以命牌促行是上導 殿下以拒諫下不有

臺諫臣等不能盡職故事至於此請避嫌傳曰以臺諫論執鎮將未赴

三浦以空慮其疎虞問于政丞荅曰 成宗朝以命牌召送有例云此

豈上導拒諫下不有臺諫其勿避嫌仍啓曰以邊方以空促送鎮將可

矣監授官爵不改而遣之者非也臺諫為人主耳目人主之過所當

極諫而大臣以為傳教與臺論有輕重是大臣不有公論為此操弄之

說也其曰赴任後可得改正此欲終不改之計請推問傳曰邊方以空

故大臣慮此啓之不須推問○禮曹考漢明帝臨雍拜老橫經問難之

儀以啓傳曰博考諸書及五禮儀注與大臣議之折衷今古以啓○大

司憲權弘等啓曰大臣以為臺諫雖論執而以傳教促遣則固有輕重

臣等聞之不勝駭愕 成宗朝雖有此事出自宸衷非太臣導之也

詳推大臣傳曰爵賞雖似猥濫而大臣建議為鎮邊措置何至推問邊

將亦臨行不可改正且事有不得已則監爵不足計之何必改正臺諫

合辭啓曰臣等非以大臣失於措置時方論劾而啓 上以命牌促往是

不有臺諫不啓人主拒諫之漸故欲推之耳累啓不允○禮曹以對馬  
島敬差官尹殷輔賈去事目書啓云貴島之人初投三鎮始留六十戶



年紀寢遠生齒漸繁非但其地狹隘奸細之徒孽牙其間冒法干紀者  
徃徃有之故前世累移書貴島令皆刷還足下之先祖父亦知初約皆  
聽順無違遷延事故未及舉行迄今遂成滋蔓不念卯育之恩漸長驕  
傲之心其橫恣之狀近日尤甚去丁卯夏因平時羅還具由通諭至今  
不報無乃中間匿不以傳耶抑足下雖獲書而慢不加意耶亦將經營  
尋捕而未及耶倭奴因此扭於無懲日益驕橫去戊辰冬又值熊川縣  
人取材于加德島群倭乘其不意殺害九人衣糧器物盡奪而去又於  
今年三月二十日濟州人載貢馬而來將泊于甫吉島倭船五隻竊發  
賊害六人刃傷十餘人所持衣服糧物及牒文皆劫取邊將追擊一船  
勦殺十七人其奪去物件及牒文俱得無遺餘船四隻則躲脫而走未  
及尋捕是必三浦倭人或貴島居倭所為如此之徒在我國為負恩之  
賊在貴島為賣主之奸足下所當驚心惕慮且思彼此利害急捕加德  
島甫吉島賊倭等一一抵罪以著足下向國之誠戢下之威不勝幸甚  
如其不爾三浦居倭亦依先世舊約六十戶外並皆刷還毋令奸細作  
慝搆豐為萬世永好之道不亦善乎夫少之事大當以誠無偽足下居  
國東邊世修隣好久遠人欺詐之事宜審察以通使毋容偽弟念遠地



居人受圖書距今已踰五十餘歲者頗多初受圖書時雖年僅三四十  
歲者計今壽亦不下八九十其中死亡必多而歲遣不絕是亦中間奸  
人所行詐也足下何不審察而猶給文引以通耶○御夕講○釜山浦  
僉使李友曾鹽浦萬戶李珣熊川縣監曹潤孫拜辭○甲戌領中樞府  
事朴安性啓曰臣得病時蒙賜藥餌以至不死今則試步可行故敢來  
謝恩傳曰其勿謝恩 命賜酒○臺諫合司以請推大臣及曹潤孫  
等加資改正事極論之並論金荊寶等事不允○庭試儒生孫洙居首  
給四分金庾信居次賜柳文一件○乙亥臺諫累啓前事不允○丙子  
兵曹啓曰武士勸獎與儒生不同雖不摘奸春秋都試給仕中日習射  
給箭竹歲抄通計別仕受職勸獎之道至矣傳曰閑良並試之則必致  
紛擾其令侍衛軍士試才○臺諫啓前事不允○司憲府啓曰風聞楊  
根居幼學睿致亨身死已久其老母獨居一日其家失火燒死骸骨無餘  
而奴僕自在無焦爛之狀雖無情而不救火固當有罪况若有情則罪  
不容誅事於疑請遣行臺推鞠禮曹佐郎南襄積材木於積城士族  
家近處令女奴守之女奴爲其家奴妻一日女奴報曰材木為野火所  
燒襄欲徵于士族家呈狀刑曹移文積城士族家孀婦方在衰服縣監



囚牢獄至四十餘日云請令楊根下去行臺並推積城縣監而刑曹及南慶以本府推之傳曰可○副提學李世仁等啓曰以曹潤孫等事臺諫侍從方論而不見已爲拒諫大臣又從而進費牌促遣之言其引君當道者果如是乎建議既誤而又如籍臺諫之口使不得言此近古所無之事臺諫所啓甚當當速聽納傳曰彼三人堂上非無名而濫加也爲邊事也其後大臣舉成宗朝故事促令赴任者以邊方虛疎故也何以推之彼守令者亦皆發程又何更改政令不可如是煩數也○丁丑御朝講持平金漑獻納柳溥啓前事不見漑又曰二月望前連雨土脉融溇不能耕種其後大旱種不入土兩麥方茂而亦將枯槁國家本非富饒雖一年凶荒必不能支朝士頒祿則已矣脫有邊事將何以應之水旱之灾堯湯所不免而其不爲水旱所傷者以有備灾之道也其在祖宗朝或於禁中禱雨請躬盡側修之誠以弭旱乾之灾○政院啓曰持平金漑啓近有旱徵宜悉備灾之道請稟傳曰備灾節目今該曹磨鍊以啓○臺諫合司論曹潤孫等事曰傳教以爲大臣憂慮邊事爲之措置耳臣等則曰不然實爲備邊措置則一般邊將而東萊縣令金友曾曾已除授未聞催促赴任獨於李友曾等三人方被臺論之



時親啓促送是欲固執己意沮抑公論使諫諍之路杜塞而然也其於  
國家設臺諫之意何哉請勿饒大臣速推之使之懲艾又論金荊寶等  
事不允○繕工監提調閔孝曾沈貞等啓曰營繕六十餘所故始役已  
久至今未得斷手是臣等未能董役之所致待罪昨日營繕處  
摘奸故也傳曰勿  
待罪○御晝講○御夕講○傳于政院曰今見江原道觀察使李繼福  
書狀則鐵原安峽今月初四日地震云前有比變今又有旱徵不知其  
咎徵之應也固當恐懼修省而心甚未安何以處之政院啓曰災變之  
作不可的指其徵自古帝王之於災異必側身修德轉禍為福深念此  
意則自然合古之道而災不勝德○副提學李世仁等上劄曰南方鎮  
將附堂上事臺諫侍從方論執不可而特 命召促赴臣等深駭 殿  
下蔽於大臣之私執而廢棄公論至此極也夫一人之聖智不能獨運  
而必資於廟堂廟堂之籌畫不必盡得又有言官以爭其是非衆議調  
劑國是乃定非故相為異乃所以相濟也今此事雖云大臣謀邊之策  
而深究弊端斷然有大不可者國論方騰咸曰可改為大臣者固當不  
執已見務循公論而設為君命臺論輕重之論眩惑 上聽得遂私計  
大臣之用心固如是乎上導下以言而不敢有其威下諍上以正而不



容計其勢此明主之含容誘掖長旺士氣而爭臣之敢言極諫維持紀  
綱者也豈可論以輕重使不得盡其責乎若不顧是非不恤人言一以  
君命為重斷然行之而不憚則公論永廢兩喪邦之源實兆於此寧不  
懼哉今也二三大臣托謀國之名建非常之議而陰為施恩樹私之地  
殿下燭知其非而苟為順從至於抑公論廢諫職猶不以為意大臣  
之建議人主之誦今日出而無窮後有所失雖萬萬有大於此者孰敢  
言之哉大臣弄權之漸已著國家危亂之幾已萌臺諫坐失其職言  
不得行尚復何為如使諫職不可廢 宗社不可忽則但當速治大臣  
誣罔之罪亟收鎮將濫授之資傳曰加資事大臣為邊鎮措置而臺諫  
曰不可議論不齊莫適所從今見劄子云國論旁騰咸曰可改所謂國  
論朝廷之謂也而大臣所為獨非朝廷之事乎○宗簿寺啓曰德恩監  
種呈單字曰種以良女李非作妾率居今月初五日李昌臣妻率男人  
十五名女人七名乘轎來突入寢房種及妾李非衣服赤奪曳出結縛  
男人等持杖亂打割取頭髮不但此也李昌臣妻自持刀刺種左手第  
二指云李昌臣妻私婢鐵非呈狀曰婢之子李頰去丁卯年被罪全羅  
道康津官定屬後聞頰妾李非潛奸他夫今月初五日親往李非家則



李非與臣女之同姓八寸孫德恩監同寢故兩人頭髮斷取之際德恩  
監率奴子四十餘人各持大杖曳出街路以八寸孫歐打老祖母李非  
則以子妾與德恩監同謀歐打之由請並推云鐵非乃寺提調雲水君  
孝誠同生妹法當相避請移他司命移刑曹推之○正朝使戶曹參判  
韓亨允還自京師○戊寅 御朝講大司諫崔淑生執義趙舜啓前事  
不允○全羅左道水軍度節使李宗仁斬賊倭十三級馳啓傳于政院  
曰將此啓本示三公議褒賞○御書講○大司憲權弘大司諫崔淑生  
等上劄曰自古有國家者設臺諫以寄耳目允朝廷得失用人當否使  
皆得以爭之蓋欲伸公論而培元氣也故方其論事也雖人主之威有  
不能奪非其威不能奪也以公論所在不可抑也人主所不能奪不能  
抑而宰相務行己意敢抑奪之使臺諫縮手不得有所彈劾則其弊必至  
於公論熄而私意勝大臣專而主勢孤其國豈不殆哉近來臣等駁李  
友曾等加資事彈論方興而大臣托以邊鎮以虛啓 殿下以親命促  
遣脫友曾等於彈論之中箱臺諫之口於方張之際其不有臺諫不畏  
公論甚矣不意 聖明在上而大臣以拒諫遂非之說巧導 宸聰一  
至此也中外聞之孰不駭愕他日用人失當圖事乖宜臺諫有所論執



而殿下亦不以爲恤但促行之既行矣而曰事已行矣不可爲則是公論終不得伸過舉終不得改危亡之禍實兆於今日一言之非思之寧不寒心此臣等所以請推而己者也且鎮服邊夷在乎實而不在乎形在於將之賢否而不在于爵之高下今以友魯等三人皆授堂上加一時差遣是在我無鎮服之實而遽示慄虜以疑動之形此果策之良者乎臣等伏閣累日請改濫爵而殿下偏主大臣之議諉之以業已行之是大臣得售自專之術而殿下獨受拒諫之名臣等竊爲殿下痛焉伏望殿下推大臣以伸公議收濫爵以重名器傳曰三浦鎮將前於經筵有欲以堂上差遣者予意以爲在人而已故許令堂上堂下官交差矣其後夫臣曰成宗朝亦有以僉正副正陞爲堂上鎮禦邊圉云且今者倭奴不順故令陞秩遣之邊事予何知之與大臣共議處之不可改也弘文館亦啓之且曰爲臺諫者但當遵守舊章掌令尹希仁正言崔命昌前於經筵啓以堂上差遣之意大失事體何以任諫職乎請迺差傳曰臺諫被論於弘文館則適之有例今亦可迺○巳卯御朝講持平權福正言柳沃以大臣推考李友曾等加資改正金荊寶等罷職事啓之不見○傳于政院曰李宗仁又加一資促遣宣慰



官從朴元宗議也○大司憲權弘大司諫崔淑生等將前事啓之又曰  
今聞李宗仁又加一資雖有異功十日之間不應再加奈何不惜名器  
一至於此傳曰宗仁事言之甚當邊將有功不獲已以加賞之左議政  
議宜特加觀其議則可知餘皆不允又上劄極論不允○御書講○副  
提學李世仁等上劄論請將濫授之加大臣非義導君之失不允○御  
文講○庚辰御朝講司諫尹耕掌令金安國將前事啓之領事成希  
顏曰近者邊將撫御失宜故倭奴益肆桀驁恣行剽竊未聞有邊將斬  
獲之者今宗仁之事人皆快之固當褒賞然既一授加則今雖捕獲之  
多似不可疊授往在 成宗朝姜漬以高山里僉使野人圍城作賊漬  
開門迎擊斬獲殆盡其時大臣請特加賞之 成宗曰予非惜官爵若  
喜邊功則恐邊將有邀功生事者不許之且武士與年少文臣皆云倭  
奴可伐此不思之甚也雖有獻征倭之策者請勿聽從唯使器械精銳  
關防益固期待十年或至二十年則可無虞矣今之言者以為以倭料  
之費為軍糧則可以征之然前朝末崔瑩良將猶不能制豈可輕犯哉  
且彼雖無識亦有天性豈無是非之心將得其人則豈不心服崔命全  
為釜山浦僉使不受賂遺倭奴咸稱之曰崔僉使此亦一驗臣意以為以



命全叙於東班使他人有所激勵可也○傳曰凡收議者欲觀群議異同而裁斷之也今之議者類皆雷同殊無收議之意此必史官傳說之也如賓廳則已各家收議時其令史官勿如是也政院啓曰令史官勿傳說者亦成宗朝故事也○傳曰曹潤孫等堂上事予意亦以為無益故已令交差大臣謂當差遣堂上予意猶未愜更問于府院君以上則其所云亦如是衆議既定故從之今也臺陳侍從皆以為不可此事固無關於利害然於朝廷之意何如前日建議大臣則方被劾必難之矣召政府東西壁與六曹判書判尹以上更問之○傳曰崔命全事若實如所啓則該曹當自薦用前既以表裏獎之今不可加賞也○臺諫合辭啓前事傳曰邊將堂上事當觀廷議處之李宗仁加資事更思之數日之內不宜疊授其改之餘不允○金應箕議曰鎮服倭奴在於得人不在職秩高下三浦僉使萬戶及守令依舊法例為當僉使等雖已赴任倭奴既見儀章而還改亦不妨權鈞李季男李諱申用旣鄭光弼李址金詮等議略同傳曰今觀群議皆如是鎮將等堂上其改之但李友會則已授階梯職勿改其餘皆改正而曹潤孫則仍任李珣則適授京職史臣曰潤孫等事下批翌日臺諫論執至於合司伏閣弘文館亦



逐日論啓幾一朔始得蒙允 上初不欲授特牽以朴元宗柳順汀留  
難至此○下掌令望于臺諫曰吏曹以金世弼申錦尹世豪擬望此皆  
可當然每以此人等輪差不以未行者擬授聽言未廣用人之路亦狹  
且於外官豈無名士欲陳其所蘊者然不在其位則必不敢言耳以此  
命改則銓曹又不以未行者擬之以韓效元趙玉崐備望曰玉崐乃其  
次人也此外無人云若無此人則掌令其可闕位耶予雖不言爲銓曹  
者固當廣擇注擬而今獨擬二人苟若廣擇豈無其人非但此也前者鏡  
城判官金胤文適差時司諫院言前日擬望者皆不合予令吏曹改望  
徐社外皆以前望擬之凡臺諫守令入所不欲故如是歟未可知也政  
曹如是矇矓啓之於卿等意何如卿等適會闕庭故言之臺諫回啓曰  
臺諫弘文館本皆擇差而人才有限故 祖宗朝亦更相注擬耳今觀  
世弼等望則果精擇矣 殿下欲廣收人才其意甚善韓效元亦皆可  
人也但職秩不相當故吏曹必如是然吏曹只擬二人而曰玉崐  
其次也其言必有後弊傳于政院曰掌令可當者多而吏曹  
只擬二人曰此外無人云其於用人之際有操弄之漸其推之○臺  
諫啓曰柳雲爲掌令金淨爲弘文館副校理是二人才器則無可議也然



柳雲甲子年金淨丁卯年登第者也不可驟陞請皆適之傳曰迺之  
御書講○御夕講○下書于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李宗仁曰分閩之  
倚重在得賢將臣之忠貴於禦侮蠢茲倭奴狗鼠之輩潛入邊疆屢肆  
侵掠惟卿審機應變克獲密財不亡一卒再獻首馘壯我邊圉振國威  
靈予甚嘉焉茲特加卿一資賜金帶一腰絃弓一張大箭磨箭各一部  
弓佩矢筒一部又遣吏曹正郎尹殷弼賜卿宴慰以表予褒賞之意卿  
其體之益勵不怠真我邊氓使無南顧之憂○以申錫為司憲府掌令  
尹世豪為弘文館應教柳雲為校理李思鈞為副校理成世昌為司諫  
院正言金瑛為修撰許遲李彥浩為副修撰金希壽為博士閔壽千  
為著作○辛巳 御慶會樓觀射內禁衛許光弼居首 命加一級○  
大司憲權弘大司諫崔淑生等合司請推大臣又曰義禁府以柳涇錄  
案事移文于本司而非但不為照律事于人等亦未盡得情請推義禁  
府官吏且旱氣太甚今方 聖上敬天祈禱之時請禁新及弟遊街憲  
府請並禁持瓶酒者大臣事不允餘皆依啓臺諫又啓曰鹽浦萬戶李  
珣授京職則徒為驛路紛擾因任甚便習讀官等用心詐曲請罷職况  
會寧府使崔漢洪濫加洪洪等盜受事亦發亦不改尤為不可豈可



以盜竊官爵而儼然在任乎傳曰李珣則既已改堂上不可以副正為萬戶雖已赴任不宜仍授崔漢洪則今雖差遣他人亦必以嘉善不須改也○壬午 御朝講持平金旣正言柳沃以推考大臣李珣仍任習讀等濫加事啓之不允旣又曰人君居九重之內田里休戚軍卒徇殘何以知之軍卒逃散居半虛額猶存脫有兵事則用之實難廢朝時雜色軍士兵曹分定各司為丘使其風至今猶存非但此也正兵選上代立者濫徵其價請令本司糾檢○傳于政院曰選上價隨市價低昂事曾已議定衛將及兵曹率軍士事教者皆論以私罪正兵代主依選上例立法事議大臣○聽輪對工曹佐郎金瑋曰今方農月旱魃為虐慎災之道當恤民力請停不緊營繕司贍寺僉正李元純請蠲減水軍未納之稅○政院啓曰連歲旱甚兩麥不實恤刑等事不可不舉請因徒不關者疏放且於各道下諭憂旱之意守令或以私怒違法囚禁者令監司摘奸馳啓傳曰可○御晝講講至李固上疏曰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侍講官尹世豪曰此言 上須體念方今倭奴有不順之漸且有旱乾之災 殿下當思正心之功去邪用賢扶植朝廷元氣則寇賊不足畏旱災亦可弭李



固黃瓊直言之士而竟為邪倘所搆邪倘之讒搆直士古今一律頃者李益啓事不於政院私自密啓第因 聖德高明不從邪論若從其啓

則士類一網打盡如此奸革當宜痛懲司經金希壽曰尚書者今之政院也雖有不軌之言必於政院啓之若於密處乘間啓事則朝廷之事

非矣○臺諫啓前事皆不見○分遣御史于四道察濫刑濫囚不法等事及農事因早○御夕講○傳曰今當農月元陽不雨豈無所自近來

官吏不恤刑獄枷杻鞭撻或及無辜滯繫牢獄動經旬月不但此也凡囚家僮勿令直報具罪狀名數報仰曹載在續錄而官吏慢不奉行甚

者督令各司抄報不緊小事皆移報以致騷擾愁怨之至足以召災今後事干重罪及不得已察鞠人外一應輕罪隨即決放毋使滯獄囚家僮

亦依續錄舉行○癸未 御朝講執義趙舜獻納於溥啓曰近來旱甚九營繕一切停役昌慶宮古慈壽宮及緊關處外請皆停罷從之○以

旱灾避正殿禁中及街巷並禱雨○御書講至綱目東漢紀五月早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消灾之道於周舉舉對曰陛下廢文帝光武

之法循亡秦奢侈之風檢討官洪彥弼曰此言真今日所當體念近者旱灾太甚豈無所自 祖宗典章載在方策而未盡舉行廢朝餘習猶



有存者今雖避殿宜加敬謹之念無少間斷昔周宣王承厲王之後以  
側修之誠旱不能為灾流民還集 殿下奉廢朝之餘能盡側修之誠  
則灾不勝德今之旱灾所以堅 殿下心也更加應天之實典經閱壽千  
曰彗弼言至當古人云應天以實所謂實者誠也凡朝政得失下至民  
間疾苦雖未盡枚舉以誠格之則灾變為祥矣○臺諫啓崔漢洪等事  
及李珣事傳曰李珣事不允崔漢洪等事已令大臣議之○慶尚道觀  
察使姜渾馳啓對馬島主宗棧盛今四月初六日死○傳于議政府六  
曹曰允議得者欲觀衆意何如近來議得率多雷同殊無廣收之意今  
後勿附會他議各以其意獻議○傳于刑曹曰續錄內上書者雖非條  
陳時弊或因國事而枉被非辜或是非難明而刑戮及身者外訟田民  
財產及允自已辨正等事作為疏章者禁斷雖于自已迫切重事如工  
商僕隸鄉吏驛吏卑賤之人只許上言勿許上書事已有其法近來不  
緊之事紛紜上書不可比等法條申明舉行○黃海道文化縣雨雹大  
如鷄卵田穀多損傷○甲申 御朝講講至春秋大饑傳曰或興工作  
以聚失農之人領事成希顏曰臣嘗赴京觀之欲興工役聚糊口之人  
飲食而役之我國則不然一以軍民役使若凶歲加之以興役則民不



堪苦宜罷土木之役以培邦本司諫尹耕持平權福啓前事不允○訓  
鍊院叅軍禹鼎範將試官意啓曰舉子中有講周易者文科則倍畫矣  
武科未有前例請取稟傳曰依文科例○禮曹啓曰對馬島主死考前例  
則島主死而新島主立遣使我國必求圖書後國家遣致慰致奠兩使今  
者敬差官已登途何以處之傳曰島主處遣使吊慰事令府院君以上  
議之○柳洵議曰訓鍊習讀官兼屬忠順衛並計其仕受加者果猥濫  
勿論堂上堂下官一槩改正宜矣但崔漢洪柳壽童等才器相當受邊  
將之任今若改正則當迺本職代其任者亦不易得且濫加事衆人通犯  
年月亦久雖不追奪未可謂法未行也正兵代立價曾有定數其濫受價  
物者論罪亦有法今當舉行此法而已金壽童朴元宗柳順汀盧公  
弼成希顏朴捷等議略同鄭眉壽議曰以習讀求屬忠順衛濫受仕  
加者既皆改正漢洪等雖邊將可用之才獨此不改非立法畫一之  
意矣傳曰崔漢洪等事今觀群意皆欲勿改而欲改者只一二人故從多  
正兵依前例勿令代立假使有役處代立者依選上例○御文講○府院  
君金壽童右議政柳順汀等議曰對馬島主死則待計告宜遣吊慰  
使敬差官尹殷輔之行可停且遼東大人賀永所求至少造送



不好○乙酉 御朝講○大司諫崔淑生掌令申錦論前事不允淑生

又曰前年失農今年旱甚民無農糧前已抽柱分遣御史以按貪汚其

餘四道請並分遣按檢不法傳曰可○政院啓曰各官米糶雜物儲于

官廳御史皆以犯法書啓卒無左驗官吏被罪其令御史撤其大綱

覈為便傳曰可○傳曰近觀囚徒案皆不以滯然其中恐有日以者囚

徒及收職牒罷職人書啓欲與大臣議疏放永嘉府院君金壽童左議

政朴元宗右議政柳順汀吏曹判書申用漑兵曹判書金應箕刑曹判

書金詮等議叙用者四人職牒還授者四十餘人矣獄囚則時方○御

書講○兵曹磨鍊李宗仁以下軍功啓曰一等加三資二等加二資三

等加一資並資窮者代受毋得疊授鄉吏一等免鄉二等已身免役三

等限三年免役賤人一等縣布十五匹二等十匹三等五匹節度使唐

表裏一襲虞候加資陞堂上 命議于大臣柳洵等議捕倭軍功論賞

依磨鍊施行為當 從之○丙戌 受朝參 聽朝啓臺諫啓崔漢洪

李珣等事不允○御朝講掌令金安國曰近來避殿減膳而旱災猶甚

豈無所召必有刑政之猥濫軍卒之彫弊須廣取衆論庶知弭災之道

臣思之京中軍士保人盡定自隸雖同居父子亦未免焉究在必多請

臣思之京中軍士保人盡定自隸雖同居父子亦未免焉究在必多請



停之領事成希顏曰臣觀習陣允將帥率皆不知兵家應變臣於宗朝觀之列暨小旗令爲將者各就其下以驗能識形名與否時常習之請依前規考察安國亦曰令武臣隸習兵書傳于政院曰掌令所啓廣取衆論之言甚合予意即下求言傳旨可也即位以後因災求言非一而迄今未聞茲意并及之自隸事臺諫大臣之言皆是即收議改之令武臣勿論堂上訓導兵書習陣等事並皆舉行不能者懲罰節目議啓○傳旨天人之際相與無間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咎懲之作豈無所召予自即位以來憂勤惕慮恐不克負荷今當農月旱魃爲虐麩麥焦傷播種愆期今乃避殿減膳痛自刻責夙夜思愆罔知其由豈政治有關而德未下究言路未廣而情未上通刑罰失中而獄多寃滯工役妄興而民多怨咨用舍失宜而邪正混進享祀不潔而百神不歆歟欲修弭災之道宜求讜直之言允寡躬闕失政令臧否民生利病極陳無諱言而可採則採之雖或不中亦不加罪頃者屢下求言之教而無一人實封以聞豈上下修省以答天譴之意耶咨爾中外大小臣僚各以所聞悉陳時弊條上封事以副予敬天勤民之意○御書講○御講○丁亥左議政朴元宗啓曰臣備員都堂四年于茲近來被論於臺



諫而甘心受之未即辭免臣本以弓馬發跡豈宜此任前者以新服之  
初未能強辭今則即位已久國事已定敢辭傳曰國家今方多事大臣  
豈宜辭職○大妃命減膳大殿減膳則諸殿亦減之例也而該官難於  
啓請至是 大妃聞之亦命減臺諫以崔漢洪等事累啓不見○戊  
子左議政朴元宗啓曰臣於昨日已啓辭職之意臣才器不當只以功  
勞得拜是職心甚未安又罹渴謫願得辭避以保殘軀臣雖為府院君  
之職亦當預聞國事自古帝王之於功臣不任以事者有之 殿下之  
待臣也小過猶寬假之後有大過不得已貶逐則亦 上之累德也請速  
濫之累辭皆不見○臺諫啓前事不見○忠勲府啓曰前例王子君雖  
無功皆錄勲籍今則何以爲之且靖國定難功臣不可並錄於一冊請  
兩件開刊何如柳房金滙李惟清今皆被罪遠謫並錄與否取稟傳曰  
王子君並錄之可也柳房等三人時無前籍之教何以不錄乎○忠清  
道觀察使曹繼商狀啓沃川幼學金建性本純孝年二十母沒廬於墓  
側每以喪服伏于苫次齋粥三年終始如一哀戚所極遂成疾疹瀕於  
死域父兄憐之諭以節哀涕泣不從家距廬所僅百餘步一不往來雖  
廬外亦未嘗出入與人言唯喪事而已不以他辭後祖父沒以為嘗見



養於祖父欲服衰行三年喪父兄以非禮止之行心喪惟謹又遭父喪  
不離墓側寢苦枕塊朝夕哭泣几喪制一遵家禮孝行一鄉皆知下禮  
曹○巳丑 御朝講是日大雨多風拔木屋瓦皆飛○庚寅御朝講○  
都體察使宋軼來復 命仍上茂山豐山移排地圖及救弊之策傳曰卿  
遠路勤勞徃來邊事又詳啟之予甚嘉焉賜角弓一張蓑衣一事○宋  
軼書啟事 命議之盧公弼議軍糧儲費事並依所啓令該司磨鍊施行爲  
當柳順訂等議軍卒不精果在鎮將賢否擇有才幹廉謹者差遣使之  
撫恤鍊習射御其最有成效者令觀察使節度使同議抄啓褒獎違者  
重論且咸鏡道各場牧馬匹元數不多以此前日只給百匹其貧窮軍  
士得馬者蓋寡令該司磨鍊量數加給祿俸絲布亦令該曹趁時入送  
爲當朴棟議不用官軍器藏於官庫無益可分給軍士但分給軍士之  
數令其道節度使磨鍊以啓且膠則所產各官令該曹磨鍊分定入送  
柳順訂議阿吾知堡還移舊基甚便但堡屬軍卒六十餘戶令隨堡還  
屬慶源則慶興以爲單弱然此元是慶源鎮人民其軍卒宜隨堡還屬  
慶源文川高原富寧慶興穩城等地入居在所不得已但事有緩急文  
川高原比富寧慶興穩城稍緩宜於富寧等三鎮爲先抄入去辛酉年



欲徙邊曾抄下三下道居民四百戶去今已以流離逃亡者必多時存戶更詳點閱准擇三百戶富寧五十戶慶興一百戶穩城一百戶待秋稔分入以實之文川高原則待後年視歲豐穰量宜抄入北道節度使營屬衙吏居鏡城府者二百九十名若除其半還屬本府則不得已以他鎮軍士充其所除之數他鎮還受其弊今只抄閑良衙吏四十名給本府甚當咸鏡南道富實人民二百戶分入富寧會寧兩鎮果當辛克武前爲北道節度使時見邊民流徙南官者多抄其許接人啓聞其數不少以此分入則非徒兩鎮軍戶自實後日流徙者自戢許接者亦有所畏懼而不敢爲若許接應徙者不准於數則以他實戶依數抄充爲當鹿屯島沃饒可耕但造山堡戍卒皆是水軍率皆殘劣備敵之具亦疏若於耕作之際脫有賊變必被搶擄計其利害不如仍舊禁耕浪城道安等浦虛設防所無關備賊果宜革罷其水卒作陸軍南道入防端川軍士移防北道等事實爲便當凡軍士戶首有闕則以保人陞爲戶首毋使絕戶此軍籍事日本意也若騎步正兵甲士移屬他役者並皆仍給舊保則必有絕戶者其法應完聚者外勿給舊保爲便鏡城以南各官人民許接六鎮逃民者不爲禁斷則六鎮漸至虛疏實爲可慮令本道觀



察使詳審推刷並於陸鎮全家入居後自首者免罪安邊等各官軍士助番之苦果如所啓然各鎮堡防禦緊歇及成本增減未易遙度自十月至二月除助番自三月至九月疏為七番便否令本道觀察使節度使商議啓聞後更議施行咸鏡道軍戶不敷其投屬鷹師等役者及冒屬忠順忠贊衛者並除下隨其實不實分定軍士戶保歲貢生徒亦除上送充軍平安道亦依右例施行咸鏡道各驛殘廢故以騎步正兵定為館夫相適立役以此赴防軍卒減少可慮然下三道驛子富實者亦抄入居恐復弊生仍舊似便前此本道節度使觀察使以甲山積生之地為諸鎮堡要衝請設行營今觀宋軼所啓積生去諸鎮俱遠緩急不能相救惠山鎮扼賊噤喉實是要害之地况節度使留防于惠山已久宜於此建行營增置戍兵高大其城以壯形勢柳順訂等議益盆勿加設事龍城杜德源府仍屬事六鎮黃毛羔毛等小小貢物觀察使收合都納事並依所啓文魚大口魚移定事往年還上蠲減事土豹皮狼尾依狸狐皮例限數年貿穀事則該曹曾依本道觀察使所啓文魚已於產出官移定大口魚以所產鯉魚代納土豹皮狼尾限五年貿穀補軍資還上勿令督徵視歲豐凶漸次收納事受教行移今不必更議生



梨麝香其數不多亦令該曹磨鍊限年權減皆從之○臺諫啓曰反正  
以後盡革弊政而猶有未盡者故啓之續錄有宣頭案付奴婢勿許爭  
訟陳告人勿聽之語廢朝公私賤及良民驛子皆厭苦役投入內需司  
司奴與守等稱甘露寺奴婢並皆案付收貢反正以後改之猶未盡若  
文記分明則還給本土其餘公賤良民驛子猶多仍舊請盡刷出以補  
軍額又啓曰大典云魚箭給貧民收稅而今則半在內需司半給宗室  
大臣夫人君自有惟正之供大臣亦有自奉之祿不可與民爭利請依  
大典施行傳于政院曰內需司多有公私賤良民驛子則依所啓推刷  
事言于臺諫即位以後必無如此投托事矣其甲子癸亥年間投屬良  
人及公私賤皆已刷出文記亦搜探燒毀于政院今宜更加推刷魚箭  
事大典雖有給貧民之法自 祖宗朝其來久矣不可改也○辛卯  
上有感冒證承旨史官等問安 傳曰證候無異但不緊耳○左議政  
朴元宗啓曰臣累日啓請已審 上肯然而自知無才德不合重位故  
再煩 天聽夫三公之位不可冒居而 上亦不可以私恩任之計私  
恩與朝廷輕重則臣之所啓可否自判矣臣稍知古事則何敢強辭如  
此玆且轉明會於 光廟朝三為政丞不過一年三已之其辭於 世



已已

祖曰待臣有過然後不得已繩之以法則於事體豈是乎臣之辭職不  
 特此也恐污朝廷名器晝夜惶恐 傳曰 世祖朝韓明澮三為政承者  
 以有功德也卿有功德勿辭○對馬島敬差官尹啟輔到忠州聞島主死  
 留待見有旨乃還○兩司啓魚箭事傳曰內需司本無魚箭但自  
 祖宗朝為祭祀咸興地只有一處○傳于臺諫曰內需司果有投屬公  
 私賤及良民則不可其自乙卯年至丙寅年八月所屬奴婢振脚細考  
 若公私賤明白則許令分給可也魚箭事考諸內需司則廢朝時有之  
 今則已革臺諫無乃誤聞耶且自 祖宗朝頒賜宗宰各司魚箭今若  
 改之是不遵 祖宗之法也雖仍執用之亦不緊之事况與百姓分半  
 則是與民共之也○政院啓曰 文昭延恩兩殿親祭執事已具但 上  
 體未寧雖明日快差齋戒沐浴祭日夜半行事則恐勞動 聖體傳  
 曰感冒證歇 陵祭亦未行欲觀勢親祭兩 殿耳  
 五月壬辰朔左議政朴元宗再啓辭職 傳于政院曰左議政近來固辭  
 予意以為三公不可輕改况臺論之後辭免尤不可於政院意何如政  
 院啓曰左議政固辭之意未可的知古人以大功之下久居為戒寧非  
 茲意耶政丞雖如此辭之 上當以伊周責望共致太平而已傳曰



卿固辭故問于政院政院云當以伊周責望共致大平而已政院亦豈  
以外貌言之卿有伊霍之功事予如成湯宣帝安心輔政可也○御  
史尹希仁來復 命以江陰濫囚事及載寧烟戶軍二百六十二名抄  
發山行信川縣布一百六十五匹海州私奴下通事千三百餘人刑訊  
者一百二十三人等事啓之○臺諫啓曰見戶曹移文有放生魚箭興  
魚故昨日啓之因啓曰 上教以爲魚箭 祖宗朝之事不可改臣等  
以爲雖 祖宗朝事今既爲弊不可因循况食祿之家與民爭利乎且  
此事非皆出於 先王朝其於廢朝亂政之時賜給居多請速還輸以  
業貧民傳曰放生魚箭非內需司所有乃屬于新本宮因給奉保夫  
人臺諫不詳察言之但宗宰各司則自 祖宗朝例頒賜不宜追奪○兵  
曹啓曰別侍衛甲士給祿之事甲士則平安道迺兒二百咸鏡南道五十  
三北道一百四十七分給令其道鍊才薦狀下批給祿其餘各道則不  
分定迺兒各番鍊才仕數曹和會磨鍊給祿別侍衛則兩界及他道並  
和會計仕給祿黃海道甲士則除番上平安道赴防故每年罷防還家  
後鍊才啓聞以是番上別侍衛甲士等仕數不得赴時磨鍊以致給祿  
稽緩使番上外侍衛甲士番內未及受祿終番時京中與利人處其祿



奉及告身放賣下去貧窮軍士未蒙實惠徒為富商取利之資黃海道甲士請依兩界例迺兒量宜分給以除番上甲士不得越時受祿之弊而兩界及黃海道別侍衛亦請依甲士例迺兒分給待其道鍊才啓聞上來一一下批給祿傳曰○兵曹上驛路蘇復之策一宗親或稱妻父母歸葬或稱沐浴受由外方往來時各驛假宿使驛吏供辦侵督者內官受由往來時多般侵虐者令其察訪驛丞報監司啓聞治罪一各道鷹子進上人各驛止宿憑其供饋及鷹食以至濫殺鷄犬且各名日進上持來人侵督驛吏今後鷹馬進上人使公路各官草料及鷹食備給一驛丞察劾等公須位田所出私自費用驛官支供取辦驛吏又多營私侵漁百端者令各道觀察使摘發啓聞重論一各道各官以賊贓馬匹及布貨驛吏題給已為恒式請令申明傳曰可○癸巳左議政朴元宗啓曰昨日伏審上意臣何敢以古人自比雖以勲功計之重位難居况才不堪任乎若恃功以居則非徒速一時之誦亦貽萬世之弊反覆計較人器不相當萬死得請而後於身安穩國事亦合近者以病受由醫云不可勞神三公之位豈可以曠乎尤願蒙兪傳曰予之不兪之意及政院之議卿已悉知而如此固辭渴證之作亦由於用心之



勞卿其勿辭元宗又啟曰臣反覆商量不合重位稍有可居之勢則豈敢如此固辭臣之至此蓋以功也臣本無學術只解吏讀而已何敢居三公之位乎居其位不為其事如尸童臣所不堪也且國家大事會議于公廨則與衆同議若獨議則其下字當否專資於翰林注書此豈三公之事如使臣因居其位則凡其公廨會議外一應獨斷之事不問於臣可矣然備員都堂不與聞國事而因居其位者臣所未聞也 傳曰

予不允卿之辭位慮予計或失及問政院議亦如是豈非公論予覽卿前日議得皆當理有何不合相位乎○有人升西軍營屋上擊鐙新本

石乙今上言主上在潛邸特臣婢家累次避接正德元年九月○臺初二日亦自臣婢家入即位未蒙天恩願從他例免賤

諫啟曰魚箭事累日論啟而不允不勝缺望頒賜宗宰不惟不合事體

又非所以重宰相之意也若重宰相則敬以體之寧可以魚箭之利導之乎

弊政之餘公私俱竭請令窮民賴此生生又收其稅以充軍國之需

傳曰魚箭令該曹相考以聞○御史李思鈞復 命啟曰坡州平山有

濫囚博川田野不墾黃州平壤二十七日乃兩御史康仲珍復 命啟

曰潭陽有縣布三百二匹淳昌有濫囚農事則前月二十七日雖兩

麥不實云○碧團僉使尹榮孫侵虐軍卒徵納縣布五十五匹欲奸定州



居盧浩女子以是懸布送之盧侯李長坤將捕治之乘夜逃走○丙申  
親祭文昭延恩殿○傳曰魚箭賜與大臣無幾朴元宗成希顏柳順訂  
以罪人之物因功賜給其他大君儀賓寡婦亦有受賜者或因給價或  
以上言敦寧府限三年給之耳此意言于臺諫臺諫啓曰 成宗朝賜  
給不多至廢朝賜與無節安足遵其弊法乎大抵上之人不可與民爭  
利雖曰大臣功重然國家既以爵祿報功又何必強奪窮民之利以傷惠  
乎且以賜予大臣無幾傳教不義之事固小可也古之大臣或拔園葵  
或去織婦夫園葵菜物也而猶拔之織婦細事也而猶去之是不欲謀利  
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古人之重民如此請還給貧民 傳曰觀該曹  
文案則貧窮寡婦有受之者寡婦之窮者與窮民無異不須奪彼與此  
諸君駙馬大臣之賜皆不可追奪○禮曹據金渭上言啓曰金渭以向  
化業文已中進士請依畫貧宣孟亭例題給向化適兒 傳曰可但以  
向化篤學至於中進士可嘉以儒求適兒士習不羨該曹不必援引前  
例啓之○臺諫以前事四啓不允○丁酉 御朝講持平權福獻納柳  
溥再啓魚箭事不允○實錄閣開閉時右議政柳順訂等啓曰今見  
成宗大王行狀當書已外薨于正寢而已字誤印乙薨字誤印覽誌文



已卯已字亦誤印乙後日請改正○政院啓曰實錄監印官請推考傳曰  
可○御書講○御文講○臺諫將前事再啓不見○延昌府院君金勘  
卒 命進素膳勘媚事昏主恩寵無比馴致崇品又秉文衡之任物論  
未快及至反正能隨時低昂不忤於世嘗以依勢奪人家舍被劾而  
上不之罪謚曰文敬○戊戌傳曰近來犯賊人率多亡命碧團僉使尹  
榮孫今又在逃此輩後現只治元罪不治亡命之罪故爭相窺避不  
唯士風不美國家亦無紀綱何以則無此風耶禁防節目可議諸大臣  
朴元宗等議曰犯罪之人亡命後現者別立科條治罪宜矣但 祖宗  
朝所無之章今不可更立○臺諫啓前事不見○憲府抄啓御史所提  
潭陽府使李祿崇昌原府使鄭玉衡淳昌郡守申經所犯至重請皆罷  
之傳曰可○上聞金勘卒素膳三時政院啓曰 殿下今日爲金勘進  
素膳待大臣如此可謂盛德事但人君何可爲臣死行素乎傳曰明日  
進肉膳○忠清道觀察使曹繼商以道內居生負李仁老等二十五人  
短喪時不拘時制喪服終喪事馳啓命依大典賞加其中身死者限五  
年復戶○己亥左承旨宋千喜啓曰實錄監印官姓名相考無據請招  
問其時郎官傳曰可○臺諫啓曰傳教云魚籥事自古如此臣等考之



於該曹 先王朝雖用私恩而止於一二處猥濫之賜至於廢朝極矣  
雖曰論功賜予大臣而廢朝奸細之徒一時怙寵以非義橫得寧可為  
罪人家傳之物而頒賜功臣乎况廢朝本不賜與大臣廢朝所無事安  
可行於聖明之時乎大抵此事之非臣等雖不啓 聖鑑豈不洞照乎  
至今留難意者必重宗室大臣而然也然大學云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今也重宗室而不納諫言親愛之辟也重大臣而  
不納諫言畏敬之辟也先儒釋之曰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其有累  
於 聖德大矣雖只有親愛畏敬之辟猶陷於身不修之病况毀棄大  
典終致 聖德偏僻教宗室大臣以爭民之利不納公論無從諫如流  
流之夷臣等將何事而觀 聖德乎諱速决從傳曰臺諫言導大臣以利  
入君寧可以利導之大臣亦豈以為利哉其言勿使爭利可也但頒賜宗  
室皆先王朝所賜因其舊而還授之此豈辟於親愛而然歟頒賜大臣  
以功重故賜之豈辟於畏敬而然耶寡婦與貧民無異何必奪彼與此  
乎茲不允○庚子臺諫啓曰傳教云魚箭事自 成宗朝賜給宗室假  
使其時枉賜二人其為後 嗣王當遵守大典而已不須拘 先王一  
時之私恩以為之法且教以大臣有功重賜給魚箭非罪人私物乃於



廢朝以非義橫得臺諫執此論啓累日不允偏僻之累恐萌於聖衷  
大抵非義之事雖先王朝所為非後世子孫強為遵守之法况賜給倍  
從於先王朝乎 聖德高明方欲釐革廢朝時事而不革此事則後世  
魚筭皆歸貴家大族民不得蒙其利國不得收其稅矣且 廢下為中  
興之主凡所作為為後世子孫之典則今雖無弊後必有弊再啓不允  
○以具壽永為綾川府院君權鈞兼判義禁府事尹珣兼知義禁府事  
安塘兼同知義禁府事沈貞為漢城府右尹丁壽崗兼判決事許遲為  
弘文館副校理宋澂為司憲府持平金淨為副修撰○光州人文孟訥  
妻召史年百五歲 命賜米十碩歲以為常○辛丑春旨宋千喜啓曰  
成宗大王實錄廳監印官乃鄭光弼尹喜孫孫蕃李幼寧張順孫朴說  
成世貞而已經赦宥敢取稟傳曰其時監印官不止此然鄭光弼尹喜  
孫朴說等招問其所以然禮曹判書鄭光弼同知中樞府事尹喜孫啓  
曰實錄印出時載字板上印見據張官負初再 見有誤則改之然印  
板多故官負更迭考閱未知此張為某負之監校而其監印則臣等四  
五人為之而有錯誤待罪傳曰日月已久再經赦宥在所勿問○兵書  
啓曰李宗仁以不多日內再度捷聞其軍卒論功有疊受者本曹不能



擅便請議諸大臣傳曰可○臺諫啓魚箭事不見○命限明年減京畿  
貢鴨子九十首從戶曹啓請也○壬寅 御朝講學令余安國曰魚箭  
事臣等累啓不見未知 上意也人君為生民作主也如有利益於民  
雖損己之有以與之猶可為也况是山林川澤之利自 祖宗朝與之貧  
民以業其生也曩在廢朝取以與之內嬖之家 反正以後以為罪人  
之物分賜功臣等家臣意謂本是貧民之物還給為當在易損下益上  
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蓋人君為民益下則自然安富尊榮矣 上  
意必以為已給大臣故難之矣然大臣食祿在益亦為國利民者也雖  
還與貧民豈有不肯者乎古之食祿之家有不畜牛羊又有拔園葵者  
皆不與民爭利也且以魚箭賜給內需司者有之 殿下若以此先於  
貧民則大臣豈可安然有之正言成世昌曰魚箭乃細民生利之  
資也不可與之大臣大臣亦不可取民之有為己之有也若是則凡民生之  
利盡入於權勢之家矣雖曰自 祖宗朝為之然 成宗善政未盡修舉  
豈可遵守一時私恩之事乎安國曰臣聞大臣亦欲還與貧民而不爾  
者其心以為臣等所啓上必聽從也如有一毫利益於民決不可不從  
也且近者冒候宿珍略無兩徵旱乾太甚雖下求言之教而朝廷承廢



朝亂政弊習積久無一人陳言者宜令在位百僚各陳所懷甚當領事  
宋軼曰魚箭 祖宗立法為生民計也 上意以為已分賜大臣不可

還收其旨善矣然臣以為還與貧民可也戶曹判書李季男在此

進會必詳知之季男曰魚箭或於諸君或於大臣或於忠勲府敦寧府

所賜多矣大典之法則給貧民三年而帝辛酉年間慮國用不足命臣

與成俊李克墩議收魚箭稅夫魚箭功役甚大非貧民所能為也豪強

者請托於權門獨專其利臣等以為與其為豪強之有子若收稅公家

以補國用於是定議令司膳寺收稅其受賜箭則只納魚而不納稅各

浦萬戶所受箭亦不收稅也大槩國家立法之意專為貧民而已國家

節用則財自足矣可勿收稅然於天使時及倭野人之餉專以此用之

耳安國曰季男之言是矣魚箭初為貧民而設也國家若節用則財自

足矣可勿收稅而與民也世昌曰 成宗朝上有 三殿下有世子宮

用度無不足之患只以廢朝內多嬖倖用度無節故國庫虛竭魚箭收

稅者出於不得已也今者禮樂文物大備凡所作為一如 成宗朝

舊制不必收魚箭之稅也季男曰魚箭收稅則非自廢朝乃 成宗朝也

軼曰旱乾太甚今若不雨則終為大災聞外方或雨或不雨若待雨



澤狀畢到則太晚宜令各道監司一一啟聞為當○傳于司憲府曰婚姻奢侈之禁著在令甲近來紀綱陵夷奢侈日甚貧窮士族拘於弊俗未能辦備以致婚嫁失時其申明嚴禁○癸卯 御朝講持平金漑曰具壽永人所輕賤者也前為從二品之時士類譏笑在廢朝逢迎不義無異士洪以其罪也則當伏顯戮以有挾輦之功不繩之以法人以得保首領為恠府院君必有宿德重望有大勲勞者可居壽永何以冒處卒須盡奪監加然後庶合於王法而朝廷之紀綱振矣古人云瑣瑣姻婭則無膺仕壽永是也權鈞別無出眾才德乃尋常人物也大抵發主所為不能違逆者則有之矣其阿附順從者權鈞是也故擢置崇品下書褒獎曰由從子事者無如卿因賜犀帶時人請之無違宰相廢朝之事人不敢私議猶且云云以此觀之其濫受資級猶可還收縱不更奪其資級不合於贊成夫贊成之任政丞之亞政丞缺則陞而補之權鈞其可為政丞乎既無德望又無勲勞當速改正使知朝廷之紀綱可也義禁府國家無事則已不幸有大獄則豈可使不合之人濫處乎尹珣出身不過十年別無才德適遭廢朝階至正憲雖才德出眾之人遽陞崇品則物論猶不許况廢朝之爵位乎資級亦可收改而歲月已久雖



不可追奪豈合禁府乎傳教云判書與禁府異矣 上教至當然認獄  
之重不啻判書而已尹汝霖在悖人也一門之內多行不義而近以內  
旨拜職具僚僉駭雖賢能不可用內旨况迷劣之人乎何意 聖明之  
朝有如此事乎其在廢朝多用姻婭之小人終見禍敗名器不可私用  
且汝霖之姓名上何由知之無乃有干謁之弊乎請快從公論不遠而  
復獻紙柳溥曰具壽永佞倖之臣其廢朝所為之事不可殫論姑舉大  
者言之進獻美女使廢主冒亂女色終至於禍敗 反正之時宜與士洪  
共受顯戮而 反正之日適有招之者得參功臣之列國人憤惋當盡  
奪資級廢棄終身權鉤以內臣導君為昏 反正之時人皆謂與士洪  
共被誅戮而今為贊成其能堪貳公弘化之任乎况義禁府雖不以贊  
成詔獄豈可輕乎請速逝之尹珣出身未久階至正憲人皆笑之反正  
後不奪資級幸矣况為義禁府乎廢朝佞幸之人不見德受則後無鑒  
戒者尹汝霖素行在悖不可用之人也以內旨拜職古有針封墨勅衰  
世之事請速改正允治亂興亡之迹 聖鑑洞照人君有過不改終為  
大患昔成湯改過不吝後世稱之不意 聖明之朝如有此事乎 上  
教以為彼雖驚劣其不能為軍資三簿乎臣以為在悖之人雖小任不



可委之况錢穀之重乎決不可不從又啓魚箭事皆不允○義禁府堂  
上宋軼安瑋等啓曰柳涇賊事縣布六駝一隻也一隻乃三十餘匹計  
賊照律罪至於絞律文云衆證明白即同獄成所謂衆乃三人以上也柳  
涇事干書吏羅將石今等三人而石今供辭云一隻縣布三十餘匹而  
餘未知多少之數賊有六等未知的論何賊今方 聖上留意獄事臣  
等亦不可以疑似定罪况朝士至於死罪未知有罪而斷之可乎今方  
農時拿問事干亦有弊請移憲府別遣朝士鞠之得曰凡刑罰當罪然  
後已斷之柳涇公事還移憲府擇剛明朝士結銜御史發遣推考可也  
○御書講參贊官李世仁臨文曰漢冀外戚終售進毒之惡可不畏乎  
王氏亡西漢梁氏亡東漢所以能亡之者以城狐社鼠人不能存去故  
耳此人君所當鑑戒也檢討官金瑛曰梁冀盡斥李固杜喬而後逞無  
君之心則賢臣之繫關於國家外戚之不可使秉權可知人君其可不  
動念乎○臺諫再啓具壽永權鈞尹珣尹汝霖魚箭事不允○甲辰  
左贊成權鈞啓曰臺諫論臣不合甚是臣亦自知不合固辭未得命廢  
主多行不義而臣順從之豈不自知其非乎贊成重任非才行出衆年  
德俱高者不可冒處臣無才德而年又甚少豈能堪任義禁府亦重



地請并辭傳曰廢朝時誰不順從不可以是迹之勿辭○臺諫啓前事  
憲府又啓曰副護軍李忠傑前為節度使私役管下軍士造家事覺罷  
職適遇赦免罪而物論非之司宰監正崔連孫前任咸陽郡守時多行  
不法敗露事雖竟寢豈可陞為判事乎請並改正傳曰汝霖事降旨之  
非予豈不知然汝霖乃大妃本宗奉祀之人欲不絕其祿故乃於政  
日命擬相當之職則吏曹撥千軍資主簿人物雖劣其不得為軍資主  
簿乎李忠傑初以律外罷職罷職已久叙用何害崔連孫曾已發明其  
可永廢乎餘並不允○忠清道水軍節度使馳啓曰全羅道漕船四十  
艘或漂風或沉沒人多溺死○乙巳刑曹啓曰李頰妾李非與德恩監  
通奸之罪決杖一百也李頰則親屬相奸頰與李非與李請令全羅道觀察使  
推考德恩監照律何以爲之取稟傳曰李頰親屬相奸非細事分義禁  
府拿推餘亦如啓頰乃頰之弟緣○臺諫啓前事不允憲府又啓曰順  
天府使李公信以樂安官婢為妾率畜衙內多與米布事干已服而公  
信不服請下禁府推之傳曰可○京城東十里雨雹○平安道平壤肅  
川順安雨雹大如彈丸小如鳥卵禾穀大半傷損○丙午臺諫啓前事  
不允○丁未御朝講知事金應箕曰朴繼金年過九十曾經判事請



除軍職使不失其祿文王善養老四方歸之尊高年乃國家美事 上

曰朴繼金可付軍職○臺諫啟前事憲府又啟曰繕工監正李珣本無

行檢今陞為正不合長官請改正傳曰李珣賢否未可知以副正論捕

盜功陞為正何為不可餘並不允○御夕講○廷試儒生生負金學曾居

首 命直赴會試○戊申 御朝講大司憲權弘大司諫崔淑生論啟

前事領事柳順訂曰魚箭給貧民載在大典其賜大臣一時特恩請

從大典臣不佞尚未固辭臺諫舉公論論之不宜留難 上曰魚箭之

事雖是法外 祖宗朝亦有頒賜之例况以罪人之物分賜大臣年亦

已以不可追收順訂曰 祖宗朝賜與一時之私恩大典乃萬世通行

之法不可屈而用之受賜之人豈欲以國家之公物永為己有乎淑生

曰官爵尊則下人敬服官爵不尊則下人輕之其在 世宗朝官爵極

貴雖 成宗朝亦不及焉至廢朝猥濫極矣今當百度惟新之時豈可

因襲弘曰帝王為政用人最重臣於 成宗朝未及立朝而但見其時

朝官有物望者出身十七八年之久或為副正及正今則十年之內驟陞

副正及正此不知何等政體也○傳于政院曰經筵臺諫言官爵驟

陞之弊其言甚當予亦聞 世宗成宗朝官爵尊貴今則不然未知其



故前此已喻茲意于銓曹今更下諭計仕滿循資以陞○臺諫啓前事  
傳曰宰相不可輕易進退但禁府獄訟積滯權鈞尹珣并適之尹汝霖  
事欲不使失祿私恩也臺諫所啓公論也安可以私廢公古人云改過  
不吝其亦改正李忠傑崔連孫李珣並適差餘不允仍傳于政院曰雖  
秩卑人論適未安况宰相進退尤為不易注擬須臾酌俾無後論義禁  
府堂上擬望時慎簡之意言于吏曹○巳酉 御朝講掌令金安國獻  
納柳溥啓曰權鈞只適禁府而贊成如舊事甚顛倒且以具壽永等魚  
箭事啓之皆不允○御晝講檢討官金瑛曰天心仁愛人君故自非大  
無道之世必示災異以堅帝王之心近日因旱避殿減膳具為謹天戒  
至矣臣聞月十四日兩雹雖不能的知為某咎徵豈無所由宜加敬謹  
之實○傳于政院曰今聞兩雹驚懼罔措問觀象監以啓政院問觀象  
監觀象監亦不知即令馳往惠化門外問之十四日果兩雹狀如大豆  
云○以張順孫蕪知義禁府事朴說為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許  
遲為司憲府持平韓效元為弘文館副校理○庚戌 御朝講領事柳  
順汀曰聞全羅道漕船敗沒多至二萬石若然則朝士祿俸皆資於軍  
資倉九咸省減祿事宜令該曹磨鍊且兩界僉使萬戶請以內禁衛兼



司僕差遣因其科受祿守令則付僉使萬戶軍職逾兒又曰穩城府使李舜卿兩臂焦枯不能開弦而右府賊路要衝將帥有病則恐其生事舜卿不可不適○傳于政院曰經筵所啓祿職減省事考前例磨鍊兩界僉使萬戶等事可議之舜卿病否亦問之○礪原府院君宋軼啓曰臣到穩城府李舜卿禮數無錯起居自如臣恠而問曰聞君有疾信耶荅曰歷節風晝歇夜痛欲呈辭而畏朝論未果云○臺諫啓具壽永權鈞事曰用人有失而避殿減膳徒為虛文近日雨雹以旱不雨寧非用人之失歟古云烹桑弘羊天乃雨弘羊理財之臣而猶如此况首惡之壽永乎權鈞模稜人也故廢主召入內庭飲酒結歡非逢迎之極寧若是乎魚箭則舉法以啓而殿下以私恩不允不勝缺望傳曰古云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雖微官不可輕絕况廢棄大臣乎其阿順廢主非止權鈞茲不允○辛亥 御朝講○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壬子 御朝講講春秋參贊官李世仁臨文曰平公不至昏惑而寺人殺世子又逐華合比宦寺之禍慘矣領事宋軼曰今中原宦寺馬永成谷大用劉雄三人用事朝廷大臣無所措手由此關外軍民幾盡叛亂自古宦官用事必陷大禍特進官李坫曰臣赴京觀之宦官劉瑾谷大



用專權適於六月匿名書事發滿朝之士當署鞫之患暑死者數人明日大學生上疏後放之朝臣皆詣劉瑾家謝之其權盛可知有一儒生問臣曰爾或待官者何如臣答曰只掌灑掃而已其人稱贊不絕口○聽輪對○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戶曹啓曰辛酉年漕船四十八隻所載米二萬四千八百餘石覆沒而無減祿之例傳曰然則減祿無古例但近日右議政言漕船多敗國用不裕當減祿省費云其議于府院君以上○兵曹啓曰軍職中無功食祿者前此盡汰之今之存者衛部將守門將營繕監役皆非無功食祿者唯老職真所謂素殮而國家養老之典不可廢也且雖減此剩餘無幾東西班六品以上減祿事請與戶曹同議傳曰知道○平安道龜城兩雷大如栗○癸丑 御朝講侍讀官安處誠曰臣聞咸鏡道諸陵叅奉以衙吏差之殊無敬奉先祖之意衙吏即土官也其能檢下而禮祀乎其道亦有士族莖儒者擇而差之則合於奉先之義領事宋軼曰咸鏡道乃興王之地 先祖陵寢在焉以國家奉先之意言之雖差遣京朝官猶可而非大典之法不可為也擇其道業儒可當人差定甚當○傳于政院曰經筵聞安處誠宋軼之言甚合予意前者右議政為軍額建白此事故然之允為



祖宗事始雖敬謹終必衰況始不敬乎衙吏本無廉恥之人其能敬奉  
禮祀乎京朝士及士著業儒擇差便否議諸政府六曹判書判尹以  
上可也又傳曰大典不可毀而近來一法立一弊生弊生則又毀之何  
以紛更如此其甚耶莫如遵守 先王之法而已政院啓曰 上教至  
當若弊生則已不然則當守 先王之法而已但時勢異宜不必泥古  
而亦不可紛更也又啓曰凡議得不得已會議 闕庭商確事外不緊  
之事請依 成宗朝例六曹判書則令各其郎官議政府東西壁則舍人  
府院君以上則遣注書翰林收議傳曰招郎官收議甚當○御書講○  
臺諫啓前事不允憲府又啓曰端川人前萬戶黃繼全奴告府曰郡守  
鄭士傑打殺其主請遣執士鞠之 命遣朴好謙○平安道碧潼兩雷  
大如手掌小如鷄卵雲山兩雷大如揪子○甲寅臺諫啓前事不允○  
平安道熙川兩雷大如栗○乙卯義禁府以南致明推案照律而啓依  
允致明爲繕工監主簿監督胎室之役與相地官徐文智徵綿布於  
軍人入已事數俱錄賦○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咸鏡道諸陵參  
奉擇本道業儒可當人差之適任後可充軍者定役毋使軍額減耗從  
柳順訂議也又傳曰百官祿俸姑勿減之令該曹計敗船穀數及時存



國儲以啓從盧公弼議也○傳曰兩界守令僉使萬戶景倬推移事諸議不同其依柳順訂所啓施行○丙辰 御朝講大司諫崔淑生持平柳雲論啓前事淑生又曰畿甸之民納生穀草甚苦司僕馬及洪原申馬請量減其數各官所養水牛無益於國有害於民亦宜去之諸道各場馬出給軍士俾之調習有馴良者則國用其餘仍給之以備緩急之用○政院將崔淑生所啓司僕馬及洪原申馬量減諸牧場馬分給軍士調習水牛宜去等事取稟傳曰令該曹磨鍊以啓○漢城府右尹成允祖卒允祖公清而有物望人皆惜之○臺諫啓前事不允○御書講○御父講○丁巳 御朝講○義禁府啓曰九應分配人年雖未滿預定配所則其官待年率歸例也柳房慎守勤尹遘等子弟年未滿者其時未及分配今可追配乎傳曰柳房子初無分配之教何可追論尹遘慎守勤等子弟有何罪辜其初分配時朝廷以大義言之不得不爾况年未滿人其可追罪乎今方旱乾穿闕豈少哉其議諸府院君以上朴元宗議曰慎守勤守英尹遘之子已分配者則已其年未滿者不須分配况旱災已甚守勤等族親不論親疎皆當特放從之○御書講參贊官成夢并曰人君不納臺諫之言則下人無敢諫之誠上下相阻國事非



矣具壽求事宜速聽納廢主之荒淫壽永啓之也廢朝天使時臣為從  
事官任士洪為遠接使使還多採紅駿而來採取之女梳粧列坐請具壽  
永定其高下而人之以此觀之女色之進壽永導之也臺諫之言不可  
不從○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曰淇州牧使李世弘以出身擇差之人  
虐民尤甚請推考罷職傳曰李世弘改差後推考餘不允○御夕講  
○戊午 御朝講掌令申錦正言成世昌論啓前事領事朴元宗曰魚  
箭臣亦受之以大典則魚箭柴場果不可私占臺諫之言是也且近年  
漕船連敗今年尤甚國用不贍誠可慮也臣意以為其納牙山倉者使  
納于京倉其納得成倉者使納于牙山其納榮山法聖等倉者使納于  
得成次次推移自遠而近則陸輸之弊雖或有之敗船之患亦可除矣  
慶尚道田稅亦納于忠州可與倉程途或至十餘日猶可轉輸況此全  
羅距牙山不至如是之遠乎前者李克均曾建此議成俊以為不可其  
議遂寢請依克均之議廣收群議毋使致敗○右承旨宋千喜啓曰朴  
元宗經筵所啓全羅道田稅推移輸納事何以為之仍啓曰臣聞漕船致  
敗專以大船重載遭風則難於運轉故也若私船則體小其容載不過  
三四百斛雖大洋颶風轉運甚便無敗覆之患今若依私船使之體小



輕載則雖或遭風敗沒其所失之穀亦不幸矣都承旨成夢并啓曰漕  
轉時一差使負押領之船多至三四十餘艘其海上行船務令齊發齊  
止卒遇風波拘於蒲令不得各自爲便故易致敗沒若使漕船體小而  
多定差使負分運繼發則雖或遭風庶可預爲之圖矣傳曰其收議于  
政府堂上府院君及判書以上○傳曰盜入昌德宮內帑庫去鑰割封偷  
取金銀器及線段等物此非外間人所爲 祖宗朝所無之事自四月二  
十日以後守宮宦官等皆下義禁府推之且知廂庫宦官趙翊昨昨以  
巡審無事來啓并下禁府推問○命分遣宣傳官及義禁府郎廳守宮  
宦者之家搜索可疑物色從政院之啓也○臺諫啓前事不允○御書  
講○御夕講○己未 銜朝講大司憲權弘獻納柳溥論啓前事溥曰  
魚箭若不害於窮民則豈敢如此論啓大抵民惟邦本民若窮困當發  
倉廩賑之况奪民之有以與大臣乎古之聖帝明王捐金於山投珠於  
壑至於末世爭相謀利漢武帝筭舟車唐德宗推茶鹽筆之於史垂戒  
後世 祖宗恐魚箭爲豪強所專故以給貧民載在大典宜從 祖宗  
憲章近來 聖上憂旱允便民之政講求而行之下不奉行民瘼未  
祛臣聞京畿物膳監納者以驛丞差之類皆多欲而無前程者各



官進上觀其賄賂多寡而進退之守令恐賄賂之不厚侵漁百姓以給之  
爲丞未以建置大家此 聖明之蠹賊監司都事巡行時則令旁近守令  
監納甚便且各道貢案詳定已久然物產無常或古產而今不產或今產  
而古不產之地如生鹿之價至於綿布七十餘匹此皆民間所出其弊  
不小請更詳定貢案弘曰臣有欲啓之事而法在大典故不果武藝取  
才率皆市井之人北方防禦緊故擇武臣差遣南方防禦歇故以武藝  
雜類差之北方則謀利之事少南方則謀利之事多以武藝人差遣南  
方適所以遂其慾也以此放軍收價防禦虛疎臣意以爲率以武臣擇  
差如其出身人不足則以赴舉人抄差亦可此大典外事當收議于大  
臣處之溥又曰婚嫁失時陰陽不和亦召旱之一端也其在 成宗朝  
官給資粧令嫁之今年壯處女以家貧未及趁時婚嫁者多古人云一  
女之怨三年枯旱理或然也當罪其家長近者漕船多敗沒國費宜先  
省約也 牲署司畜署畜料亦可量減周官荒政云馬不食粟馳道不除  
今當食草之時馬豆亦減之便○革黃海道豐川府女妓以殘邑故也  
○傳曰武藝取才載在大典然市井之人不可爲也并貢物改定事  
議之司畜署典牲署畜料司僕寺馬料亦并量減婚嫁失時事令該



曹檢舉○傳曰京營庫進上勿以驛丞監之○政院啓曰年過三十而  
未婚嫁者皆無父母及貧窮者也若罪家長則未有自告之人但令禮  
曹許自告官給資粧則上有憫惻之意耳傳于禮曹曰年壯處女貧乏  
未嫁者多傷和召災未必不由於此令中外廣問依大典量給資財勿令  
婚嫁失時○傳于戶曹曰近來國儲不裕司僕寺馬料及司畜署典牲署  
畜料磨鍊量減司僕寺馬以諸貧刈箭串草養飼量減各官生草○御  
畫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庚申 御執講司諫尹耕持平許  
遲論啓前事 上曰當議于大臣○兵曹啓曰咸鏡道軍士給軍器事巡  
邊使宋軼已與監司兵使同議面來若更待監司兵使之議則恐事緩  
傳曰依巡邊使所啓給之○命議漕運武藝改定貢物等事○吏曹佐  
郎申儼將全羅道觀察使洪淑母上言啓曰監司守令不得擅目覲親  
事已有禁令敢稟傳曰雖有禁令母子之間情意懇切且有老親而爲  
監司者幾人其令來見○御夕講○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曰咸從縣  
令李檣前爲部將濫徵縣布於軍卒後爲庇仁縣監多行不法及爲長  
興庫主簿同僚厭其猥濫以此以不署經請改差傳曰具壽永等事時  
方收議李檣可適



六月辛酉朔 御朝講大司諫崔淑生掌令申鑄啓具壽永權鈞魚箭  
 事鑄又啓人物進退朝廷大事而近來彈駁之時大臣無一言及之議  
 得則徇私情於經筵則無是非之論此甚不美之風領事朴元宗曰彈  
 劾人物臺諫之職宰相安可脅制於臺諫又從而論啓乎鑄曰臣之駁  
 壽永乃斥遠誤國小人而大臣略無可否今反曰脅制於臺諫非大臣  
 之言也壽永與任士洪同心搜括士大夫之妾盡惑石心而士洪已被  
 天誅壽永安得獨為府院君乎元宗曰廂庫物色多被盜竊此非外人  
 所為省刑罰雖人主美意臣以為雖玉石俱焚痛懲可也鑄曰雖刑罰  
 當罪人君猶恐濫及無辜何以玉石俱焚啓之人主先以玉石俱焚為  
 心下無全人矣史臣曰元宗雖質美然不學無術故其教於言者如此  
 為人輕信人言性又應反當辛服義李岳之譖幾陷士林賴成希顏  
 其禍遂止○聽輪對○臺諫啓具壽永等事 命宰相等會議以啓  
 ○金壽童朴安性閔孝曾宋軼李季男等議魚箭既已賜大臣而還  
 收於事體似乖然臺諫據法為民而言不可不從具壽永進女等事迫  
 於嚴令不得已也盡奎告身廢棄終身似太重姑勿叙朴元宗議貢案  
 詳定時各官產不產雖間有未盡磨鍊處今不可輕改李輯申用漑鄭



光弼李坫全銓等議權鈞在廢朝承順無違出於不得已然贊成弘化  
重地被臺諫論駁不可仍在其職盧公弼議武藝萬戶率皆市井之輩  
不顧防禦之務惟事牟利果如權弘所啓然武科者豈盡廉介武藝  
者亦豈無可用者大典立法以武藝補萬戶僉使者所以廣取人之路也  
此但在銓曹選用如何耳今後宜勅銓曹擇差如有如前濫用之人臺  
諫糾舉請治銓曹之罪則自無其弊柳洵諱漕運不可輕改但擇海運  
判官專委檢察比從之海運判官因洵議依大典復設○傳曰罷具壽  
永迤權鈞魚箭給貧民而其中 祖宗朝所賜田地價及寡婦受賜者

勿奪史臣曰鈞有局量在廢朝為承旨多為方便活人手段反正後人  
或不識以為隨時俯仰無操守人也及後為相堅確不動始知其賢○

壬戌

御思政簷下受常參仍聽朝啓

時憂旱避正殿

○御勅講持平柳雲

曰臣等所啓之事昨日快從臣等不勝欣抃古之

聖主舍己從人聞昌

言則拜今 殿下若此不已則堯舜三王之治可以立致具壽永其誤

國極矣請盡奪告身廢棄終身正言孔瑞麟曰具壽永不可不廢棄

也人君聽諫不同有樂諫者有用諫者有棄諫者有殺諫者樂諫者聖

用諫者賢棄諫者亂殺諫者亡臣等累日論啓僅乃勉從 殿下可



謂之用諫不可謂之樂諫唐明皇初年亦可謂用諫而終至於敗亂願  
殿下察之上不答臺諫啓具壽永之罪不止罷職請改廢朝濫受  
加永不叙用魚箭請依大典盡給貧民不允癸亥 德朝講○臺諫  
啓具壽永魚箭事不允○閉崇禮門開肅靖門徙市勿擊鼓旱災故  
也○甲子 德朝講大司憲權弘司諫尹耕啓具壽永魚箭前事特進官  
李孫曰魚箭固當給民臣爲忠清道兵使時詳知之以魚箭稅爲檢津  
審藥各浦僉使萬戶支供今宜先給各浦餘還貧民弘曰全羅道爲場  
門猶京之市也前者高台弼爲觀察使因年凶設立以爲賑恤之策務本  
者少逐末者多盜賊因此滋起請下諭監司革罷巫覡自 祖宗朝黜  
諸城外今者南方男人爲巫事年少無髻者假魯女粧出入士族之家  
因而有醜聲安琛爲觀察使時刷出盡屬各官奴婢然舊習猶存今復  
滋熾請盡刷出以實西北方空虛之地同知事申用漑曰崇尚淫祀城內  
猶然况外方乎不唯此弊其父母喪葬傾家財多造油密果高排鑰盆  
會客張樂娛尸名之曰靈撤夜貧者拘於此風過期未葬此非美俗請  
下諭觀察使痛革爲當○傳曰場門事後日議之魚箭依李孫所啓巫  
覡北方亦有人焉如此者流不可一時入送姑下諭觀察使嚴加糾察



喪葬事並諭痛禁

坊門事後以於元宗議命仍舊

大司憲權弘大司諫崔淑生等合

司啓曰聞洪景舟爲贊成人皆駭愕不知上意之所在也請及未下

批改之傳曰既已擬望何請不可權弘等更啓曰以望輕者注擬銓曹

亦不能逃責然二相准品宰相不多故不暇分別擬之景舟以辛酉年

出身因大功至於從一品報功之極何以加此資秩已繁不可又授重

任依允仍啓具壽永及魚箭事不見○以李燕爲議政府右贊成權鈞

爲永昌君尹金孫爲左叅贊張順孫爲右叅贊崔漢洪爲咸鏡北道節

度使○乙丑御朝講獻納柳溥曰昔成湯遭七年之旱以六事自責

今具壽永備在崇品其可謂政事之節乎使民不得蒙魚箭之利其可

謂民不失職歟如此而避殿減膳恐歸虛文也且忌晨齋聖朝之大

累也其沐浴拜佛之狀不忍啓之九享祀如此則先王先后在天之

靈其肯歆降手以雲漢八章觀之祖宗歆饗亦消災之一端也如此

數弊革之甚當內需司長利其弊至大歛散之際民甚苦之勿諉以

祖宗所爲○以旱災疏放時推待以下罪○臺諫合同啓曰具壽永及

魚箭事論啓已久未得蒙允故合同來啓壽永謬國之罪與任士洪同

科當以王法治之只令罷職非懲惡之義也廢朝濫加改正甚當魚箭



雖曰成宗所賜而成宗本意載在大典豈可舍其本意從一時所為乎累啓不允憲府又啓曰穩城府使蔣處勇筮仕已久但老鈍不合邊將請遞傳曰當問該曹處置○御書講○御夕講○丙寅御朝講講春秋至錄用賢者之類侍講官金瑋曰錄用賢者之後古之良法也我朝亦用李存吾子孫今者廢朝被罪名士之後亦可搜訪錄用也○吏曹啓曰穩城府使可當人之少蔣處勇年老雖不似少壯入邊事粗可措置故擬望耳○臺諫合司啓具壽永及魚箭事不允憲府啓蔣處勇事不允○臺諫上劄曰具壽永本瑣瑣姻婭碌碌鄙夫連緣戚里依阿宮掖窺伺狐媚為竊息市寵之計無所不至旁求美女巧中主慾卒以誤國幾覆宗社固當明加顯戮以示王法逋誅至今安坐庸下為幸大矣豈可更假崇品以辱朝廷乎雖不能盡奪廢朝濫陞之級不可不改也且魚箭給民之法載在令甲固祖宗良法美意齊貧民以肥貴近決非先王之本意一時私恩非所以使嗣王永世而遵守也若諉以先王遺意不忍遽改後嗣王亦皆以先王所不忍改因循不革則祖宗愛民之意垂世之法將盡毀而無餘矣殿下不以成宗愛民之心為可法而徒以一時之恩命為不忍改牽情貴近不能快從臣



等竊或焉伏願 殿下重惜名器亟收壽永濫加矜恤貧民一遵 先

王舊章俯採公論勿惑私議○丁卯 御朝講○臺諫合司啓具壽永

及魚箭將處勇事仍上劄曰具壽永性本邪諂器亦庸瑣特一貪佞小人

耳只緣姻婭之親濫側大夫之列固已忝辱名器矣頃又乘時昏亂得

售奸術縱吏君上日導荒淫若緇以王法當伏天誅舉義之日反叨勲

盟以誤國之人盜靖國之號以釀亂之人參撥亂之功刑賞顛倒至於

此極非唯當世之人唾罵痛憤書之史冊必貽萬世之笑 殿下當更

始之日固宜明示好惡褒正直斥邪佞以礪臣節以新一代之耳目而

貪佞誤國之壽永尚據崇極之品鬼然居百僚之右曾謂 聖明中興

而保養茲回有如是哉今既不能明正其罪削偽勲致顯戮而迫於公

論然後只罷其職其逞邪竊取之階猶舊也假卿相儀章加之妖慝之

身並容於 聖明之世 殿下縱欲私庇奈 祖宗待賢之名器何魚

箭給貧民載在大典 先王愛民之意厚矣今 殿下嗣 祖宗之業

為生民之主而今之黎庶困窮極矣其勤恤之道宜無所不至苟有一

毫之利民猶恐施之不及也而 殿下待守 先王一時之命不遵

先王萬世之法苟循貴近之欲忍廢便民之政無乃失輕重取舍之分



而有乖 先王之本意乎伏願

殿下亟收壽永之濫級以懲奸邪仰

遵 先王之成憲以業貧民不勝幸甚累啓不允憲府又啓曰禮曹佐郎

南褒請囑刑曹正郎權晟濫囚士族今以疏放原之南褒權晟皆六曹郎

官以私事違法請囑以法司官負從其私囑請並適本職依允○御夕

講○戊辰 御朝講大司憲權弘正言成世昌啓具壽永事特進官南

褒曰臺諫所啓必有遠慮宜速聽納臣於 成宗末年爲翰林觀之雖

掌務官來啓聽納如流而臺諫從侍又從而進戒曰漸不如初然則初

年從諫之意可知自 上念 成宗初年納諫之意勿憚逆耳使人復見

成宗朝盛事○政院啓曰木浦萬戶趙世弼漕船三十餘艘致敗漕

卒亦多沉沒雖無治罪之律當重繩之以戒後人昔唐劉晏以能運漕

船稱之其運之也每十艘一將軍領之一運之後鬚髮無不班白必法

令嚴而後知所以戒之矣傳曰當問諸三公○臺諫上劄曰具壽永以

公磨斗筲之資爲便僻市井之行媚言令色取悅於人獻諂導諛市寵

於君凡可以荒或主心者無所不至圖一身之利致 宗社之危其罪

已干天誅矣至如交結商賈窺利百端以潤其家者特餘事耳今

者雖罷其職崇資猶舊彼小人心貪瀆無恥不知畏懼其何所懲艾



乎大臣雖知其奸喜其柔佞收議之際曲加陰庇以爲姑勿叙此實爲  
壽永後日地非正論也而 殿下每舉此以教臣等臣等未知 殿下  
實以大臣之議爲是歟抑不以爲是而姑以此塞臣等口耶此臣等之  
所未解也 先王以魚箭利益生民故著爲令典給貧民三年而適此  
後嗣子孫所當遵守而勿失者也 殿下徇 先王一時之命棄  
先王萬世之法是其所徇者私也所棄者公也 殿下其自謂善繼其  
志乎以 殿下之明睿豈不知去邪之當斷溺於姑息而失刑賞之當  
以 殿下之仁聖豈不知恤民之爲急牽於私意而昧輕重之分臣等  
竊爲 殿下痛焉劄上未幾傳于政院曰予聞壽永之獻美女乃在興  
清已入之後今言乃在興清未入之前其考政院啓曰年月則不記  
聞任崇載具壽永兩家爭先搜括士大夫畜妾及有姿色女奴遣鞍馬  
馱來可者梳粧以入此事聞在甲子之前傳于臺諫曰具壽永獻女在  
興清入內之後則必畏禍而然也若在興清之先則果非故問于政院  
則曰不記日月臺諫何以聞之又曰交結商賈窺利百端以潤其家此  
何以云然臺諫故曰甲子年之前廢主願忌群臣豈公然命進具壽永  
潛求以獻豈使人知臣等亦不與壽永交通故日月則不記大槩通國



皆云在甲子年前故廢主荒惑自此年始是首惡之人不可不懲傳曰  
壽永興清未入前獻女則果非矣廢朝濫加可改魚箭蔣處勇事亦允  
之臺諫更啓曰三事既已蒙允具壽永廢棄終身事請並錄承傳傳曰  
既罷職不須以廢棄終身並錄承傳○憲府啓曰前月晦時日記廳郎  
官等於掌樂院會飲以至動樂今方減膳撤樂之時稍有名望者有如  
此事請罷職推考諫院亦啓之依允○已已 御朝講○賜承政院弘  
文館蓑衣笠帽有差仍傳曰勤苦從仕且喜時雨故特賜耳○先時慶  
尚右道節度使金錫拈馳啓薺浦恒居倭人數十人濫入關限內屯聚  
至是兵曹啓曰倭奴等來投我疆積有年紀蒙國家卯育之恩宜革面  
感化同我齊氓而猶懷獸心少不如意操兵相聚有抗我之志不可不  
詰責然國家待夷宜置之度外其所不恭不足一一與較令薺浦僉使  
嚴辭開諭已諭于兵使金錫拈今不宜更詰但邇來倭奴不順比前爲  
甚前有變故不可無備其撫禦之方應變之策宜諭金錫拈毋得踈虞  
益嚴措置允之○庚午 御朝講掌令金安國曰經筵非獨接羣臣習  
句讀而已要須講明義理而今者 聖學高明若講問則左右侍從必  
敷衍義理以補治道獻納柳溥曰講論豈爲句讀而已見歷代治亂興亡



之迹將以措之於政事也常人與朋友講問以自輔况國君乎其在

成宗朝或講至性理之原日旰忘倦左右啓曰恐勞 聖躬 成宗曰

不知勞倦此 殿下可行之家法 上曰茲言甚當今後其講論可也

安國曰豪釐之差千里之謬聖狂之分只抄忽之間也初廢王進講春

秋至於過人欲存天理全不致意講明而或至誅亂賊之事反覆問之

其所降旨必舉春秋強臣叛亂之事此一念終至大敗今者右文興化

之道至矣然皆尚浮文而不知性理之學 成宗朝進講性理大全以

金應箕為解理學特以外官侍講今亦使文臣就于曉解理學之人講

習甚可○傳于政院曰其擇弘文館官負及年少文臣使讀性理大全

政院回啓曰今就學于兵曹判書金應箕何如傳曰可○辛未 御朝

講持平柳雲曰今方右文興化不時庭試朔望試藝其養育之意至矣

然儒生欲取科第爭尚浮華之文不事性理之學請令四學儒生皆讀

小學以輪次官試講通者給分則人皆激礪矣大司諫崔淑生曰方今

士習不美爭事末藝不務性理之學至於四書五經皆抄記誦便易者

而讀之宜令儒生讀小學因為月講或為 殿講其議論通理者獎之

則自然務本不之他技○聽輪對○日記廳啓曰今郎官罷職史局



重事且臨畢不可以他負校讎請仍帶燕春秋常仕從之○以辛允武爲  
議政府右叅贊張順孫爲戶曹判書朴說爲工曹判書成夢井爲吏  
曹叅判崔璘爲兵曹叅議朴召榮爲刑曹叅議李公遇爲叅知柳續爲  
承政院同副承旨姜景叙爲司諫院大司諫金寬爲弘文館應教金世  
弼爲副應教金淨爲獻納崔命昌爲修撰金正國爲副修撰○壬申  
御朝講正言孔瑞麟曰國家於生員進士會試必講家禮小學者欲敦  
孝梯崇經術以爲勸課之道也而試講之官專不奉法一榜不通者纔  
一人殊無勸懲之意一邑之休戚係於守令而銓曹之注擬皆以宰相  
折簡分爲上中下而曰此公論也觀察使黜陟宜公而循吏之清簡寡  
愆不行苞苴者則曰拙猾吏之橫斂於民善事宰相者則曰能從而殿  
最焉如姜叔突正直之士也而見黜於權鈞此其一也梁芝孫不至衰  
耗棄官歸田粗得檢職而已昔漢武光以卓茂爲賢特拜太傅尊尚節  
義今之所可法者也掌令申錦曰祝壽齋 成宗革去而獨忌辰齋猶  
存今若革之則增光 祖宗垂耀子孫矣今臣請革者知 殿下有大有  
爲之志也領事朴元宗曰聞八道雨澤稍洽臣意可復正殿錦曰雨澤  
雖足修省之道不可少弛又不可以此爲足○癸酉 御朝講○臺諫



啓曰辛允武今為叅贊夫都堂之職須以老成有宿德者為之允武雖  
經判書之職然無物望又無踐歷請逋憲府啓雲山君誠今為宗親府  
宗簿寺司饗院三司提調其人以宗室大宗多行非義之事不合為提  
調者也成夢井今加嘉靖而遷轉成宗朝雖以爲承旨之任者其流  
也皆為嘉善或以通政遷之今則嘉善者例加嘉靖官爵不可濫施請  
並改之傳曰辛允武既有功勞雖無踐歷已經判書職次相當何不可  
之有雲山君非義之事未可知也然宗簿有司例以位高宗室差之亦  
不可逋成夢井事成宗朝雖或以通政遷之未知有幾人執承旨之  
任常早暮勤仕况夢井業已受加不可改之後則當勿如是皆不允○  
甲戌御朝講○臺諫啓曰雲山君為三司提調宗簿寺糾正宗親之  
地司饗院捧納物膳之所右人性貪貪則其所爲必不正改正可也都  
堂衙門等級尊嚴皆有物望重大者居之前日權鈞洪景舟猶以不足  
於人望逋之其人豈下於允武哉允武本無學術者若非勲盟則一箇  
武士而已憲府又以成夢井事啓之不允○乙亥御朝講○政院啓曰  
避殿以憂早也今各道雨澤既足但京畿雖似未洽不可謂早請復正  
殿從之○臺諫啓雲山君辛允武事不允○丙子御朝講○臺諫啓



前事不允○政院啓曰前因旱災 避殿減膳今既復殿請勿減膳傳  
曰今雖復殿觀農事復膳猶未晚也○丁丑 御朝講大司諫姜景叙  
論官爵驟陞之失曰 成宗朝重惜官爵一資級猶不濫施韓致亨以  
嘉善加嘉靖鄭括以嘉善陞資憲以有特異聲績故也今者朴說鄭光  
弼皆以嘉善爲判書驟陞莫甚焉領事朴元宗曰臣亦年少驟陞不敢  
議人然臣有所聞故啓之 成宗重惜官爵未嘗虛施朴捷李克墩皆  
可用之人而時人以為鐵嘉善以言其資級之久也以今見之相去遠  
甚 上曰爵賞果輕矣資憲宰相無可任判書者故或以嘉善陞之此  
在其人故也○臺諫啓雲山君辛兄武事不兄○戊寅 御朝講○宣  
醞于承政院弘文館以喜兩故也○禮曹啓兩澤稍洽請開南門閉北  
門擊皮鼓還市肆從之政院啓復膳傳曰三殿皆復膳○臺諫啓前事  
不允○己卯 御朝講○義禁府堂上宋軼朴說張順孫安瑋啓曰李  
公信前任順天府使時所率樂安官婢贈給官物事已承服依律罪之  
則宜錄贓案然公信率畜僅三十五日而還所贈亦不過縣布五匹米  
十斗並魚物而止耳此非常時家畜妾例也論以入己錄於贓案於情法  
何如茲敢取稟傳曰此非家畜者例也果於情法不當其議于政府及



府院君以上柳詢等議皆以為錄案過重獨李韜請計贓錄案命以  
與人贓照律○臺諫啓雲山君辛允武事憲府又啓曰允為原從功臣  
者有罪則不敢擅鎖項足罪應拘繫則必啓之大典單言功臣而無原  
從之語請從大典且大典云堂下官以下婚姻用紗羅綾段者杖八十  
今紬絹交織單衣犯禁者杖一百是重者反輕而輕者似重輕重顛倒  
請改之傳曰雲山君辛允武事不允原從功臣事前日已議之雖大典  
不言原從然自 祖宗朝用此法久矣其依前日議得紗羅綾段及紬  
絹交織犯禁則果如所啓其議諸三公用柳詢等議與服用諭制同科以杖八十罪之○政院  
啓曰日氣甚熱朝賀朝參皆已停之 上不以為炎熱為少倦每 御經  
筵於 聖德至矣然日候如此請姑停之雖當暑月若微涼之日則  
御之何如傳曰果如所啓其姑停之若微涼之日則當御之○庚辰分  
遣中使及史官審視刑獄○臺諫啓雲山君辛允武事憲府啓大典  
內單言功臣而原從不與焉近日宰相之議不分原從俱免枷鎖請依  
大典不允○辛巳臺諫啓雲山君辛允武事又啓忌辰齋內需司長利  
兩事日前此臺諫論啓不允今則更張祛弊庶政惟新而惟此兩事為  
明時之累請速革之不允○壬午臺諫啓雲山君之貪汚辛允武之驍



陞請快改正忌辰祭及長利事國家弊政莫此爲甚朝廷皆曰不可物  
論紛騰不可不革罷憲府又啓曰今聞掌樂院會飲人命叙用此人等  
以識理朝士當避殿減膳之時宜上下交修而縱飲自恣故別啓請罷  
不數日旋命叙用非但號令無常亦無懲戒之意請收成命不允○  
禮曹啓曰性理大全傳習文臣請與大提學同議揀擇○癸未傳于政  
院曰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以有勲勞故賜魚箭矣頃因論啓還收  
其以田賜之○傳曰日候太熟大妃殿誕日賀禮以權停禮行之○  
臺諫啓雲山君辛兄武事忌辰齋內需司長利及日記廳郎官還叙事  
不允○傳于政廳曰靖國功臣一等及盧永孫勿差奉朝賀又傳曰京  
官副正以下至主簿殿最居中者換差他司則似乎紛擾然仍在其任  
又無貶之之意依例換差又傳曰以武臣堂上差內乘○甲申傳于政  
院曰吏兵曹用人之地而兵曹措置邊事禮曹交隣事大其任皆重古  
有兼判書今亦欲置焉兵曹則已兼之今亦以三公或府院君兼吏禮  
曹同議政事亦可乎欲議諸大臣而大臣嫌其逼已於政院意何如  
政院啓曰三曹皆重地復置兼判書爲當然祖宗朝設之而尋罷豈  
無所由今若復立而弊生則又罷之不合事體其考革罷之由何如傳



曰不必考前例其收議于府院君以上大臣非一豈無為正論者乎  
○臺諫啓前事不允○傳于吏兵曹曰用人重大雖有本曹判書又  
令府院君兼帶判書使與同議禮曹接遇客人其任亦重並令大臣兼  
之何如吏曹判書申用漑啓曰一判書或於政事有未及計料而且古  
有其例使大臣兼之甚當兵曹判書金應箕啓曰吏曹為兼判書臣  
未及知也禮曹兼判書則高靈府院君申叔舟嘗為之厥後未知因  
何事而廢也然此是大事與政丞等議之為當柳洵金壽童柳順訂  
盧公弼成希顏閔孝曾宋軼議當謹擇委任不必兼判書朴元宗議  
兵曹以軍務重大已置兼判書矣吏曹非兵曹之比禮曹非但交隣  
事大他職掌亦重大復設兼判書似或無妨用柳洵等議○以宋千  
喜為副提學金協為持平權福為副校理○乙酉臺諫啓前事又啓成  
慄為忠勳府經歷此雖功臣乳臭少年專不更事一二年不宜陞叙經  
歷鄭子芝前任海州判官時多行不法罷之未久豈可為兼掌樂僉正  
乎崔仁壽無行狂悖人也前為羅州判官時多行不法今為司圃司圃乃  
一司之長尤當改正示見○丙戌臺諫啓雲山君辛允武忌晨齋內需  
司成慄鄭子芝崔仁壽事諫院啓坡州牧使朴永昌性本妄悖不合



治民請速改正不允○慶尚道草溪郡兩電大如椽實○丁亥三公啓  
曰副提學李世仁為全州府尹以經筵官補外未便且此人宜在經幄  
而不宜外任其在 成宗朝以弘文館補外者或有之或以為親呈辭  
或有備望之命而注擬今者銓曹無緣注擬其待經筵官之意不重請  
仍置經幄傳曰可○臺諫啓雲山君辛允武忌晨齋內需司長利成慄鄭  
子芝崔仁壽朴永昌事不允○禮曹啓曰弘文館藝文館官負依 祖  
宗朝例館閣堂上五日一次聚會講書又令四學儒生讀小學勸獎節目  
磨鍊事已承傳矣然 祖宗朝故事時未得考藝文館官負職帶兼春  
秋掌記時事恐無讀書之暇館閣堂上皆六曹治事宰相也若五日一  
次講論十日一次成均館輪次考課則本司治事之日少弘文館官負不通  
則必議罰恐事體未穩請申明大典弘文館一朔一次講書三次製述  
之法四學儒生讀小學節目當磨鍊以啓傳曰依啓○大司憲權弘大司  
諫姜景叙等合司啟曰臣等皆備負諫諍之地念國家弊端無如忌晨齋  
內需司長利兩事故自 祖宗朝臺諫論執不已至於靖國而後彌旬伏閣  
而止其意為中興之治欲祛大弊近來論啓蒙允之事亦多今以此兩  
弊觀之彼皆餘事故臣等更以此啓經期得請只遣掌務官恐未能回天故



合同來啓且啓雲山君辛允武成慄鄭子芝崔仁壽朴永昌事傳曰忌  
 晨齋內需司長利其來已久 祖宗豈不知其非而為之所論人物無  
 大段過失而輕易進退豈可乎○已丑臺諫合同啓曰內需司長利其  
 為病民已久其典守者憑公營私其私債亦為之斂散如此弊端甚為  
 聖治之累古人有譽成湯者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自古仁聖之君皆  
 發散以得民心不殖貨以斂民怨人心離合之機中興之主尤所當謹  
 忌晨齋邪道也而禮文所無雖曰行之已久今當盡去弊政之時尤所  
 當革况我國據禮文已於 宗廟原廟祭之以禮豈必行邪道而後為  
 奉先也哉且啓雲山君辛允武等事不見○庚寅臺諫合同所前事不  
 見

七月辛卯朔大司憲權弘大司諫姜景叙合同啓曰忌晨齋內需司長  
 利事昨目下教曰 成宗為 上殿復設予意亦不過此臣等以謂帝  
 王之孝與匹夫之孝不同何必殖私財為孝乎因以大學衍義付標進  
 曰以此觀之帝王之孝可知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  
 之臣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  
 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



君此言諸侯之孝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妻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  
歡心以事其親此言大夫之孝也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  
以天下和平災變不生禍亂不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若侵百  
姓殖私債以為榮養之資則孰曰得百姓之歡心乎大槩士大夫之家  
殖私債者不齒清議况國君與民爭利乎故真西山曰後世人君蓋有  
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真百  
世龜也雖不援古以啓自廢朝觀之其為失德皆由於內需司而終  
至於誤國真西山之說如合符節方今 聖明中興此正更張治化之  
機會不於此時革正則上累 聖德而臣等為千古之罪人矣忌晨齋  
佛說妄誕先儒之論詳矣臣雖不啓 天鑑已洞照矣但以 先王先  
后之靈見辱於胡鬼非徒後嗣之所不忍亦臣民之所不忍也聖人有  
言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國家既於 宗廟原廟祭之  
以禮不必以邪道辱 先祖也雲山君及辛先武不可不改正守令不  
署經則不得赴任但邑無主宰事體乖宜故啓之且以成慄鄭子芝金  
貞幹崔仁壽事啓之不允更啓曰傳教云非欲利而為之既名為長利  
而用其剩餘何以不謂之利乎士大夫取息於人猶不容於清議豈必



與民爭利而後足用乎雲山君太宗正也人所準則而反為煩刻辛兄

武年少而不合都堂待其老成而後任之何害成慄雖曰功臣而乳臭人

也賞功亦不必如是其濫也朴永昌妄悖不合其任鄭子芝貪污播諸

物論其免賊汚亦幸矣崔仁壽不可齒在朝列金貝幹於廢朝以四韻

一聯出身不知學術豈合於師儒之任乎一聯乃紫陌已無狐狸迹丹

也請速聽納不兄○義禁府啓曰李宗准事考推案只曰所籍沒而罪

名不錄故不得回啓大槩於廢朝被罪人家產宜還給因其子德傳曰

罪名雖不錄豈不知大槩乎更問之義禁府更啓考之無據云政院考

已未年日記啓曰李宗准誣陷茂豐正璠謀免已罪因而被罪以律治

之則其罪不至於死故其時大臣多有免死之議傳曰知道○壬辰臺

諫合司啓忌晨齋內需司長利辛兄武雲山君成慄朴永昌鄭子芝崔

仁壽金貞幹等事不兄三啓亦不兄○癸巳臺諫合司啓曰長利事每

以祖宗朝所為教之此非祖宗之法初因甘露寺奴婢暫設於宮

中至廢朝而極以六曹郎官及參議兼掌其事自即位而後請罷內

需司而未能焉長利之弊自上而出宜自上罷之前朝之末奉佛益謹

至我朝太宗革寺社田民成宗尤不好佛其至廢朝猶能罷大禪

至我朝太宗革寺社田民成宗尤不好佛其至廢朝猶能罷大禪



取才唯此忌晨齋一事尚存寧非有待 聖上而斷革乎不允○義禁

府啓曰李宗準於戊午年七月被朋黨罪謫富寧在途書古詩于驛壁

即孤忠自許 衆不與之句觀察使李承健摘發啓聞拿來刑之而已罪名考之無據

請考日記廳傳曰可○日記廳啓曰李宗準事考日記則以金宗直門

徒被謫書古詩驛壁又己未年傳教李宗準事其速決之公耳傳曰籍

沒家財還給為嘗宗準多能而少德為義城倅時刻民以營造館宇制

度皆自指揮權五福偶到戲題曰堪笑慵齋慵不得東軒纔了又西廂

慵齋宗準誦也宗準見而怒之○偷取 御輦金頂者金孝同三覆入

啓政院公啓曰以律治之則孝同之罪當死但輦移置景福宮南行廊

而偷取其輿盜內帑藏物之罪有間前例有 成宗朝偷德應房鐙子

及廢朝偷輦龍頭者皆免死大槩生殺之權雖自 上裁之而臣等之

意如是故不得不冒昧入啓禁府堂上之意亦與臣等意無異傳曰所

言當矣予意亦欲問三公而處之然其招辭明白律亦如是事無可疑

故依允但人命至重如有可生之道則莫如生之其議于三公並考前

例以啓○柳洵議人命至重犯罪至死者當并酌其情而處之律文內

盜內府財物者斬云者非以財物為重盜而入內其情大可惡也故勿



論賊多少並處死蓋以內府為重也金孝同所盜輦鍍金頂移在勤政門外南行廊者則與盜在內府者同科斷罪果為未穩減死何如朴元宗議金孝同不得已依律處之近來內帑之物偷取略不畏忌尤宜典刑示衆也柳順訂議金孝同所偷之物在勤政門外南行廊其入內府盜物者有間減死何如從柳洵議○甲午臺諫合司上疏曰伏以殿下以至德中興大業臨御以來日御經筵講磨治具崇正道抑邪術恤民隱防利門杜絕躁競愛惜名器重親民之職嚴貪污之禁凡所以合王政祛弊端者靡不盡心故天命之眷顧益隆人心之蘄向益切咸以非常之事不世之功期望於殿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此正殿下奮然有為一革積弊以興隆治之會也殿下得如此之會而所以副臣民之望聳一代耳目者當如何裁革內需司長利以除民弊罷忌晨齋以正祀典重爵賞以勸賢能黜貪庸以礪風俗此皆方今之急務為治之最切者也臣等俱以無狀當聖上興治之日叨處諫諍之地見如此妨政累德之事苟嘿不言是不以聖明期殿下而臣等亦不免為吾君不能之賊矣臣等謂斂散出息以殖其貨者市井之事也王者藏富於民厚民而國用自足豈可以一國之主行市井之事以規私



利哉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而喪國周武散之而得民賣錢  
入府桓靈所以亡瓊林大盈德宗所以亂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  
聚豈非明效歟况今諸 殿有常供郡縣有貢賦取之有道用之有節  
自無不給之患矣刻民聚怨務豐內庫抑不知用之何地乎國家之有  
內需司其始也特暫置以便一時內用耳豈知終至於殖穀病民流弊無  
窮耶在廢朝典其司貨穀者率皆貪頑無賴之徒斂散之際巧作名  
簿寅緣刻薄假憑公威圖營已私科責嚴急期限促迫觀察使州縣更  
相催督務道已責何暇恤民箠撻呼號怨讟朋與民生凋瘁流亡相繼  
殿下親覩其弊及蹈其轍至欲杜言者之口諉之以 祖宗舊制今不  
可革奈何 殿下欲行仁政而忍存病民之源欲行王道而尚開私利  
之門乎臣等為 殿下不勝失望 先王良法美意則後嗣子孫固當  
不愆不忘永世勿失若待守 祖宗因循之弊瘼重苦 祖宗付托之  
生靈其得謂之善繼述乎若曰 爲 上殿不忍遽革則臣等尤感焉峻  
民膏血聚民愁怨以奉 慈殿亦豈得謂之孝乎臣等又聞 先王之  
制禮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報本追遠皆有常典外有禮樂內有誠敬一  
理貫通昭格無間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禮是謂



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訓今忌晨齋之設極為妖誕非特有害於吾道  
觀其沐浴拜佛之狀其汚辱 祖宗在天之靈莫甚於此况釋氏之虛  
誕 聖上所洞照而猶信道不篤未能快革臣等為 殿下不勝缺望  
若欲為 祖宗薦誠則 殿下涓日潔祀將之以 先王正禮則洋洋  
如在陟降左右廟室陵寢何有不歆而反從緇髡之徒辱以非禮之享  
然後為盡奉先之道乎臣等又聞爵賞人主之大柄必授之以賢任之  
以能然後百事允釐庶績咸熙矣若德不稱位才不稱職則僥倖之門  
啓而名器淆亂可不慎哉今幸先武雖曰有功予數年間驟陞崇品少  
不更事物望亦輕豈宜處廊廟表率之地然寅亮弘化之任以取一世  
之譏乎成瑛口尚乳臭一慙駭孺子耳席父勲蔭超至五品已過其分  
豈可復陞其職以瀆名器朴永昌亦以鄙薄之資濫授長民之職坡州  
流亡僅復苟非剗煩治劇慈祥奉公者不可任也豈可委諸此人棄此  
邑民庶乎臣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頃者風俗頹  
敗廉耻道喪以奔競進取為能以刻薄辦事為才賄賂交通於權門科  
歛日督於窮民見利忘義頽然無恥貪瀆之風日益滋甚變移革正之  
機將不在於今日乎 殿下即位以來黜斥貪佞崇獎名節而朝廷之



上賞罰猶未明。猶未孚。奸賊貪濁。諂諛僥倖。尚或廁列祿位。此而不革。何以爲國。雲山君誠貪吝。猥職長宗。正徇私。敝法提調。數司受賕。忘恥。豈可尚。今在職。恣行非義。乎崔仁壽。浮誇無狀。所爲狂悖。其爲羅州判官。苛斂濫用。一邑凋弊。迄今未復。此民賊也。豈可復容。仕版汚蟻。清朝乎。鄭子芝。諂事公卿。干冒進用。嘗任海州。侵民作弊。至使州人播諸詩詠。劾罷未久。豈宜遽叙。余貞幹庸愚。昏暗。曾收公州。旋以貪暴見罷。未經二年。反授師表之任。又除祿職。非徒墜毀成典。其於懲貪黜幽之道。大有乖矣。臣等將此數事。伏閣有日。一切牢拒。迄未蒙允。臣等但以誠不激切。未得回天。有所憾。慨於心。深恐殿下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機。而未能行。大有爲之政。以盡中興之美也。伏願殿下廓揮乾剛。快決無留。則積弊一革。民病永除。名器不濫。廉恥道立。增光前烈。垂憲後嗣。豈非宗社之大幸哉。傳曰。予意盡言之。故不冗。○乙未臺諫上劄曰。臣等將內需司長利息。晨齋及官爵。猥濫事。伏閣累日。迄未蒙允。不勝缺望。殿下知廢朝之亂。由於內需司。而猶蹈舊轍。務殖私貨。倍息增斂。以肥私庫。辱千乘之尊。爭匹夫之利。非但虧損聖德。大累治化。而嗷嗷赤子。纔離水火之中。望聖政若渴之待飲水。



殿下坐視首疾之苦而尚不亟革為人主而苟存一毫仁民愛物之念則其寧忍於此哉 殿下欲尊親以禮奉先以誠而反感妖誕之說至使 祖宗之靈屈辱胡鬼取侮於緇髮安有踐位承統為 宗廟主而不遵 先王之太孝忍行不經無謂之事乎 殿下承亂政之餘重惜名器旌別淑慝使朝政肅清百職修舉而年少驟陞不厭人望如辛允武者濫廁廊廟徇私撓法唯利是貪如雲山君誠者猥長宗正成瑛之乳臭癡騃朴承昌之浮妄無實或藉勢冒進或濫竊非據瀆待賢之器致負乘之誚至如崔仁壽狂悖貪殘不可復齒朝著况據一司之長鄭子芝煩擾桀猾所至作弊金貞幹頑昏庸鄙汚名流布俱被劾黜未久遽叙非徒墜毀經典其於懲惡勵俗之義何此皆係於君德之得失國家之治亂臣等所以固爭不已必欲回天者也伏願 殿下快決無留以副輿望不允○傳曰囚人金孝同從領議政右議政之議減死咸鏡道極邊全家入送永屬官收決杖一百黥面亦書其法○以金俊孫為鸞城君全銓為刑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安處誠為副應教韓效元為校理洪彥弼為副校理柳沃為修撰○丙申宣醞于學政院弘文館兵曹都總府以中宮誕日也○臺諫合辭上劄曰天下之義理無窮前聖



所未發後聖發之帝王之善不一 祖宗所未違後嗣爲之安有革弊  
而嫌於 祖宗所未革爲善而讓於 祖宗所不爲乎忌晨齋長利等  
事是非之辨 殿下已洞照矣然猶曰 祖宗所不革今不可改臣等  
竊惑焉設使 祖宗不察其非理而不革則今 殿下灼見其義理之  
分而革之此發前聖所未發有何讓焉設使 祖宗雖知非理而因循  
不革則今 殿下快決而改之即爲 祖宗所未違有何嫌焉度僧之  
法非不載國典 成廟不嫌於 祖宗所立之法而特改之不疑者明  
知其是非所在也論者不以改 祖宗所爲小 成廟而反稱美其德  
焉 殿下於此兩事已察其非理而何獨嫌於 成廟之所不革乎且  
雖經世大法時異事殊勢有捍格則不得不因時而變通况此非禮非  
義之甚莫此爲大者乎我國賴 列聖興禮樂抑異教尚廉恥賤殖貨  
故士大夫未有爲父母作佛事者其稍知禮法之家亦恥長利之事况  
以堂堂一國之主爲士大夫所不肖 殿下獨不以爲耻乎今不革此  
兩事是 殿下外有崇正道之名而內有佞佛求福之實外有恤民隱  
之名而內有剝民自奉之實臣等竊痛焉且夫政事之大莫重於用人  
用入失當名器賤而紀綱毀百弊作而民受害可不懼哉誠居宗正之



長貪黷無狀人人唾罵豈合提調數司以長其惡允武驟陞崇品年  
少望輕不可授貳公之任以辱重器成璞之雅駭憑藉門蔭濫竊非分  
朴永昌庸庸瑣瑣不合臨民子多仁壽詣鄙貪猾豈容朝列金貞幹  
昏庸頑鄙不合學官豈宜違法以授祿職乎此等輩不可不改正以  
副公論也臣等於此數人詳知其不可而懇懇論啓 殿下何由知其  
不然而邈然不聽也頃者 殿下樂於從諫未嘗留難近日以來事無  
大小一切固拒臣等恐 殿下礪精圖治之念已懈而拒諫自用之漸  
已兆寧不寒心哉伏願 殿下為善勿讓於 祖宗而用人思合於公  
論不勝幸甚不允○禮曹以日本國源義書契故曰源義丙子年始受  
圖書迨五十餘年其使仇羅沙也文饋餉時問源義生死則言頗錯違  
反覆窮詰則答云源義身死三十年其弟深左衛門繼跡右倭以死為  
生將至二十年欺誑通信至為詐護不當接對然待夷事重請收議  
施行傳曰其議于六卿以上○丁酉臺諫合同上劄曰王者體天建極  
固當以公明正大之道作民表率未聞以利為國者也夫利者人所同  
欲苟不以教化隄防之則民之趨之猶水之就下况上之人先以利導  
之乎昔漢武帝立均輸法宋神宗置市場司是皆為軍國儲費而猶且



海內愁怨古今嗤笑今也以千乘之尊長升斗之利以爲私用豈不累  
聖德而羞後世哉且於歛散之際無賴之徒憑籍國威賈緣爲奸虛張  
名數剝割貧民或有不支以逃者逮及隣族叫號怨泣無所控訴廢朝  
飢饉流離之餘萬口嗷嗷豈得蘇息而反受如此之苦以 殿下之仁  
寧不於此而一動念哉若謂以此孝奉 慈殿尤見其純繆王者據一  
國之富得民和保天祿以奉其親自然安富尊榮豈不休哉若浚民膏  
血俾民失所則雖有一國之富安得榮養哉忌晨齋無謂尤甚佛氏之  
妖誕幻惑灼然可知 殿下聖學高明而尚不悟何哉詩云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設使冥福可資聖帝明王必不用邪術行左道以求之哉况  
萬萬無此理乎夫子之言孝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夫  
王者外有園陵內有寢廟繁其采盛將以正禮至誠感通昭格無間安  
有屈在天之靈跪起拜伏於胡鬼之前辱以非禮之享而謂之孝乎顛  
倒悖戾莫此爲甚而 殿下尚忍不革可勝痛哉若夫官位者人君待  
賢之器倘或授非其人鮮不有負乘致寇之患參贊貳弼化非年少  
武人伴食之所宗正表率宗戚非貪冒無恥逞私之地乳臭蘭茸之輩貪  
黷庸鄙之流或藉勢驟陞或違法授職名器於是而猥賤朝綱於是而紊



弛百職不修士習日汚今當大亂之後振起肅清猶恐不及而政多姑  
息如此誠恐國勢從此而委靡矣凡臣等所論數事大關治化在當今  
宜所先務 殿下以聖明之資應千一之期中興大業撥難反正此正  
大有為之會也誠能廓擇剛斷恢弘大道罷內需司長利以絕私門革  
忌晨齋以闢邪術重惜名器以振朝綱增光前烈垂耀後代豈不韙哉  
臣等待罪言官誠意懇激有不能自己伏願 殿下垂省焉不允○弘  
文館直提學柳希渚等上劄論內需司長利忌晨齋事請納臺諫之言  
不允○政院將源義使价接待當否之議入啓領議政柳洵永嘉府院  
君金壽童密原府院君朴健以為當優容以示包荒之意左議政朴元宗  
右議政柳順訂交城君盧公弼昌山府院君成希顏領中樞府事朴安  
性驥平府院君閔孝曾礪原府院君宋軼右贊成李輯兵曹判書金應  
箕戶曹判書張順孫以為斷不可接待左贊成李孫吏曹判書申用漑  
工曹判書朴說左叅贊尹金孫刑曹判書金銓以為勿接待當給過海  
糧以示柔遠之意傳曰議意不同不可指一落點可備言奸詐之狀而  
却之但勿使飢餓於道路且今後受圖書年以者來則皆可詰問○戊  
戌臺諫啓前事不允○己亥臺諫合司上疏其略曰內需司之設雖曰



權輿於祖宗之朝其初特為取便內用而略置之耳豈意其流之弊  
欲散取息於民蔓延至今終成巨害乎昔者先王之為治也苟以利民  
則為之不以已利而病民恒賦之外不加毫末至均輸推酤等法作而  
始周民取利然猶用之於度支經費之中未聞輸之於私儲內藏也唯  
漢靈帝取錢私庫一轉而亡以取千古詆笑豈意聖明之朝亦有之  
也大學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  
財散則民聚孟子之戒梁王曰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比皆甚言為利之害也  
殿下不顧聖賢之言甘蹈漢靈之轍使吾赤子以陷於催督逼迫之弊而不  
為之拯濟尚謂有愛民之心而能行愛民之政乎至如忌晨齋亦是高  
麗鄙俚之風不經無謂之甚因循至今抑不知何故耶高麗之初夷俗  
尚存因新羅弊習崇奉異教迄于季世汚染尤甚如封王師祝王子八  
關會置寺社田土臧獲等事不可勝舉當時士大夫亦效尚之齋僧飯  
佛之事遍滿閭閻卒之國亡於妖僧之手天之施報寧不可畏哉國家  
未免因循之習屈先王於妖鬼緇髡之下其慢辱侮褻之狀臣子所  
不忍見昔聖人之作禮也設為宗廟寢室之制列為簠簋樽豆之器味



其樂器薦其牲牢敬以將之誠以格之率禮無愆而鬼神克享報本追  
遠之道盡矣無以復加矣未聞從事於茫昧邪術之間然後為得奉先  
之孝也夫祭贊之職即古三孤三少之出表率具脩貳公弘化責任既  
重位望非輕自非有宿德重望者不能當也辛兄武由武出身不達於  
學位因驟陞人望尚輕加之以少不經歷之老成之德豈能以列具瞻  
之地鎮物諧俗哉宗簿寺提調即周之宗伯漢之宗正正已秉道儀範  
宗親糾其違而導其善以著國家敦睦之仁其任顧不重歟雲山君誠  
濁會鄙吝碌碌謀利處宗戚之首負維城之望不能以義自持法以賄  
戕人以貨私蕪掌數司所至為非簞簞污穢之名流布朝著豈可仍授  
其任以長其惡乎守令之職生民休戚所係不可輕也坡州嘗經徙撤  
民未蘇復則以朴永昌之疎慢無檢豈足以盡字撫之責乎成瑛之癡  
騷藉門勢驟陞高秩朝廷名器能不溷乎崔仁壽曩為羅州判官會  
縱不法汚跡彰著至今縉紳俾以唾罵則當不復置之朝列况處一司  
之長乎鄭子芝素著煩擾不謹之名金貞幹本是鄙劣無知之人劾黜  
未久旋叙班行甚失懲惡儆世之道况貞幹學問鹵莽操身無檢貪以  
汚行不齒士類學官雖微職任師表固非此輩之所處夫進退用捨之



際大關朝政之得失治道之污隆此又臣等爲 殿下痛而言之不置也近者天道失和沴氣乘之災異數興當農時而元陽爲旱盛夏之月陰雹屢降而西方尤其災不虛生必有人事感召之因恐懼修省之道宜無所不至而 殿下獨不以爲慮乎臣等伏觀今年四月議政府敬奉憂旱求言之教沉痛懇惻若出於至誠而及其言之邈然不納何前後之乖戾若是哉豈 殿下雖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耶抑敬懼之心或有所間斷而怠忽之念易以起歟此臣等爲 殿下拊心不已而 殿下絕之峻拒之固一至於此臣等以言爲責庸愚無狀誠不切至不能回天將何顏在職伏望帝臣等之職代以賢能仍啓曰未及於疏者敢以言啓雲山君誠宗戚貴卿不得一一言其過失但以貪汚一事言之上以臣等之言爲不信故又拾其所聞一二事而啓其爲宗簿寺提調推劾宗親始則以下終則遽變宗簿寺書吏謀奸一宗親妾及其事覺初欲痛懲終不治罪此皆受賂故也爲宗親府有司堂上宗親罪當收丘中收之私用雖准朔猶不給用事書吏受賂而後差之爲司饗院提調各色掌頻數更易以爲納賂之資有一飯監當置下等受段寸而置上考宗親有愛玩之物及良馬必取後已其貪濁類是不允○庚子臺



諫合司將前事再啓不久辭職而退○政院啓曰廢朝言事者不唯誅其身禍延一族故當時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比以言爲諱士氣摧沮以當時人心觀之數百年間無復有言事者及聖主中興公論大興事歸于正內而百執事外而守令畏臺諫不敢恣行紀綱日張臺諫之言行與不行所關甚大不必遠引前古廢朝之事殿下所目覩即位以後忘廢朝慘酷之禍恃聖上從諫之量進言不諱此國家之福今臺諫所言聽納雖有難易傳教峻截一切固拒或教之期以歲月不可聽也或教云臺諫必欲盡行所言則臺諫先自行之何必言於予哉如此之教非徒從諫之量不弘使士氣摧沮不得進言也人心轉移之機在上之一言今不從諫而有如是之教則前日諱言之漸將自此起矣傳曰臺諫當知無不言而人君當酌其可否故臺諫曰可人君曰不可人君曰可臺諫曰不可此古盛世之事非欲臺諫不言也○弘文館直提學柳希渚等上劄曰臺諫論奏盡意竭誠而殿下邈然不爲念至使辭去臣等不勝驚駭臣之能諫君者當人所難言而有所不避人君能納諫者忘勢所難言而有所不逆故能審利害決事機猶冰釋然若疵政鉅弊昭然在人耳目者中材庸主尚能斷而祛之況在大有



為之君乎今臺諫所論內需司長利忌晨齋二事眾口一談皆以為大防  
聖治所當亟改而 殿下獨不之知耶為民父母屬民以自利為人臣  
子而辱先以求福雖在庸駮尚知其非曾謂 聖明而敢行之乎入主  
之患在於不知其非知而不改為患尤大 殿下銳意思治聖學有功  
其於義利之分邪正之辨剖訐已盡猶拘滯因循靡然不斷使諫說  
不八公議見屈大負臣民拭目之望臣等深為 殿下惜之伏願 殿  
下勉循公議快決無留傳曰臺諫之言非特內需司長利忌晨齋兩事  
而已彈劾人物皆不聽納故辭職耳然決不可從也○辛丑 命召臺  
諫下辭職狀而傳曰勿辭臺諫更論啓不允辭職而退○三公啓曰端  
川郡守鄭士傑枉殺黃季同其子蕪司僕允熙聞其死曰我必報讎柳  
聃年亦言其一族等佩持弓箭圍士傑衙上戶長禁而止之云請下問  
聃年若實有是事則痛治圍衙者且恐士傑於中路見殺請護致士傑  
于京決罪傳曰可○弘文館直提學柳希渚等啓曰忌晨齋前朝崇佛  
之事國家因循不革長利雖 祖宗所設豈料弊至於此乎廢朝遺民  
尚未蘇復此二事皆 祖宗積弊之大者臺諫請罷而不得蒙以至於職  
辭臣等職在侍從不敢不言臣等昨聞臺諫先有行之教聞者孰不驚



駁廢主末年賊虐已甚而初年傳教不如是之甚也傳曰人物論駁臺  
諫常事然此等人不宜改正故不允希渚等三啓不允○高陽府院君  
申浚卒賜賻且進素饌浚叔舟之子以據崇班庸庸保祿無一事可稱  
謚昭安○壬寅 命乃臺諫就職辭職而退○弘文館直提學柳希渚  
等啓曰請快從臺諫之言使之就職不允○癸卯遣知中樞府事金俊  
孫賀 聖節○命召臺諫就職辭職而退○弘文館典翰金璫等啓曰  
臺諫侍從以公論爭之而固拒至此虧損 聖德大矣乞速聽納不允  
○禮曹啓曰對馬島主宗盛順通書契于邊將者以邊將尺量船隻禁  
戢商販事皆依舊法不少假貸故恒居倭憤恚赴愬且特送之請多不  
從之因此發不遜之辭然不可疑畏彼怒少有撓法亦不可因此挑怨  
激成邊釁但令邊將語之曰斗斛皆烙印官用米豆出納皆用此計量  
況於外國人給料豈別用新樣小斗萬無是理且船隻本有大小皆因  
所見尺量爾所目覩豈有盈縮商販禁限亦有舊約非自今始近來邊  
將於量船時慢不致意以小為大越限行商者亦不禁戢是皆有司之  
過非法本然也今 上即位法度嚴明從前廢弛之事一切修舉吾等  
身任邊將尺量船隻禁戢越限與販皆依國法且遵舊約豈敢違越欲



修簡一陳道第島主新立未嘗遣使赴告朝廷而朝廷亦未嘗遣慰  
島主吾等義不可私通折簡以此意嚴辭開說入送為便但待夷事重  
請收議施行 命收議于六卿以上領議政柳洵議曰李友曾赴任後  
接遇恒居倭及使來船隻務欲盡如國法不如前時邊將模糊苟且之  
為故恒居倭等想于新島主致有此不遜之辭耳今所答當如禮曹之  
啓但答辭當委曲而不宜主於嚴國家待此夷不可不謹使邊將當悉  
此意從之○甲辰命召臺諫就職又辭職而退政院啓請速納臺諫  
之言不允○弘文館典翰金璫等上劄曰臣等共忌晨長利以言以劄  
累瀆 聖聽而 殿下直以 祖宗所不革拒之甚嚴臣等謂 先王  
所置如周官良法則固當率由自餘律令條列雖因一時便宜而後或  
弊生則不得不改況此二事初不利民裨化而設哉其在 祖宗朝因  
循弊習欲革而未遑者非一 成廟銳意初政多所更張如度僧祝壽  
之罷以 貞熹王后在上勢有所難斷而罷之不疑可見 聖意所在  
獨此二事尚循其舊者豈以此為後嗣所當遵守特欲漸以去之耳繼  
志革弊正在 聖躬而 殿下非惟不能革反以積弊餘習為 祖宗  
舊章而必欲固守勿失上以違先志下以杜公許臣等不勝失望伏願



殿下更留三思不允○乙巳 命召臺諫就職臺諫啓曰雖百申 命不

敢就職遂辭職以退○弘文館直提學柳希渚等上劄論忌晨長利  
二事之非請從臺諫之言不允○成均館生負全獻等上疏論忌晨  
齋之非不允○丙午會寧府使金五倫拜辭仍啓曰會寧於五鎮為巨  
比來殘弊人民流散今新設甫乙下堡以會寧軍士分防至為單弱  
堡乃三衛野人出入會寧之路且野人赴告於會寧者先告於堡將其堡  
將以僉使結銜鎮服夷心且其城子自今年九月始築請亟遣堡將  
九城堡館宇營建等事專委任之傳曰可○命召臺諫就職辭職  
而退弘文館亦啓前事不允○成均館生負全獻等上疏論忌晨齋事  
傳曰雖臺諫侍從之言亦不聽也其以汝等之言改之乎○丁未 命召  
臺諫就職辭職而退政院弘文館請從臺諫之言不從○成均館生負  
全獻等上疏略曰 殿下因拒臣等之疏曰雖臺諫侍從之言猶且不聽  
况爾等乎 殿下此言恐至於喪邦也公論所在不可以為蕘之賤而  
輕之公論所不在不可以公卿之貴而重之要在格君匡國而已臣等涵  
養國學固將為國家之用不可以為蕘之賤而待之其格君匡國之誠  
豈異於臺諫侍從之臣哉夫臺諫侍從者君有過失事無巨細悉宜



爭之若臣等則事關國家之興亡吾道之盛衰不可坐視而莫之救然  
後出而言之則豈不有重於臺諫侍從乎 殿下何忽之至此耶此臣  
等痛恨飲泣竊爲 殿下中興之美惜也不允○戊申 命召臺諫就  
職辭職而退弘文館啓曰臺諫侍從儒生等極言其不可 上意已知  
其爲公論安可不納乞速快斷不允○舍人李自華將三公意啓曰臺  
諫累日論啓不得請至於辭職以朝廷耳目久曠其職駭於聽聞人君  
聽言之道不分狂妄切直而皆容之況今臺諫所啓皆國家大計不  
可留難而決然不聽臣等至爲未安忌晨齋之非前日經筵已盡啓之  
其屈辱 先王甚矣士大夫亦不爲僧齋已久僧齋者先飯僧而後  
祭祖也若改此事則當就職矣臺諫廢事非徒紀綱解弛其弊不可  
齋勝言聞儒生等亦上疏極論是公論之大者乞速聽納不從○成均館  
生負全獻等再上疏極論不允○藝文館奉教文瓘等上劄論忌晨齋  
長利事請從臺諫侍從之言不允○己酉 命召臺諫就職辭職而退弘  
文館直提學柳希渚等上劄論忌晨齋等事不允成均館生負全獻等再  
上疏不允○庚戌 命召臺諫就職辭職而退○左議政朴元宗啓曰臣訟  
奴婢于漢城府李鐵敷等不勝憤恨呈狀指臣曰據奪無厭無恥莫甚與



廢朝田同不異云臣備位三公彼亦不甚迷劣而凌辱至此請令憲府  
快決彼若應得則雖稱田同臣當甘受若不應得則如此詆毀有關風  
俗其呈狀自 上見之則可知彼者之惡傳于政院曰李鐵墩等詆  
毀大臣有關風俗其囚于禁府其訟亦刻日決折若不直則當痛懲之  
○六曹堂上同辭以啓請速納臺諫之言不從○左議政朴元宗右議  
政柳順汀啓曰臺諫曠職已久其所啓之中忌晨齋一事尤可革無  
疑萬有一毫關於薦誠 先王之事則臣子安敢請廢誣罔辱先甚矣  
先廢此事則臺諫必就職府院若金壽童宋軼閔孝曾等亦以此啓之  
不從○命名臺諫就職辭職而啓曰古人云可不相濟又云獻可替否而  
上教以為可否在於上臣等未知 上意也又教云 世宗不革忌  
晨齋 成宗復立長利今若改之是違 祖宗也臣等之意異於此  
世宗稱爲海東堯舜而晚年崇佛乃白壁之微瑕也然 世宗成宗  
之嘉言善政昭著國典何不法此而強效微瑕也臣等言不激切故不能  
開悟 聖聽此所以決不就職者也遂退去○成均館生負崔順成等  
再上疏論前事弘文館藝文館亦啓之皆不從○兵曹兼判書柳順汀  
判書金應箕啓曰北道人潛賣人物於城底野人已爲成風吾民日



漸減少至為可慮前者各鎮城內居人作為五統統有長每月季點閱  
雖闕一名必罪統長近來守令不行此法故賈人者尤為恣行請下諭  
于其道監司兵使申明統長之法以為禁防且 祖宗朝水牛雖非我  
土之產而分養各邑者欲其孳息而使我土人民用於耕種近者以為無  
所用放之海島勢必飢凍盡死非 先祖之意也請分給民間若物故  
勿治其致死之罪則有財之民或能養之漸習耕種民蒙其利傳曰賣  
人事依格下諭水牛事議之可也○戶曹判書張順孫啓曰會計國儲  
非徒祿奉不足國用亦且不裕又聞今年水旱相仍農事不實災傷敬  
差官請御史結銜踏驗收獲前何如前此敬差官令委官審視委官  
以實為損以損為實上下之等在其掌握奸偽日滋其後更立面等第  
之法而其弊亦不痛革若擇遣敬差官親為踏驗則必無業去稅存之歎  
而八國之數加於前日請議諸大臣廢朝所納白苧布黑麻布及雜物  
之價總計之則十萬一千六百九十一匹若依數題給則國儲不裕不  
給則情涉曖昧典設司帳幕單挾大小并七百二十二件盡數遺失問  
于其時官負則廢朝無遺入內不出云今若推徵其典守官負則無據  
欲減會計則厥數不小并須收議且以陳醬酒請分給軍士及各司奴



婢皆從之○永嘉府院君金壽童等議定傷敬差官常於收穫後散遣  
只見自根則禾穀實不實無由知也且踏驗似是良法然一境之內結  
負數多守令豈能出入壟畝一一踏驗乎不得已委於吏則必有奸偽  
徒為紛擾而無益今次敬差官可擇秩高勤謹朝官兼帶御史收穫前  
設遣布價及雜物價依數題給則國儲不裕若全不給則亦為未便但  
其時因物價騰踊定價猥濫可令該司適中改市准漸次題給遮日帳  
豈盡是廢朝入內不出其間官吏不謹看守致令遺失者亦多然追徵  
無據可令該司磨鍊減錄會計水牛依兵曹所啟從民願給之使養為  
當皆從之○辛亥 命召臺諫就職臺諫辭職而退弘文館藝文館亦  
啟不允○成均館生負崔順成等上疏略曰臣等連日進疏 殿下以狂  
童仔之竊以為吾道之辱自 殿下始矣夫吾儒 先王之所尊重而  
殿下反辱之異端 先王所排斥而 殿下反護之是辱其所當重而  
護其所當辱豈 先王崇儒古道之意乎臣等所言初欲排斥異端  
而反使吾道見辱於 殿下之一言是 殿下不得辭責於 先王而  
臣等亦不免為吾道之罪人也不見○壬子 命召臺諫就職曰所論  
等事不可聽則已李自堅尹衡安範並適之其餘以遠之事雖以廢事



不可從也臺諫啓曰廢事臣等亦知之欲革萬世之弊何暇計一時之弊論啓既久而只適三四人豈從諫之實乎臣等所論皆大事而此三四人則不關臣等豈以此就職乎遂辭職而退○藝文館奉教文瓘等上劄略曰王者之道在於無私而從善最大石循已私而務自用愎諫諍而排公論則將何以為國今 殿下中興致治四年 于茲修舉闕典除祛宿弊此其時也其於忌晨齋長利二事固當痛革而不惟不革舉朝論執如水投石莫之能入是 殿下桎梏已私沮抑公論也弘文館亦啓之皆不允○癸丑 命召臺諫就職辭職而退弘文館藝文館亦啓不允○甲寅命召臺諫就職臺諫啓曰臺諫曠職則寃悶莫伸論事頓廢今以點馬兼帶臺官馬政非憲府所掌况為點馬者亦有武班不識事體之人如是則憲府之任漸輕而國家事體亦有妨如此事皆可啓而無臺諫故不啓耳乞速迺臣等職傳曰卿等必以為如此事多之時若不就職予必聽從然此二事予意已定故不從臺諫啓曰人臣得為言官以言責為己任納君於無過之地不得其言則退臣子之職分也安有假廢事之弊格君之過舉乎臣等不得其言而退不可復有所言然見 殿下之失言不得不言人君當虛懷納諫而今者拒諫之



念先定於心雖善言無自得以入矣此失言之大者臣等廢事已久乞  
於今日之政適之不允遂辭職而退○弘文館上疏論長利忌晨齋事  
藝文館亦啓皆不允○以李世仁為判決事○乙卯 命召臺諫就職  
辭職而退藝文館上劄論之不允○黃海道觀察使李自健狀啓曰松  
禾有強盜二十餘人乘縣監入衙群吏退散自晝突至衙墻外亂射窓  
壁以劫之遂入軍器庫取弓矢破獄門出曾囚同黨及妻向九月山而  
去縣監安繼宗殘劣無威以至此請罷黜別遣捕盜將窮捕傳曰可○  
丙辰 命召臺諫就職辭職而退○三公啓曰新除守令甚多以臺諫  
廢職迫未署經其從馬贏糧又留弊亦不贊其從馬還送竄臺諫事畢  
給馬下送而金海要害之地邊豐可慮新府使許楨不合邊將請擇差  
松禾縣有賊白晝成群突入官府略無畏忌請別遣京官抄率軍官與  
觀察使同力追捕會寧判官申奉盧受由上來以病久留如今邊境可  
慮之時久曠其職未便請適且邊方守令已令勿許受由而其法略  
不舉行請更諭監司兵使後勿如是皆可之○丁巳 命召臺諫就職  
臺諫啓曰臣等所言一不聽納決不可就職然別有可言之事凡有彈  
論之事則臺諫弘文館相為表裏在古翰林學士之職未嘗不參論國



家之事故唐宋人君合與臺諫一禮論事之詔累見於史至我朝集賢  
 殿轉為弘文館如細瑣之事則已若君德與朝廷得失之大者必皆論  
 啓不得請則或辭職或空館 成宗亦教侍從當知無不言故弘文館  
 隨思慮所及或先臺諫而論啓若臺諫未盡其責則駁之近者臣等所  
 論雖是 祖宗因循之事然實不義非禮須及此時改革故弘文館亦  
 論啓而臣等聞應教安處誠校理李思鈞唱言於館中曰 成宗朝弘  
 文館不言事至廢朝極言事今則又過於廢朝云此二人後生也集  
 賢殿弘文館前例 成宗朝事何以及知乎又曰侍從言事宜不過十  
 日云又曰設使左遷為判官典籍自今不然論事云他負皆欲連論不  
 止而為二人所沮二人在論思之地唱為邪說心術不正莫此為甚請  
 黜遐裔以懲為臣不忠者 聖明在上士風安可至此臣等終不可  
 就職然此事不可以辭職而不論故啓之傳曰安處誠李思鈞果言之  
 乎其未可知也然豈欲中止而發此反覆之言乎且卿等云終不可就  
 職入君持取舍之權而臺諫之言可從則取之不可從則舍之今臺諫  
 必以得請為期少不如意則輒辭職是取舍之權不在於上也若取舍不  
 在於上而廢革由於下則國事之不義非禮者豈特此一事也皆任意廢



革可也然則事皆自歸於正不必勞於廷爭也臺諫啓曰安處誠李思  
鈞事未審 上教所指二人曰弘文館非臺諫例也 成宗朝不言事  
至廢朝極言事且曰此二事六曹必不言臺諫不必言弘文館不必言  
若自知其不必言則何為累日論啓乎 上雖以 祖宗朝古事而留  
難豈不洞知其不義非禮而臣下誰不欲力請革去乎第以 上以  
祖宗朝因循之事未能卒革耳臣等當及此機會欲革而二人堪為此  
不正之言其心之反覆可知臣等以謂 上意必驚駭而今所教不分  
明不以臣等為信不勝失望彼二人必以臣等所啓為非則當駁臣等  
且下教取舍之權當在上也取舍亦在上故不見聽則退去也大抵生  
殺與奪廢置之權在上進退之義在下臣等有言責而所啓之事一不  
見納則安得不辭而去乎遂辭職而退○傳于政院曰臺諫凡有所啓  
皆欲得請而後已予意以為取舍在上而可不相濟所言可聽則聽不  
可聽則不聽也然臺諫持公論人君執偏見必臺諫是也今觀臺諫之  
志終不就職國事不可如此曠廢予有所問事其召議政府及府院君  
六曹判書○問于弘文館曰若以安處誠等二人之言而中止則豈可  
謂公論乎卿等果為此人等所沮抑而不啓乎弘文館啓曰館中共議



而止之安可以一二人沮抑而止乎又問處誠等曰果沮抑館中公論乎對曰二事大闕君德故館中共議以言以章累日論啓言則有盡天聽邈然安可終年而啓之乎故館中共議止之但議止之時臣等先發言館中相可否之言書不可既臣等已行罪矣下問僚中則人人各記一事必能盡之矣但議罷散坐時有同僚言之曰臺諫聞之得無以我輩爲非歟臣等以戲談荅曰雖被臺諫之駁左遷爲常職亦各有意且與諸僚相語臺諫合司與辭職無乃輕爲之乎六曹論啓亦早云矣傳曰知道弘文館啓曰臣等初啓與中止時皆共議爲之而臺諫獨駁二人曰邪諂是極言小人之形狀此非但指二人臣等不可在侍從之列請避嫌傳曰予意亦謂初啓中止皆館中共議而必非一二人之所沮也臺諫之傳聞是則弘文館非也臺諫之傳聞非則弘文館是也自有是非何嫌之避弘文館啓曰大抵論事之際館中共議非一二人所得擅也臺諫指二人曰邪諂曰異說非獨指二人並指臣等也得此二惡名雖百執事之中尚不可容况在侍從之列乎故避嫌傳曰勿避嫌史臣曰當時館員既爲安處誠等之所沮抑不能言事及其下問之時庇護同僚不能啓之以直殊夫人臣之道今又以不直之辭敢來避



嫌其無根然邪今不能懲其邪心故厥後處誠為掌令以沮抑公論敗  
○命召臺諫傳曰問弘文館則曰始論終止皆館中共議豈二人所沮  
抑乎問諸安處誠等則曰館中共議以止豈以臣等之言而止乎然臺  
諫豈不詳聞自有是非矣臺諫辭職而退○政府及府院君六曹判書  
承召來會賓廳傳曰臺諫辭職已以予每使就職答曰決不可就職今  
日又以安處誠李思鈞等沮抑公論請罪觀臺諫之志終不就職明矣  
大抵論事臺諫之職而取舍之權實在於上矣予執一意雖不能無誤  
今臺諫小事皆得請然後就職經筵亦不隨參使予以無耳目之官君  
臣之間豈宜如此乎 祖宗朝亦豈無臺諫言事之時豈無不聽之事  
而今則一切不計上之取舍而但稱公論必欲行之則可否不在上而  
在下矣若可否當在上則二事吾意已定決然不可聽納也其共議言  
之永嘉府院君金壽童等啟曰臺諫受言責之任國家有不合理之事  
則雖小必匡正古人論君德從諫為大人君若以取舍當在上為執心  
則其終不能無弊且事有輕重大小臺諫論事而辭職雖終不見聽或  
有就職之事亦有因臺諫之啓而上自取舍之事今臺諫之論非獨臺  
諫之意在朝之人皆以為未便實一國之公論也上不聽納而強使就



職爲難下不見聽而自就其職亦難如忌晨齋甚大事故臣等前日亦  
啓之傳曰今日雖暮欲問此事故召之耳予意以謂臺諫事無大小皆  
必得請然後就職則不必爭論於予也今日臺諫以弘文館從安處誠  
李思鈞之言而中止駁之故問諸弘文館則曰豈以二人之言而止之  
乎實共議止之以此觀之臺諫所言不實也卿等之意亦以謂取舍之  
權爲不必在上也壽童等啓曰臣等非以謂取舍之權不必在上也若  
上意先執以取舍之權當在上則其漸必有弊古人云不可先有期待  
之心也若先有期待而謂取舍當在我則從諫之量必不恢弘臣等爲  
此啓之耳小事則已大事則欲上聽納此臣等之意也雖臺諫小事豈  
能一一聽納而後就職乎且神不享非禮此忌齋非惟不享反爲屈辱  
若有一毫誠敬及於先王之事則臣子所不忍爭論也朴元宗獨啓  
曰其屈辱先王之狀臣前於經筵啓之非但士大夫國入皆以爲未  
便請從臺諫之言傳曰以事言之豈無輕重但今臺諫之意事無大小  
一一見聽然後欲就職此雖異端之事其來已久不可卒革予所問者  
特以臺諫以謂取舍之權不必在於上故耳卿等所言之意予已知道  
○戊午安處誠李思鈞啓曰侍從凡言事終始皆共議非一二人所欲



為而為之所欲止而止之臺諫合司殿臣等曰請黜遐裔臣等何顏在侍從乎乞避嫌 命召臺諫傳曰問弘文館則皆答曰共議而止之豈

以二人之言而中止乎問二人則曰其時多叢戲言不可盡記予意以

謂弘文館若以二人沮抑而止則豈可謂之是耶臺諫亦豈不詳聞而

言之然此事有是非也臺諫啟曰 列聖相承未革之弊唯此二事

中興之時所當革祛且啓用人之失而皆不從之故臣等敢辭職安處

誠李思鈞亦知其非同議啓之而反有中變以臣等為失事體六曹為

輕舉妄動何前後之相乖乎此二人不可置之經筵官故臣等敢論之

而反以臣等為不信今教以自有是非此以臣等為非也彼二人出言

纒隔數日而不能詳記云此亦詐也且下問之時泛問則弘文館必

不曰為二人所沮抑也二人必不曰果沮抑館中之議也若歷舉

臣等所啓之辭詳問之則安得隱諱乎大抵臣等所啓皆朝廷公論故

草茅儒生亦上疏爭之此二人變亂是非臣等意必因臣等之啓加以

大罪反以臣等為非尤不可就職辭職而退 傳于弘文館曰侍從之

任果與有言責者異矣第以臺諫至於辭職故卿等從而爭之也臺諫

以卿等不終始同力為論予不知其意也弘文館始言終止皆所共議



也卿等實不為二人所沮抑而止何嫌之有且二人沮止之言果有之乎弘文館以二人之言而沮止乎若然則弘文館果非矣臺諫所論邪諂不忠乃指二人非舉指一館也臺諫數此重論自有是非矣弘文館啓曰本館之負非止一二若有所啓之事則一會共議又有所止之事則亦會共議豈可以一二人之言而沮之乎此亦共議止之而臺諫獨論二人是實舉論臣等也彼二人所言則臣等未之聞也雖有之議罷散坐閑話中戲叢之言臣等安得盡聞乎但合同太速六曹太早左遷為常職等語則臣等聞之矣且館中共議止之事而獨請罪二人請避嫌傳曰勿避嫌但臺諫以予為泛問而不歷舉所啓詳問故弘文館及二人敢諱云卿等若實有所聞其勿諱之臺諫論二人之言有六曰成宗朝侍從不言事廢朝極言事今則過於廢朝曰侍從言事宜不過十日曰設使左遷為判官與藉自今不來參此議曰臺諫不必言六曹不必言弘文館不必言曰弘文館非臺諫例也曰臺諫失事體六曹輕舉妄動此等言果發於二人而卿等聞之歟弘文館啓但聞左遷為常職合同太速六曹太早之言而已弘文館非臺諫例之言則非徒二人之言實館中之議也然皆散坐之言非一時同坐中所言也傳于安處



誠等曰所云六語果爾等所言歟處誠等啓曰 成宗朝侍從言事與  
否臣等雖後生豈不聞之然此非臣等所言侍從言事何有定規而必  
以十日爲期乎此則慮所不及况形諸言乎弘文館非臺諫例也云者  
非獨臣等館中皆言之臺諫失事體等語亦非臣等所言也但議罷之  
後有一同僚言臺諫聞之得無以我輩爲非乎臣等答曰雖被論左遷  
爲常職各執已意何傷散坐時臣等又言臺諫合司無乃太早乎所言  
止此而已仍啓曰公論非獨臺諫執之也館中亦持之臣等若發此言  
則先被駁於本館奚待臺諫之論哉臣等同僚不下十二四人若 下  
問言根出處則可知其情狀矣傳于弘文館曰臺諫以爲歷舉問之則  
可知云而予以爲雖無狀之人必不出此言問之則果虛僞也臺諫以  
中止爲不可而因左遷之語爲誣陷之辭耳是非已見勿避嫌弘文館  
啓曰侍從臺諫名號雖殊所職一體也皆欲廣開言路扶持直氣豈欲  
誣陷必有所聞而啓也傳曰臺諫豈皆親聞乎必傳聞言之也傳者雖  
以直傳而聞者增益則誣陷人也卿等及二人皆曰不聞不言以是觀  
之臺諫無不嫌其不同事而誣陷乎更啓曰臺諫豈不詳知而啓之手  
必有傳之者故臣等終日詰諸僚中皆曰不聞二人此等言也既不聞



之又何傳也柳沃昨日下午鄉唯未問諸此人耳臺諫隨所聞而公言豈  
欲誣陷人哉是傳之者妄也今傳教以臺諫為誣陷不勝惶恐○安處  
誠李思鈞啓曰臺諫以極惡大罪加之臣等 殿下問之而臣等所言  
則盡啓所不言則不啓 殿下已知臣等無罪但得罪於公論於何暴  
白我臺諫既言臣之僚中人傳之若 下問同僚則君父之前何敢有  
隱哉同僚文飾臣等之言而傳之則其人非矣臺諫信其不信之言而  
啓之則臺諫亦豈是乎臣等言而諱之則信有罪矣敢待罪傳于弘文  
館曰二人雖有大罪當明辨然後罪之僚中皆曰不聞二人皆曰不言  
於何明辨而罪之哉古有奸細之徒誣陷忠良貽患國家聞言之人傳  
其虛偽而臺諫信之請罪予不問其由一以臺諫之言罪此二人罪是  
不近於誣陷乎傳于安處誠等曰問于弘文館則皆曰不聞且僚中亦  
皆曰無有傳於臺諫者但柳沃下鄉來則是非可辨勿待罪 命召臺  
諫就職臺諫啓曰臣等所論皆不見聽已不可就職安處誠等以臣等  
為失事體尤不可在職且昨日教云臺諫之言虛偽也今日又教自有  
是非是以臣等為非也以臣等之言置之度外無有可否臣等何顏在  
職請亟罷臣等之職辭職而退再召臺諫仍傳曰卿等以為若歷舉而



問之則彼必不諱云故歷舉而問之安處誠等則曰但有左遷及合同太速六曹太早之言餘無所言弘文館則曰館中共議而止之豈爲二人所沮乎不聞處誠等有此言云以此觀之此言出於卿等而有所增益也卿等既不親聞予亦不察是非罪之則是誣陷也臺諫啓曰臣等所論一不聽納不可就職但聞安處誠等事不勝驚駭而啓之彼處誠等言之於獨中而下問之際諱之是面欺也弘文館聞二人之言而庇其同僚亦諱之是不直也臣等請加大罪於人而豈不詳聞啓之乎又以臣等爲誣陷云臣等當伏面欺之誅決不可就職辭職而退○已未 命召臺諫仍傳曰卿等欲加大罪於安處誠等其事非輕故予詳問館中及二人皆答以不言不聞若實有所言所聞而隱之則是面欺不直也予之所問甚詳豈不以實對乎必無是理也非臺諫親聞之事而予從而罪之則非誣陷而何卿等詳陳所聞處而質之則可辨只以館中及二人之言而觀之則與卿等所言大異矣其餘所論事中心可聽事則已聽之矣安可一一從之其速就職臺諫啓曰二人言之而諱之館中聞之而諱之是欺君也欺君者無上也而反疑臣等構成入罪惡而不信安可就職彼二人雖不盡服其所言然其所服之辭與臣等



所啓同者亦多矣以此觀之天鑑已昭其情狀同僚中有一人聞之亦  
自痛憤以為若以左右有人則何敢發如此言乎及其下問之際庇  
其同僚而諱之庇同僚與對上問自有輕重而館負強辭諱之是非  
不可不定若詳啓其言根則是非可立辨但臺諫不可啓其言根故如  
是耳辭職而退○弘文館直提學柳希渚等啓曰昨日下午問臣等皆以  
實對臺諫以臣等為不直為面欺臣等將比惡名不可在侍從之列且  
臺諫以為臣等同僚傳言而聞之云臣等相問皆曰不傳而同僚臣等  
之避嫌臣等同僚中實有傳言者則其奸莫甚大抵人君聞言根於  
臺諫其弊至大然信其不實之言指臣等或以邪諂或稱不直面欺此  
則不可不暴白也請詳問傳言者傳曰以臺諫之言觀之傳者必館中  
之負也卿等若固諱而臺諫啓其言根則館中傳言者罪增重矣其勿  
諱之弘文館更啓曰臣等無有所聞亦無所傳也校理洪彥弼啓曰臣  
亦無所傳但館議罷後私語柳沃曰李思鈞雖被駁左遷之言不當發  
於同僚中云耳校理權福啓曰臣往讀書堂正言成世昌適往同宿世昌  
問曰爾館中何中止不啓乎臣答曰共議止之世昌曰何以議止乎臣  
答曰弘文館非如臺諫論啓將二十餘日未得蒙允故議止之耳世昌屈



指計曰初十日臺諫呈辭爾館上劄越二日始啓僅十餘日何以云三  
十日耶臣荅曰十日已過懇啓不見所啓之言已盡不可長立與臺諫  
相為始終也弘文館啓曰請召柳沃問之○再召臺諫就職仍傳曰卿  
等以為弘文館負傳之云故問之則皆荅以不傳唯柳沃下鄉請召問  
當召問之臺諫啓曰柳沃來則當問之臣等聞二人發言於列坐處而  
館中庇同僚不直啓之 上教又以臣等嫌不同事而誣陷也聞此教  
不勝惶恐臺諫以論事為已任何必賴他人乎萬無是理誣陷善良雖  
至惡之人猶不為之况臣等乎決不可就職遂辭職而退權福啓曰臣  
反覆思之無有所聞無有所傳但往讀書堂之日與世昌相話之言未  
盡啓達追思之世昌曰議政府六曹豈不如君等之計料而敢啓乎臣  
以館中嘗聞之言荅曰臺諫合司辭職政府六曹之啓皆無奈太早乎  
又有大於此事則後將何以哉久之臣又曰嘗聞之弘文館非臺諫例  
也若關係國家保養君德之事則宜固爭也若他事則雖在 成宗朝或  
爭或不爭廢朝多有失德故館中屢言事耳世昌曰爾所言非也 世  
宗朝因論事不見聽則空館 成宗朝侍從與臺諫一體知無不言何  
等識事人有此言而汝聞之乎然此皆醉中閑話間論懷之辭也臺諫



無奈聞臣此言以臣聞於安處誠守而傳言乎臣以此惶恐追思啟達  
傳曰知道○庚申 命召臺諫就職臺諫答曰臣等聞權福之啓此非  
福之言也實二人之言也但欲庇同僚而托為已言也以二人所服之  
辭衆福所啓之言而斟酌則 天鑑可照其情狀而不唯不罪二人反  
以臣為誣陷尤不可在職辭職而退○傳于權福曰臺諫云爾所言非爾  
之言實二人之言然乎傳于弘文館曰前問之時卿等皆以實答之然  
臺諫云權福之言實二人之言也且館議罷時衆中分明言之云無奈  
卿等有所聞乎更思言之柳沃雖來必如卿等之言則將何以辯之弘  
文館答曰前日下問之時既皆以實對之雖反覆思量無有所聞若詳  
究言根則可知臣等不聞之實權福答曰前日再被 下問既以實對  
臣與世昌往讀書堂閑話時有干二人之言絕無有也臺諫以臣之言  
為二人之言若 下問世昌可知此言不干於二人也傳曰臺諫豈不  
聞世昌之言而言之乎雖問世昌豈異辭乎此事終不可不辯也福啓  
曰臣實以二人之言而傳於世昌則 上前豈得不直啓乎昨夕與世  
昌面質於香室亦有證聞者若 下問世昌則必直啓矣傳曰其問  
于世昌曰與權福相問答之辭宜盡言之世昌啓曰臣於讀書堂問權



福曰弘文館何遽止乎答曰館中共議止之臣問曰何以議而止之答曰館中議云弘文館論事宜不過十日而近二十日啓之今可止之云故也臣又問曰謂臺諫非所當啓而啓之乎臺諫則已政府六曹豈不熟計而啓之乎答曰六曹所啓既早臺諫辭職亦早且云成宗朝弘文館言事不如此至廢朝始多言事今則又過於廢朝臣又曰此言極非世宗朝論事不見納則至於空館成宗朝論事不見聽則至於辭職况今時則人人尤可盡言之秋也吾等亦累年任館職何等知高體者在館爲此答乎爾輩所言甚失福答曰吾輩豈不自知其甚失然館議如此一二人何能爲乎臣又問曰僚下人無有未便於此議者乎答曰雖有之使不得言而沮之奈何臣又問曰誰首唱沮抑乎答曰館中之議如是不言其名臣又問曰直提學典翰強止乎答曰否臣又曰僚下強抑乎答曰秩卑僚下何敢強抑乎特數人之所爲也臣又問曰臺中已疑之無乃安處誠李思鈞洪言弼乎答曰何疑於彥弼乎彥弼則強欲乃啓而不得矣臣意以爲福之所言皆二人之言也成宗朝不言事至廢朝極言事之言疑二人所言也臣等已啓二人之事往弘文館見副修撰金正國曰君知臺諫啓事乎答曰不知也臣於是



一陳之至廢朝言事之語正國卒然應之曰指廢初年而云正國又曰其間戲言何乃盡啓乎臣又曰若止之則止之何用多言乎正國曰不然則其誰止之云故臣意以為權福所言非二人之言實福自己之言則正國何不曰此非館中之言乎掌令申錫啓曰此言非他言根例也須詳啓然後可知其情狀故無遺啓之臣家與柳沃之家不遠故常相訪一日沃訪臣曰我以母病呈辭下云臣曰爾等言事而中止須好士沃有慚色曰吾館中此事至為荒唐館中一人曰雖被駁於同僚及臺諫左遷為判官為令為與籍不來衆此議云前者沃語臣曰安持異論強止之云故臣問曰安處誠之言乎沃答曰李思鈞大唱於會坐中於是左右皆共議止之臣又問曰所啓之事正也雖左右止之君獨不可毅然堅執乎沃答曰吾則秩卑館中同吾志者雖多亦秩卑不能強也臣又問曰安李大唱止之乎答曰然翌日臣辭職出寓路傍奴家沃適過行臣欲叙別招入沃曰我所言之事君等已啓之此言根出於我欲告諸同僚而忙未果也且慷慨形色曰李思鈞若以為左右有人則何敢發此言乎我秩卑故未能強之且曰彼等相與憂曰謂六曹輕舉妄動之言若下問則將何以對之臣又問曰是亦李思鈞之言乎答曰聞



之日久不可詳記疑其爲安處誠之言也獻納金淨啓曰臣往讀書堂  
堂負與安處誠之言謂臣曰今臺諫所啓之事政府六曹啓而中止儒  
生上疏而中止弘文館亦中止臺諫孤立無助必不得請而退矣且今  
臺諫所啓殊失事體云臺諫啓曰臣等聞二人之言驚駭而啓之反疑  
臣等以誣陷也弘文館及二人皆諱其半只服數語雖以數語觀之可  
照其情狀二人皆臣等所交遊常與同官者且在近密之地臣等若不  
詳聞則何敢論啓乎且彼雖中止於臣等安有私憤而敢誣陷乎只爲  
國事啓之耳遂辭職而退權福啓曰今日成世昌所啓與臣相語於讀  
書堂之言有小變臣言而啓之者二也有非臣言而自造虛語者一也  
臣則曰館中幾二十餘日論啓也世昌則曰僅十餘日論啓也世昌今日  
之啓曰福云弘文館論事宜不過十日云是小變臣言而啓之也世昌  
問臣曰直提學典翰必不沮抑也但疑安處誠李思鈞洪彥弼崔命昌  
沮之乎臣答曰何疑乎彥弼彥弼之意不如是也今日所啓不并言命  
昌此亦少變臣言而啓之也世昌啓曰問福曰下僚無未便於此議者  
乎福答曰雖有之使不得言而沮之語則世昌實不問而臣亦不言也  
是世昌自造虛言而啓之也○知中樞府事曰霖卒霖武人頗知讀書



清簡自守累為邊將野人皆知其名然性殘酷馬逸則射之殺人傷人如草菅然至於其子狂悖亦殺之不惜當其病革金詮往見之乃曰與公可飲錢杯對飲二大鍾詮未出門而霖卒賜諡威節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中宗', '昭武', '欽仁', '誠孝', '大王', '實錄', '卷之八']*



(B)  
732.55  
4724  
[v.11]  
no.4  
0194206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4